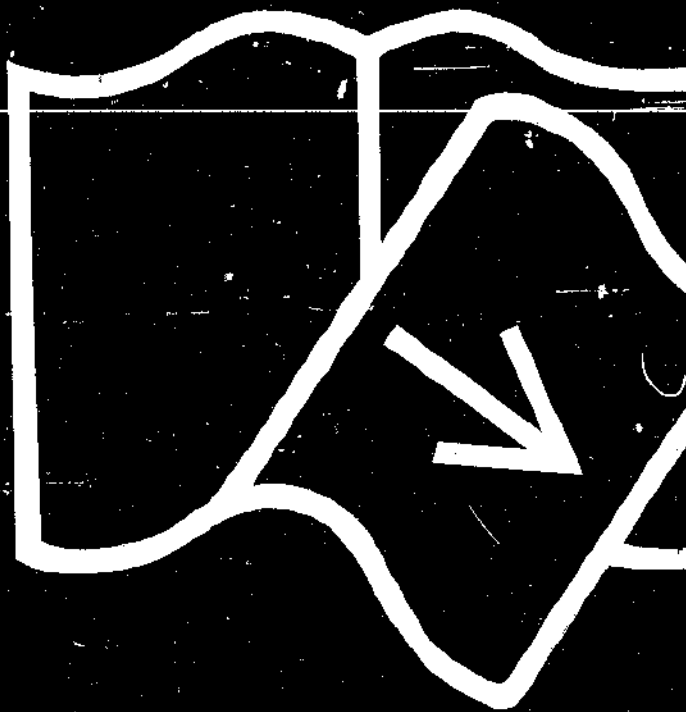




THE GUEST WHO WAS TOLD TO MAKE HIMSELF QUITE AT HOME AND DID SO.



原件短缺



「喝真想不到敵人裏面也有朋友呢。」

公寓的管理人 冰瑩

當我第一次見到小橋吉夫——小島公寓的代理人底時候，我斷定他就使不是瘋子，至少也會經害過神經病的。他的一雙銳利的眼睛，是像偵探似的，緊緊地向你釘着，使你不知不覺地感到侷促不安。

他是個矮個子，還沒有我高，但生得很胖，有一副令人一見就覺得他是舞台上的丑角似的怪臉，他的眼睛又是怪臉上的一個奇跡，他望着別人的時候，總是那麼死死地釘着人的。

這種可怕的，癡呆的釘視，至少要經過五分鐘之

久，他才開口和你說話，可是最奇怪的是當他開口說話，你注意傾聽的時候，他的眼睛並不望你，却注視着天花板，或者牆壁上去了。

武田君把我們要租房子的意思告訴了他，約莫過了五六分鐘，他才慢吞吞地問道：

「都是中國人嗎？」

說這話時，眼睛是望着地板的。

「是的，都是中國人，他們是夫婦。」

「沙——可嗎魯啦！」（很困難的意思。）

他搖了搖頭，表示不願租給我們，這種被侮辱的
刺激，自從來到東京就不知遭遇過若干次了。我正想
向後轉另找房子的時候，武田君叫我等一等。

『不要走，可以租成的』

他用不純熟的中國話說着，我的心裏突然感到
不安起來。我覺得這位管理房子的人太可怕了，光只
這一雙眼睛，就夠使我生出種種疑慮和幻想來。加以
這天他的臉孔特別紅，也許是喝醉了酒的原故，連眼
睛眉毛都紅透了。我想假如房子真的租成功了，而他
簡直和櫻之家那位女管理人一樣是偵探，或者比她
更厲害，豈不糟糕！退一步說，即使他不是偵探，只是有
點神經病，也許會天天來找我們搗麻煩，還不是一樣
倒楣？

『謝樣，房子租好了，每月十二元，明天就可搬來，
武田很高興地對我說，末了還加上一句：『他說小

島公寓自從建築以來，還沒有租給中國人住過。』

『那麼他今天怎麼肯呢？』

『因為我說你們是我的好朋友，我又住在這兒
的附近，他常常看到我從這裏經過，有時還談幾句話，
所以他很放心的』

在路上，我們談到這位奇怪的老頭兒。

『他有神經病吧？』我問武田。

『不，他是個很有趣的老傢伙，你將不可以從他
的身上找到許多寫作材料的。』

『他的眼睛多麼可怕，然而非常有趣的。』

『對了。』

武田笑着走回他自己的家，我爲了要回來清理
東西，便匆忙地跑去搭車。回來首先告訴特，房子已經
找好了，但是窗戶是朝北的，永遠看不見陽光，房租又
貴，僅僅一間六舖半席子的房間，要花十二塊錢，兩個

人都不高興，真的要不是爲了武田，竹內，岡崎幾位交換研究語文的日本朋友都在目黑，誰願意從古木參天，綠蔭夾道的阿佐ヶ谷那座美麗的粉紅色的櫻之家遷到這荒涼的小島公寓來呢？

× × ×

是我們遷居後的第二天，武田，竹內兩君來訪，他們問起我們對於新居的印象怎樣，我一開口就是發牢騷，沒有太陽，沒有南風，看不見一個中國朋友……這些都是我發牢騷的材料，但對於小橋，我却感到他不但不有趣，而且是個很親切很和藹的老頭兒。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小橋給與我們的印象也一天深似一天。整個公寓中，只有他起來得最早，誰定了牛奶或報紙的，他就把那些東西放在誰的門口，但報紙照例從門縫裏塞進來，好像有意使你打開眼睛就可看到似的。每次見到我們總要說一聲：

「謝——樣，早——安。」

爲了他每次把稱呼或語句上面的字音拖得很長很長，我有時竟笑得不能回話。他喜歡在掃地的時候和人家談天，有時一談就是半個多鐘頭，掃帚輕輕地從手裏溜下了，但他並不去拾起。如果這時遇着有人來找他，或者郵差送信來了，他便走下樓去，那堆沒有掃完的垃圾，也許等到下午還堆在那兒，假若沒有人告訴他的話。

「黃——樣，吃——過——飯了嗎？今——天到——學校——去不？」

他幾乎每天見到特都要這樣拖長嗓子問他，我有時也學着他的腔調說：

「小——橋樣，你——吃——過——飯了嗎？今——天——出——門不？」

「哈哈！」他放肆地笑着，搖搖擺擺地走下樓

去了

有一天晚上，我們約了兩位中國朋友來吃飯，恰好武田和竹內也來了，他們還買了些點心帶來，正在大家吃得興高彩烈的時候，我突然發現門口站着一個滿臉紅光，眼睛閃灼的人，他正在注意觀察每個人的臉色，注意偷聽每個人說話的內容。我向他們使了個眼色，告訴他們門口有人，武田轉過臉一看，知道是小橋，連忙站起身來，抓了幾塊點心給他，他不住地說着：『謝——謝——謝。』

我看他仍然沒有走，於是懷疑他另有作用，我輕輕地對武田他們說：『太不自由了，到你們「貴國」來，連說話都有人干涉。』接着我把幾次遇到房東是偵探的事告訴他們，武田堅決地說：『我敢担保小橋不會那樣，他也許在垂涎你做的中國菜，幾時請他吃一點就不會再站在門邊了。』

『武——田樣，謝——樣和黃——樣的中國話，好聽——極了，你——要她們教我說好嗎？』

爲了他後面那句話說得很快，我特別覺得好笑。『可不是嗎？他不是要偷聽我們的談話，而是在欣賞你說話的藝術呢。』

竹內說着，大家笑了，小橋也莫明其妙地跟着大笑了一陣。

x x x

永不能忘的一九三四年的四月十四夜，我們被無理地抓去了！在樓梯的一角裏，我發現了神色倉皇的小橋吉夫，他也許是剛從夢裏驚醒的原故，衣服散披着，連帶子都沒有繫，他的頭不住地左右搖動，兩隻冒出火光的眼晴更顯得銳利可怕了，他望望我又望望那些抓我們的人。

『小橋樣，房門沒有關的，請替我鎖一下，』我故

意大聲地對他說。

『謝樣，你去吧，我會好好爲你看管的。』

他的聲音帶着淒涼的顫抖，我發現游泳在他眼眶內的亮晶晶的淚珠了，我突然鼻子一酸，也幾乎流下淚來。

『謝樣，黃樣，不要着急，很快就會回來的。』

走出門外，還隱約地聽到小橋急促的說話聲。

在獄中，我常常想到小橋也許就是幫助那羣人來抓我們的劊子手，否則，怎麼在我們完全不知不覺中，許多相片，文章，信件都到了警察長的手裏？公寓的鑰匙只有兩把，我們一把，看管房子的小橋一把。我沒有想到偵探是有權叫他把所有的門打開搜查的，我把罪惡都歸咎在小橋的身上；我恨死了那老鬼，我明白了他那副裝瘋的假態度，明白了他的笑裏有刀，更明白了一切租房子給中國人住的房東，管理人甚至

下女全都是偵探，走狗。我憤恨到極點的時候，幾乎要殺掉他才甘心。

× × ×

唉！我用什麼來感激小橋吉夫，這位曾經冤枉地被我咀咒過來的老頭兒呢？真的，我太對不住他了，我把他看成那樣的壞人，而真正的他恰恰與我想像的相反。

當我們掖下來着一包衣服，拖着瘦長的身子蹣跚地從獄中回到小島公寓時，第一個見到我們的是小橋吉夫。

『謝——樣，黃——樣，你們回來了！』

他快活得幾乎流下淚來，連忙一手拖了特的手，走進他的臥室，我正在猜想他這是幹什麼玩意的當兒，他却從自己的公事房兼會客室的那間小房裏搬來了一張桌子，像小猴子似的很敏捷地爬上桌去，雙

手撬開天花板，取出一大包用報紙包着的東西，然後縱身一跳，差一點連特都被他那笨重的身子撞翻了。

他慌張地把紙包打開來，眼睛不住地向外邊張望，看沒有什麼人進來，然後附在我的耳邊悄悄地說：

「謝樣，這一大包都是你們的信件，裏面有快信，也有匯款的掛號信，還有許多雜誌，我收到時都替你們秘密地藏起來了。自從你們入獄後，警察每天都來問你們有信沒有，我總回答他「沒有，沒有。」有一次他們不相信，還來壁櫥裏檢查，結果真的沒有，他那裏知道我把這些藏在天花板上呢？哈哈。」

他的笑聲剛發出，臉色突然嚴肅下來，他匆匆把那解開了的信件包好交給我，要我們趕快上樓去看。這時我們對他的感激，絕對不是「謝謝」一類的言語可以表示的。我真要感激得流淚了，我向他深深地行了禮，口裏雖只能說出謝謝，而心裏實在把他當做

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一個敵國的恩人。

打開房門，見到滿屋子散亂着的衣服，書籍，信件，原稿……我的心幾乎要破碎了，我和特默默地坐下來看着這些被搜查後遺留下來的殘跡嘆息，善良的老頭兒小橋送來一壺開水，手裏還握着兩個雞蛋。

「口渴了吧，請喝點水，這是我僅有的兩個雞蛋，請不嫌氣用開水沖着吃吧。」

說完，他自動地關上門走了。

我們一面喝開水，一面談到小橋對我們的好處。『他真是個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好人呢？我走時一定要把我那件穿了六年，富有歷史價值的外套送給他做紀念。』特說。

× × ×

是歸國後的第二年秋天，我回到故鄉——新化

——去省親，有天早晨無意中在母親房裏的書桌抽

櫃內發現了幾封由小島公寓轉來的信，在封面貼着的紙條上還有兩行歪歪斜斜的字：

「收信人歸國，請退還湖南省新化縣。」

底下還簽上他自己的名字小橋吉夫。

我質問母親爲什麼不把這些信轉給我。她說：

「你們在日本坐了牢，還和那些傢伙做朋友幹什麼？沒有把牠燒掉還算好的。」

我忍不住大聲笑了，我詳細地把替我轉信來的小橋是個怎樣的人告訴了她，她也微笑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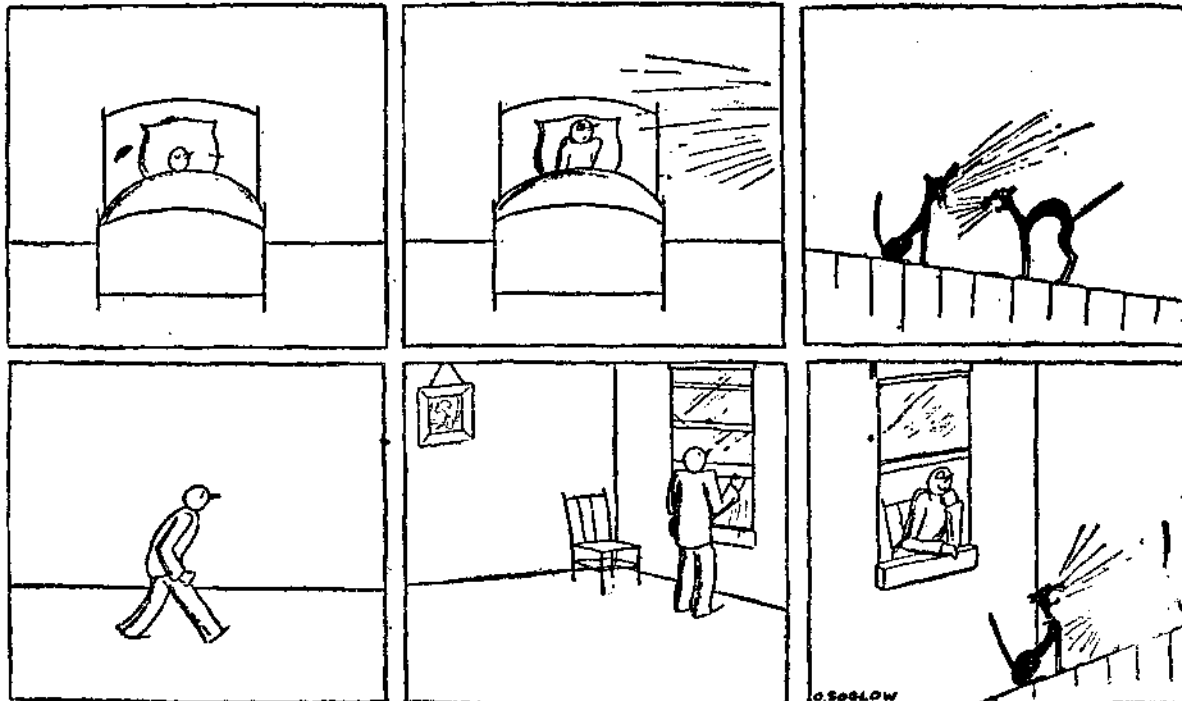
「喝，真想不到敵人裏面也有朋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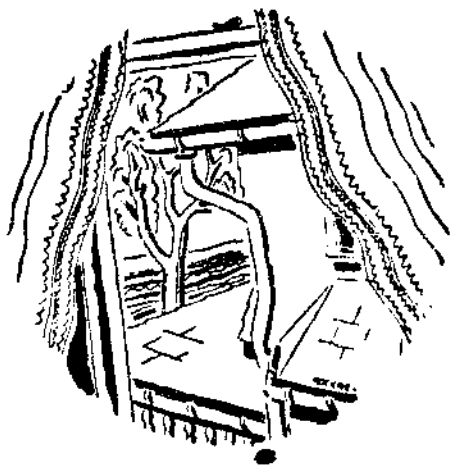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六，三十於衡山。

本刊現擬徵求美麗悅目雅緻大方之封面圖案，極盼讀者諸君賜予建議，錄用者以本刊爲酬。不用者恕不退還。

夏夜之音樂

轉載紐約客





他們以為偷盜和殺人不是可恥的罪，而是社會組織之不良，或是教養不善的結果。

俄國印象 央叔

——Victor Gazarin 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七年

二月號十九世紀及以後雜誌——

我不想把我觀察所得的，拿來寫一篇有政治意味的文章，也不是想消亂視聽。我只是紀錄着我看見的東西，好的也好，壞的也好。讀者自有他們的意見，但是任誰也不能否認蘇聯是在進行着一個偉大的社會和經濟的實驗。對於經濟，社會福利和政治有興趣的人，一定會覺得俄國現在的成就是很有趣的一回事。

我回來的時候，許多人問我在俄國是不是甚麼都可以看。以下便是我的回答：甚麼我都可以看，我可

以在路上躑躅。他們怎樣過活，他們居住的情形，他們的工廠，雜貨店，娛樂場，都許外人參觀的。任誰都可以知道他們吃甚麼，可以和工人談話。因為有上述種種便利，蘇俄人民的基本生活，任誰都可以知道。

把蘇俄和歐西各國拿來比較，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他是個半東方化的國家。戰前和現在的生活程度是不能和英國、法國或美國相比的。如果你想了解俄國情形，你得把自己從現代國家的立場轉到一個特別的環境裏。比方在俄國，那兒沒有年老的人。即使有

的話，他們的生活情形會令你懷疑。最近二十年來，因為他們無從立足，已經沒有他們的影子了。

蘇俄是沒有宗教的。和一個俄國工人談上帝或是耶穌，正像和英國工人談孔子或佛祖一樣，他們都是莫明其妙。他們不管甚麼上帝，什麼基督教。這兒沒有反上帝的宣傳，因謂現代的人是在無神主義的教育中培養出來的。大約有百份之七十俄國人民是受蘇俄的論理學所薰陶。人們崇拜英雄的本性，蘇俄人民也漸漸有這種感覺。但是他們所崇拜的不是上帝，不是耶穌或其他神靈，他們是崇拜列甯和史太林。雜貨店裏，車站，街上，學校，酒店滿是這兩個人的像，尤以史太林的像較多。有一篇文章開頭便說：我們的父親史太林，他是太陽，他給我們力量和生命。

蘇俄是沒有私有財產的。人民的所有是渺乎其少，可是他們也不想多要一點。除却日用品之外，誰都

可以買其他的東西，不過，如果這樣幹，別人便會生疑了。蘇俄不是和我們一樣有私有財產制度之存在的。

蘇俄和其他國家一樣，人民沒有政治上的自由。但是階級觀念，種族關係和性別的差異完全沒有。

我到蘇俄去的時候，行動絕對自由。官場中人和諸色人等都很有禮地招待我。俄國人民真好，他們很好客，很仁愛，有思想，你幹甚麼和怎樣過活，他們都是很願意知道的。

當我到了一個空軍軍港的時候，我的東西都受嚴密的檢查，甚至私人書信也被檢查者翻來覆去地看，這時我有點那個，後來我發現他看信的時候，把他倒轉來的，我才沒被他氣死。這就嚴密行政組織極度分化的一個好例子。

專為外人而設的旅店雖然貴一點，但是很整潔，很安適。食物不算好，老是多而無當，極其單調。旅俄的

外交官和新聞記者所吃的東西，多數是從外國運來的。

這裏汽車很少，電車極多，整天都載滿人，列甯格勒約有三百萬人，莫斯科約有四五百萬人，但汽車是寥寥可數。我在奧地沙（Odessa）遊了整晚，碰着五輛汽車和一輛出差汽車。汽車少的緣故或許是因為馬路太少罷。除却大城市的近旁，鄉間是沒有馬路的。火車走得很慢，大約一個鐘頭走三四十里，而軌道又裝得不好，所以在車中念書是不成的。

蘇俄教育已有相當的成功，全國識字的人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我在奧地沙參觀一個很好的學校，課室很寬大，教員和靄而盡職，管理學生也很認真，有些學生是由學校供給午餐的。雖然在這種教育情況下，但是知道蘇俄以外的事情的學生不過佔一小部份而已。外國報紙是不許看的，政府不許人民知道的

事情便無從在報端發現了。

現在且說職業情形罷。別人告我這兒沒有失業的人的確，這裏失業的現象一點也沒有，工廠整天開工。此外還有其他可言之點。因病而停止工作的工人，薪金仍可照支。工人每年有三四個星期的休息，在休息期中，薪金仍照工作時支取。工作時間每日七時，工作五日便休息一天，每人平均的工資約為六個盧布。

蘇俄工人自信他們的生活是較其他各國的工人生活好。他們的生活費頗高，但租金低廉。在工廠裏，工人以很低的代價便可以有一頓豐滿的午餐。婦人多數是出來工作的，她們的酬報也和男子一樣，所以家庭的收入可以加倍。人民飲食極其簡單，牛奶是病人和嬰孩才有福氣受用。衣服也很樸實，沒有一點奢華的樣子。在我看來，布爾喬亞的特徵漸漸地恢復起來了，婦女研究起時裝和頭髮的美觀了，政府也在提

倡整潔，刮臉和其他布爾喬亞式的習慣，都逐漸恢復過來了。

居住的房屋極不講究。列甯格勒和莫斯科的居民比革命以前增加了許多，但是有一個屋子以上的人家真是鳳毛麟角。新築的房屋所用的材料很壞，我恐怕不到一兩年的光景便會塌下來了。革命後老是没有建設鄉村房屋的嘗試，但有人告訴我，新興工業的地方，城市建設是在努力中。

我已經說過，俄國是沒有性的分別的。無論在工廠裏或在家庭中，婦女所做的工作跟男子一樣。離婚事件近年較少，這大約是因為離婚費用加多的緣故罷。俄國政府正在推進家庭生活，防止濫婚。

購買東西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但是也很有趣。全國的商店都是官辦的，所以他們不一定要賣給外國人。買東西的手續是很瑣碎。第一，選定了貨物之後

便要知道牠的價錢，然後交錢到掌櫃，換取一張收單，憑此收單便可以再到掌櫃取貨。同時顧客還得自備紙盒或提籃來擺東西。

蘇俄的軍隊和空軍足以抗拒任何國家的侵略。他們是很能幹而且具有完善的設備。俄國軍官是從學校中挑選出來的，他們要受特別的訓練。

罪犯的處置，頗為新奇。在著名的Bolshevoi感化院中，大約有四千個犯罪的青年，由適當的人員管理。他們以為偷盜和殺人不是可恥的罪，而是社會組織之不良，或是教養不善的結果。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犯，全國各監獄裏大約有兩三百萬政治犯。凡是巨大的工程多是由他們建造的。這是最世界上最賤的勞工。

蘇俄的外交政策雖然是千頭萬緒，非本文所能盡述。但最低限度我們可以說她現在是沒有侵略別的企圖，她正在致力於內政的改進。在共產黨裏面，

他們對於以宣傳和補助金來鼓動外國政潮這一件事，意見分歧。西班牙事件雖然發生了，但史太林和他的黨人會極力反對因此事而引起的世界革命的。史太林未死之前，他的地位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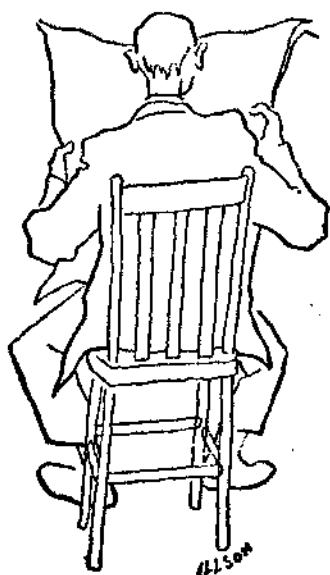
總括起來，我的遊俄印象大約是這樣：蘇俄可取之點是在她的勞工和工廠，托兒院，假期，游樂場，博物院的保全和戲院，跳舞場，音樂會的設立。在另一方面，蘇俄給普通遊客的印象是一個廣大的貧民區域，老是單調，慘淡，沒趣；光是一種色彩，沒有公園，沒有異樣和奢華的氣象。我在蘇俄住了三個星期，這三個星期雖然是過着很興奮的生活，但我覺得這是我一生中，最頹喪的生活。我感覺着有一種可怕的壓迫。但是，我以爲有百份之八十到九十的俄國人民是甘心在目前的政治情況中過活的。這一半是因爲他們的愚昧無知，一半是基於有效和極度的宣傳。

民治的基礎

師

德謨克拉西是相信普通人民有非常能力的一種信仰，要是我們讓所有的男女兒童有機會可以盡量發展他們的才能，我們就可以從無可希望之中，獲得驚人的收穫。莎士比亞是個破產屠夫的兒子，他的母親是個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的婦人。悲多芬（Beethoven 德國最偉大的音樂家）是個患肺癆病的婦人的兒子，他的父親是個酒鬼，他的外祖父是個廚子。休伯（Schubert 奧國音樂家）是個農夫的兒子，他的母親曾爲人家幫傭。法拉第（Faraday 英國化學家兼物理學家）是古今最偉大的科學試驗家之一，他是在馬廄中出世的，他的父親是個因病不能工作的鐵匠，他的母親是平常的苦工。這一切的事實，就是應厲行德謨克拉西的根基。雖不免也有令人失望的地方，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應該對它發生永久信仰的原因。

——富士迪博士



「……東日和讀賣用「中國」作他們販賣的戰術了。兩社雖然都有非努力營業繼續向上不可的理由，但豈不過於出賣了「中國」嗎？從中日國交調整的大局上看來，希望兩社自重……」

東京的報界

施葆光

號外的鈴聲

猶憶初來東京的時候，正是「二二六」事件發生后的兩天。那年東京的雪，落得像寡婦的哀愁一般的多。飄呀，飄呀，滿天滿街都是飛雪。氣溫又低，使我只能孤獨在四疊半的斗室裏，凝視上昇的烟圈作遙遠的鄉思。時常衝破我這樣單調聊寂的空氣的便是一陣陣「令令令令……」的鈴聲，和隨着鈴聲逼近又隨着鈴聲遠去的急促的步聲。那奇怪的音響是我在異鄉最先的發現，牠無一定的時候，或在細雨纏綿的午前，或在明朗的午后，或立在更未深的靜夜……那鈴聲是同一尖銳而引人傾聽，那步聲也永遠是急促令人懷疑有誰在追迫他。起先還以為是小販們售貨的記號。隔了數日，同寓的寶璉告訴我是報販分送號外的鈴聲之后，便不禁浮起了一重感想：「報販們也這樣緊張地工作着，東京新聞事業的發達是有牠的理由的！」

東京朝日新聞

東京是日本的首都，政治的中心。欲觀察日本新聞事業自必先觀察東京的新聞。東京的新聞事業雖不可說能代表整個日本的新聞事業，但至少足以顯露其大部分是無容諱言的。東京新聞紙中最佔地位的當推朝日、日日（以前的時事新報今春已被日日併吞了）和讀賣。尤以朝日無論在人的條件、物的條件、讀者的評價等上，都較其他新聞為優。的確，朝日是有牠光榮的過去，也有牠希望的未來。因此，這篇短文便以朝日為中心，雜談東京新聞的各方面了。

明治廿一年（一八八八）七月十日，大阪朝日新社的共同經營者村山龍平、上野理一兩氏盤買當時東京出版的『日覺新聞』（警醒覺悟之意），改題東京朝日新聞而出版——繼續號數為一〇七六號——於是東朝便呱呱誕生了。

計算起東朝的歷史來，也不過四十九年的歲月。在這不長的時期裏，牠是無一刻不在努力與苦鬥中的。今日朝日發展的姿態，都是過去努力的痕跡。現在朝日的奮躍更可使我們期待未來朝日的異彩了。

東朝的舊址是在京橋區瀧川町。昭和二年三月麴町區有樂町的新址落成，那便是現在的社址。全部建築有八層，若加地下一層可稱九層。地下一層是紙庫，印刷室下部，罐室等；一層是營業局，印刷室上部，發送場；二層是活版工場，校正室，照相製版室等；三層是編輯局書庫，電信室等；四層是貴賓室，重要職員室，會議室，計劃部，食

堂，娛樂室等；五層是展覽工場，醫務室，換氣裝置室等；六七層是大講堂，有舞台及電影場，喫茶室等；屋頂有屋外舞台，航空觀測所和鴿棚。

跟着業務的發達，資本從業者的增加與設備的添置是必然的傾向。現在朝日的資本為六百萬圓。全部從業員一千七百八十三名，內社員八百八十三名，雇員九百名。高速輪轉機廿一，多色印刷機一，格拉維亞印刷機三，每小時有印六百四十五萬張的能力。此外電送照相機十二，國產與舶來品的參半，都是近年的新設備。

十年前的昭和二年，朝日的飛機已有八隻，現在已增加到十六隻。除了三菱式鵬型，中島式AN型，川崎式A型，六石川島T三共計九隻之外，其餘都是舶來品。

東朝的組織系統與普通的報社組織大同小異。最高組織是社長，專役，董事，監查人組成的總務局。隸屬在總務局之下的是編輯局，營業局，印刷局，計劃部，航空部，記事審查部，編輯局設局長，與局長並列的是主幹，顧問及論說委員。隸屬於編輯局下的有整理，聯絡，政治，經濟，社會，外報，中國，圖表，照相，通信，手藝，調查，運動，庶務各部。營業局設局長，局長之下有販賣，廣告，會計，庶務各部。印刷局設局長，局長之下有印刷與技術二部。

東京各新聞社每年招考社員一次，投考的資格大多都規定以大學畢業生為標準，至少是專門學校以上畢業的。他們從多數的投考者中間選擇最優秀的數人，認為社員，再加以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優良者，然後錄用。這合理的人材選擇的方法，才可說是現代新聞事業突飛猛進的基本條件。這每年少數優秀新社員的加入正無異是一羣出類拔萃的生力軍呀！

西安事變與編輯方針

在編制上，東京各大新聞都是採美國式的，即以上述東朝、東日、讀賣三紙而言，都是綜合編制。近年來美國黃色新聞的流行，這黃色的波浪也直滾到島國裏來。黃色新聞猖獗的程度雖不及上海×報那樣深，但至少也相當表現出來。朝日的編輯方針可說與紐約泰晤士報相同，向抱着適合揭載的報道的宗旨。對於新聞記事的傷感色彩，或是誇大的描寫，都是極力避免的。尤其是黃色臭味的排斥，也可說是東朝傳統的編輯方針之一。

在新聞記事的誇大性上，我對於東日、讀賣二新聞是感到十二萬分失望的。中日關係的密切，新聞材料也特別多，兩國人民政府相互間正確認識的必要，早有許多名士在提倡或實行，為構通二國人士相互正確認識的紐帶者的新聞紙，應如何完成這個使命，實是中日新聞從業員不得不熟慮的一點。可惜得很，讀賣和日日在這方面究幹了些什麼呢？正如日文世界知識五月號「平和的抹殺」作者S. S. R. J.君所說的：

「……讀者買來的是「謾罵」對「不安」付了新聞的代價。東日和讀賣用「中國」作他們販賣的戰術了。兩社雖然都有非努力營業繼續向上不可的理由，但豈不過於出賣了「中國」嗎？從中日國交調整的大局上看來，希望兩社自重的人，怕不僅是我S. S. R. J.一人吧！……」

在對中國新聞的報道上，朝日的態度確較東日、讀賣的態度公正大方得多。也許這也是東朝的一個傳統的編輯方針吧。數十年來，東朝始終一貫抱着不偏不倚，和平正義，報道確實的立社綱領做去。舉一個西安事

變的例說吧！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朝刊揭載了西安事變的消息后，全東京的報道陣似乎將全神經都集在這事件上。每天朝夕二刊，都滿載西安消息。十三日夕刊東日即揭載『一般信用蔣氏死亡』的消息（根據上海國際電話）。十三日東日又有『全支統一瓦解』的上海特電。十六日又批載『國民政府認知蔣氏被害』的同盟社上海電。讀賣也是同一情形，凡是蔣氏死亡消息，不辯真偽，用特號鉛字標題排在最觸目的地位。同時在另一方面，朝日的態度却完全不同。東朝始終不發表蔣氏被害的消息，即有亦用極小標題排在不易被人看見的地位。最后蔣氏果然沒像東日，讀賣記者腦中想像的一般，蔣氏依然是生氣勃勃的委員長呢。

從這事變得來的教訓是什麼呢？東日、讀賣二社的主事者該不會把這教訓輕易忘懷吧！

記 事 審 查 部

新聞報道一方面果求其新鮮，另一方面更不得不求其確實。新聞紙發生的最初期，常有新聞不確性的發現，跟着新聞事業的發達，新聞不確性的減少的努力一天比一天重要。記者們自盡量尊重新聞的確實性，編者更需判斷辨別這新聞的確實性。但是記者、編者的錯覺偏見，多少有絲毫存在。因此新聞記事的錯誤，也是可能的事。美國紐約世界在一九一七年創設記事審查部以補這個缺憾。現在美國各大新聞都有這樣一部獨立存在。朝日設立記事審查部是在一九二六年，受錯誤報道影響的可以直接向該部提出冤訴，該部便實行記事確實性再檢討的工作。假如記事是錯誤的話，則該部便實行更正道歉，賠償，都以事件性質而定。每年該部審查的

事件都在一千件以上，其中屬錯誤的約十分之三四光景。

東京新聞紙有許多共同的優點。第一是記事的明析簡要；第二是文字的通俗；第三是標題製作技巧的美妙；第四是圖片的豐富。記事的明析簡要，使讀者不多化閱讀時間或發生厭倦；文字的通俗使程度低下的讀者也能閱讀；三四兩點容易引起人的閱讀慾。有以上數種優點，東京已變成無人不閱新聞紙的世界了。假如你旅行到東京，偶然碰見一個洋車夫倚着車桿優游閱報時，幸勿以為奇怪，猶如你在上海看見小工們咬大餅油條一樣的平常。

朝日和東日兩紙的特載文很多，這是因為他們有論說委員的緣故。東朝論說委員會的人材頗多，若米田實、古垣鐵郎、佐佐木弘雄、尾崎秀實，都是當代一時之選。「東朝更在論說委員之外，設立東亞問題調查會。」現在日日、讀賣也均效法設立東亞問題被日本新聞界的重視程度，當可想見一斑！

有人批評說，「日本的新聞是跛行的，社論常表現着平和主義，而一般海外特電的新聞呢又多是常帶着戰爭主義的火藥味。」的確，這批評者是有一部分的理由的。新聞全體的不調和是很容易被人指摘出來的一件事。現下東京新聞的評論與其說牠是評論，倒不如稱牠為「解釋」或是「分析」來得切當。社論作者往往將問題解釋或分析了一大篇，所謂論旨，實在貧弱得可憐。與倫敦泰晤士報那樣有左右內閣解散或是成立的權威來作個對比，東京的社論應自慚到什麼地步呢？

當參觀朝日新聞社的登臨屋頂的時候，會發現許多鴿棚。鴿兒們大都二隻同居一處，養得都是肥肥胖胖

乾乾淨淨的，非常可愛。據該社自稱有三百隻。牠們時常參加新聞原稿照片運送等工作。舉例說吧，譬如橫濱有下午一時進口的郵船，記者從這船的乘客、船長等得到新聞或照片的時候，就可將原稿或底片交傳書鴿帶回東京。因為普通橫濱到東京的火車大約要半小時，而鴿却可省却一半時間，至遲廿分鐘的緣故。這樣，夕刊便可登載出這新聞及照片了。傳書鴿不僅在此種情形下有益，其他若夜中電信不通的時候，通訊機關不完全的地方，通訊工具受破壞的時候，鴿的活躍是異常可期待的。傳書鴿雖說是新聞紙發達初期被人利用的唯一通信工具，即在物質文明發達的廿世紀，牠對於新聞採訪通信還是有極大裨益的。

新聞事業與社會

東京的新聞紙，不僅是出版了幾頁印着黑鉛字的紙便了事，同時更孜孜努力於社會事業的服務，觀察東京新聞事業的，當能很清楚地聯想起來吧。東朝組織系統中，與編輯、印刷、營業並列獨立的計劃部，便是傾全力於社會事業的有機體，在保健、衛生上，東朝設立「朝日診所」，為一般人士解除肉體上的苦痛或障礙，每年還舉行「免費檢查體格」的運動，同時更主辦運動會和其他有關康健的事業。在娛樂上，時常主辦電影會、舞踊會、音樂會、演劇、兒童劇，在文化上舉行學術演講、學術論文競賽等。

尤其在救災濟貧的工作上，東京新聞界是普遍地奮鬥着的。遠如大正十二年九月的關東大地震，各新聞社慰問隊的努力，使維持社會秩序上得到莫大的幫助，施食品、造臨時房屋——各新聞社的慰問隊都參加實際工作。

不景氣，失業，貧困……酸鼻的社會形態，在東京自不能逃出例外。這一批不幸運者應如何加以適當的救濟，應如何喚起社會人士的注意，這也是東朝計劃部重要工作之一。每年歲末有『歲末同情週』的提倡，募集慰問金，將這些募得的金錢再變為各種慰問品，如糕餅，玩具，食券……組織慰問隊分向各方面的不幸者加以慰問和施給社會人士的溫情中產生的禮品。（近年每年所集募金均在二十萬圓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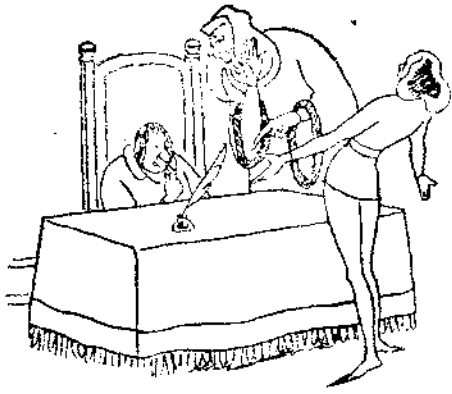
昭和三年一月（九年前），更獨立誕生了社會事業團。他的主要目的是向『保護兒童』這條路走去的。像十日前淺草某育兒園失火燒死小孩四人的事件發生后，朝日社會事業團即於翌日贈該園二百圓，作為復興該園的義金（東京也有社會事團）。

急公好義恤孤憐貧本是吾國的古風，日本封建時代的舊社會裏，就滋長着這種淳風美德，到現在還深深連繫在大和民族的血液裏，而我們的呢？

新聞社是這樣關切一般讀者及社會，一般讀者社會人士對於新聞社又怎樣呢？據最近半月來的統計，朝日新聞社每日參觀者平均在兩百七十五人以上，日日新聞社平均在一百四十五人以上。不久以前朝日的『神風』號作歐亞聯絡飛行的時候，東京人士的興奮，真是不知用什麼字句來形容的好。每天有許多羣衆擁擠於朝日社的建築物下，觀看『神風』的蹤跡，及至『神風』安抵倫敦，日本人的歡欣，簡直不是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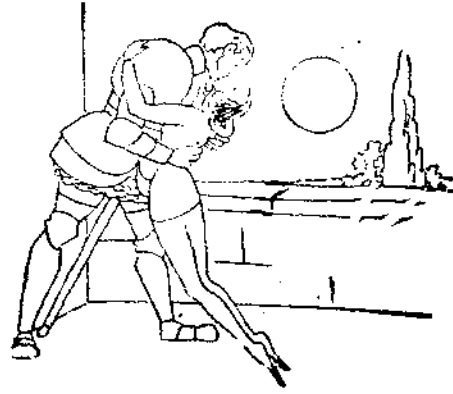
新聞社、社會、讀者，應怎樣打成一片呢？

卷



她去謁見皇太子，惟因受波維地方的主教（喬治亞理斯）之勸言，終不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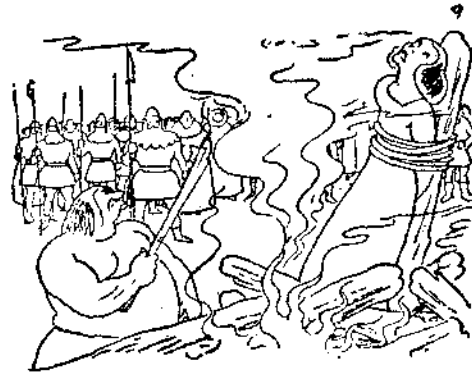
卡



幸斯時勇士達特南（那特立馬區）來援助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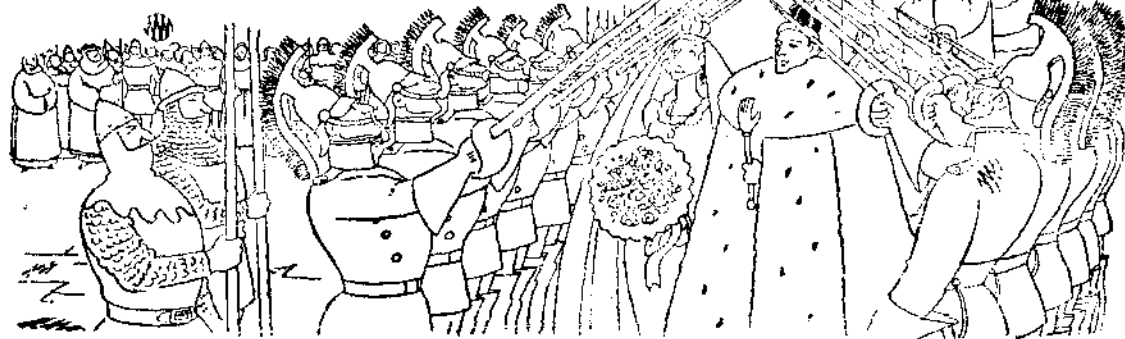
他們於間不容髮中解救奧利安城之圍。



於是時貞德為英軍所擒，將被焚斃。



於千鈞一髮之間，達特南復來援。



於是達特南繼帝，與貞德結婚。貞德遂成法國皇后愛麗安塔納及印度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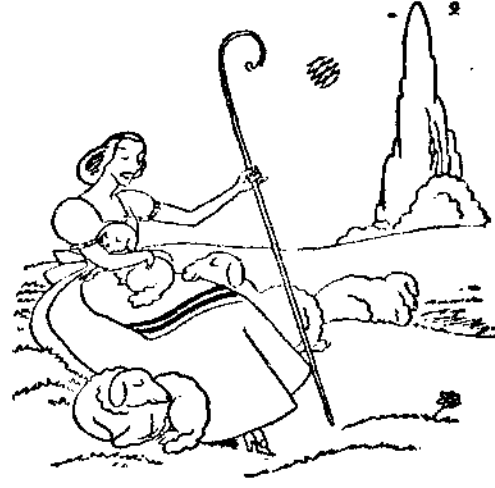
卡 容

西風大戲院本期獻映 聖女貞德 紐約客影片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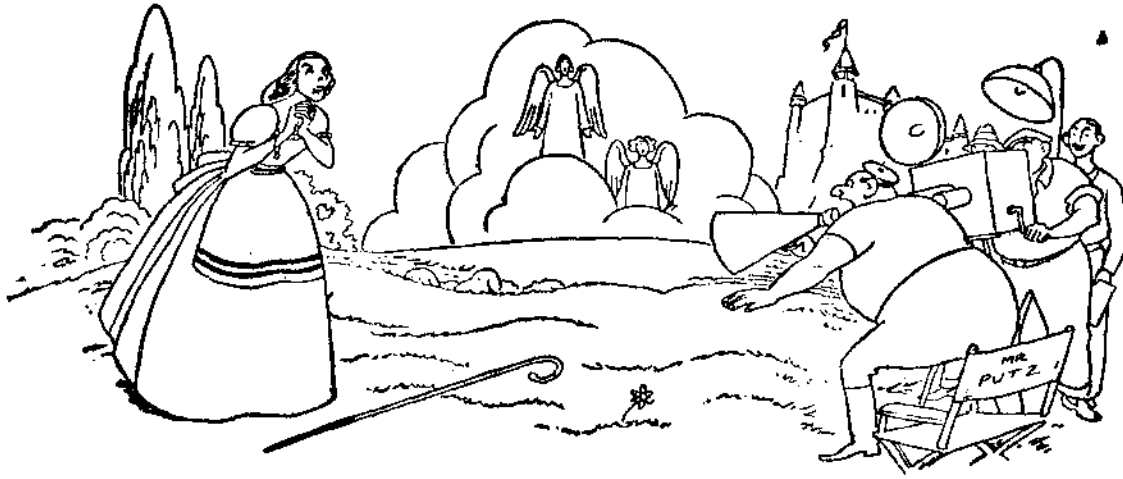
凱絲琳赫本·蒂特立馬區 合演愛國艷情巨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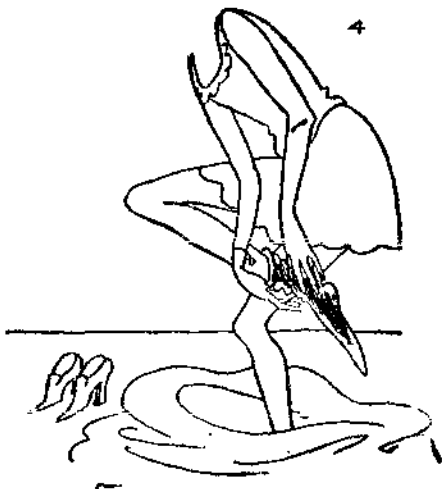
法國某村。有牧女貞德（凱絲琳赫本扮演），



天生麗質，歌喉响亮，時向其羊羣歌嘯。



有時候她聽見有聲音對她說話，叫她要勇敢，要救法國。



於是她改穿男裝。



馳救國難。

輯者編 片風絲雨 輯者編

◎東京六月二日同盟社電，略謂近衛公之令弟音樂家秀麿談其賢兄軼事曰：「家兄爲人認真不苟，然有時亦喜幽默，例如上次姪女舉行婚禮時，舉行假裝會，家兄特親往淺草購買假髮，扮爲希特勒而出場云。」記得希特勒對美國滑稽電影明星卓別麟的片子，曾提抗議。現在如果聽見這樁軼事，不知有何表示？

◎莫斯科六月十四日國民海通社電，「謂蘇俄科學研究院，現任命調查委員會偵審會員德夏溫及奧勃諾夫斯基兩人之政治背景，彼等受權編纂字典，其中被指責「有敵人之合作，而以字典爲反革命工具。」蓋字典第一冊未經該院許可，即已出版，其中有托派著作之多數節文云。眞理報載稱，該字典反革命之性質，可以一事實證明，即解釋「天使」一字有長文一段，而「北極」一字，則寥寥數語云。」以詞字說明之長短爲革命與反革命之標準，可謂生面別開。

◎達林頓六月十三日國民社電，前爲溫莎公爵夫婦主持宗教婚禮之賈定牧師今日宣佈，彼已辭去聖保羅教

堂牧師之職，謂「吾已致函教堂董事會及主教，陳明辭職初衷，惟此與最近事件並無關係，事前無人知吾將辭職」云。而倫敦六月十四日路透社電，則謂賈氏前此爲溫莎公爵等舉行宗教婚禮，事前未曾得教會上級當局之允許，贊漢姆主教及福爾漢姆主教等，均曾加以非議云云。因證婚而打碎飯碗，當非賈令牧師始料所及。

◎東京六月廿四日電，日政府爲完成準戰時機構起見，對剛復品質的人才極爲重視。外務省醫官新垣昨提出建議，主張在外交官員體格檢查中，加入檢驗血液一項，祇有屬於O類血液始爲合格，據新垣的意見，血與品格的相互適應，在決定不同品格的四類血液中，即A, B, A, B, O四類，屬於O類者，其性格一定是不屈與果斷，意志亦堅強云。強硬外交，其奠基於此歟？

◎巴黎七月六日國民海通社電，巴黎博覽會之和平館，行將完成，原定明日正式開幕，現已焚燬一部分，關於國聯成績之圖表全部被焚去，失火原因尙未查明，一般人士以爲有暗損行動之可能云。嗚呼和平，到處遭殃。



美國人與中國人

章伯爾

— Pearl S. Buck 原作。譯自一九三二年

南京金陵大學校刊。

從美國回到中國，許多中國朋友都以美國人對於中國的態度垂詢。我想以此為題，寫出的文章，一定是大家都感興趣的。

首先我得申明一句，我自己對於探討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這工作，也是深感有興味的。雖說我是一個美國人，但我留居美國境內的時日極少；雖然我久居中國，對於中國一切的認識，較諸其他任何國家為清楚，但我究竟不是中國人。可是我從雙方面都感到興趣。十幾年前，我開始寫作的時候，要想叫美國報紙

或雜誌的編輯接受關於中國的文稿，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他們說，美國人對於中國是不發生興趣的。

但我此次返美（按一九三二年與其前夫布克教授一同回去的），却發現情形和以前迥不相同了。現在要找地方發表中國方面的文章，是很容易了。中國已不再被美國人認為一個荒誕、遼遠、奇異的國度了。所以今日不管中外作家，他們所寫關於中國的書籍或文章，都較以前銷路狂暢。

這種小範圍內的轉變，實有重大的意義。因其足

以表現生活各方面之轉變。美國的出版家和編輯們，都願印行國人所要閱讀的著作了。假如美國人民對於中國人民的生活不感興趣，而且不要看關於這類文章的話，則美國的出版家自亦決不印行此類材料的讀物了。但美國人對於以中國生活為題材的文章，深感興味，所以今日美國的許多定期刊物上，常有描寫中國各方面的小說，以及各種文章和社論出現。

所以致此的理由有三：第一，美國人民的興趣，比以前漸趨於國際化了。在歐戰之前，美國人差不多都是地方觀念很深，而且胸襟褊窄；他們以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廣大、最富饒、最重要的國家，而他們自己也便是最幸福、最健全的民族了，他們是可以自給自足的。不錯，他們雖然給與其他民族以大宗的金錢，但那却是一種慈善的方式作為施捨，並不是把他們的貨物作真正的分配，也不是對於其他民族表示友善的

意思；乃是歐洲大戰強迫他們和其他民族發生關係。成千累萬的美國人到歐洲去參戰，這才是他們生活中初次和其他民族，其他生活習慣，其他語言實際的接觸。美國在政治上雖然拒絕和國際聯盟中的各民族聯合，但在精神上美國已和國聯合為一氣了。從此以後，美國人民，決不能像以前那般單獨生活了。他們今日之認識歐洲，並不靠幾個富商巨賈的遊歷者和夏季旅行者所得來的，乃由於生死存亡的經歷中得而認識的。更因有成千累萬的美國人埋葬在歐洲土地裏，美國人民的腦子和心坎中，歐洲自然決不是漠不相關的異邦了。目下雖說在政治上，美國仍取超脫的態度，可是實際上她已很活躍地參加國際聯盟的工作，雖非正式的。而國聯也不時聘請美國人去作專門的指導和技術上的幫忙。

故今日美國人欲保持其以前的褊窄態度，已屬

不可能了。此雖非其自願，但已實際體驗到，美國已不得不承認其為世界的一分子了。他們對於世界生活是應負有相當責任的。

美國人這種態度的轉變的第二個理由，是因為國內的經濟恐慌。在未發生經濟恐慌之前，美國人民總以為他們自己的金融是鞏固的，毋庸和世界上其他各國的經濟界發生密切的關係。大戰之後的幾年繁榮中，美國在享受得未曾有的財富與度着奢糜生活的時候，許多美國人私自稱慶其在繁榮道上邁進，不會受什麼事物的阻礙的；別的国家也許貧窮，陷落於艱難深淵，但美國，因為她的人才，她的富源，和她的人民的性格，一定會不斷富強，國基日趨穩固的。

經濟恐慌在其他各國既已如此嚴重，終於也襲擊到美國了，這其實是美國人的幸事，實在也就是世界的大幸事。於是以前富有的人變貧窮了，美國近數

年內，富人所遭受的痛苦，說起來，比窮人更為重大，從前自以為生活很穩定的人，如今也無工可做了。

時至今日，美國人方才看見新奇的事物。他們開始覺得在別人都困窮的境況中，他們是不能富有起來的，別國在遭受經濟恐慌的痛苦，美國也須遭受的民族關係之間，在政治上雖是隔離的，但在有意無意之間，仍難免互相連繫着。今日世界上之民族，原不能完全離羣而孤獨生存。在今日海洋已不能間隔國度，沙漠也不能再分離種族了。

由於大勢所迫而參與這兩種世界的災難——戰爭與經濟恐慌——的結果，致使美國人的腦子都國際化了，今日的美國人，再也不像以前那般傲慢自負了。

既以這種新的態度對待其他民族，那末美國人今日一變已往的漠然態度，而懷着新鮮的興趣轉向

中國，也就不足爲奇了。這兩個民族間的外交關係具有特殊友善的感情。美國一向沒有像其他列強那樣地侵略中國，這倒並不一定因爲什麼偉大道德所致，仍是由於美國自己已有廣大的幅員，而且又有菲律賓作她的出路，所以也就無須再佔更多的殖民地了。更進一層說，中國人的氣質是酷似美國人的。的確，他們的劣根性與美德之相同，實在令人覺得驚異：他們都是一樣易爲熱情所激動，而又同樣易於幻滅其熱情；他們都有一種敏銳的幽默感；他們的生活對象和理想，都是偏重唯物的，同時在某種環境中，都是具有一種理想主義，他們都是友善而輕易合羣的，但友誼却不一定能誠實持久。在歷史與傳統上，這兩個民族是截然不同的，而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却有這許多相同的特性，真是可異的事情；職是之故，他們便易於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了。

日本人的氣質，便爲中國人所不喜歡了。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天性簡直不同，所以他們之間互相仇視，而且使他們對美國人也抱仇視的態度。一般的說，普通的美國人都喜歡中國人。他們了解中國人，並且很能與之友善，但對於日本人，美國人却不信任，而且覺得和日本人沒有什麼關係。他們之間的氣質，不管是劣根性或是美德，彼此太不相同了。

因此在精神上，中國與美國有一種血統上的關係。我在美國到處看到一種對於中國人的真誠的喜愛。到美國去經營商業的中國工人，雖是很可喜愛的，可是大多數均來自廣州一帶地方，所以他們不能代表中國的一般國民；其他一大階級爲留學生，亦復限於極小範圍的人民，又都是從特殊狹窄的學校環境中來的，所以他們對於國家生活種種所知極少，一般平民生活，他們亦沒有什麼豐富的，普遍的認識，他們

和僑居外國的人民一樣，都養成了一種誇大的愛國主義，這種誇大的愛國主義，引起他們發出愚昧的言論和行爲，而他們自己反認爲有功於祖國呢。這類事情，在僑居中國的美國人中，也時常可以看見，尤其是在上海，所謂『上海頭腦』的種種行爲表現是也。當然，凡具有精明聰慧和一種敏銳幽默感的美國人，絕不致受其欺騙的，也不會相信中國的情形，像天上人間一般地比其他各國好。世界上到處都有貧苦與被壓迫者的。我願望組成國家要素的中等階級的中國人民，能夠到美國去留住一些時日，正如我喜歡我們中等階級中最好的美國人，到中國的城市或鄉村來居住一樣。這些人民能夠在他們的共同問題上，互相了解，互相心會，互相幫助的。

幫助美國了解中國的另外一件事情，當然推今日所散播的關於中國的準確消息。從中國傳出的消

息，不管是好的或壞的，在美國各大報上都可以看得見的。其結果就是美國人民每天要閱讀在中國所發生的時事；他們看見中國人掙扎着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正是美國人殫精竭慮所要解決的問題。黃河與揚子江所致的水災，正如密瑟西比河一樣爲患，衝破堤岸，釀成巨災。在中國，農民遭受穀賤之苦，和美國的農民相同。中國有匪盜爲害，美國也有這種問題，綁匪在這兩國中，均爲嚴重的禍患。中美兩國都在試行地方自治與聯省政體的實驗。看到關於這些事情的時候，美國的一般人民會自己這廝想：『我猜想世界各國都很相似的——那些離開我們很遠的中國人，也在那裏過着和我們相同的生活。』這使他更喜歡中國人，並且覺得他是一個朋友，一個兄弟，因爲他猜想這些正是真實的事情。由此我發現美國對於中國的至上友誼，尤其是對於中國人民生活各方面，都有一種

真實的同情。

同時，我很明顯地感覺，中國應當與各國受平等的待遇，而中國亦應爲自己奮鬥，替自己解決各種切身的問題。以往許多人嘗捐款接濟教會，現在他們都不願以同樣方式捐助了；他們覺得這樣做，對中國人未免缺少敬意，而且，假若中國人是自尊自重的話，他們一定不肯接受這種捐款的。近年來中日間的許多糾紛，美國總是對中國深表同情，但美國同時又覺中國足以自己抗戰——她是很強大的國家，無須外力干涉。美國願看公正的處置，但卻沒有把中國看作一個弱小的國家，所以也就無須抱幫忙扶持的態度了。

這種態度我認爲很對，第一，因爲國際間互相尊敬是很重要的，第二，因爲這的確是一種有益於中國的態度，的確的，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而且國內充滿了尙未開發的天然富源，所以中國無須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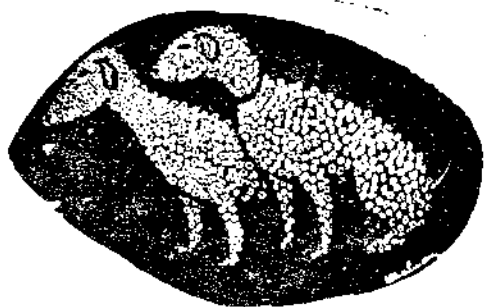
幫助——中國會學習如何利用自己富源、財力和人力，以求自力更生；這是任何國家或個人的唯一真實的力量；有一句可以應用於國家，同時也可應用於個人的格言說：『大家友善，但不互相倚賴。』

所以，我得說，由於美國的較爲寬闊的國際興趣，和其對於中國的特別友誼，以及在歷史上，人民氣質上相似的關係，中美兩民族，在將來應該於互相融洽的好感，以及互相了解的友誼上，彼此切實維繫起來，繼續不斷地追求兩國間聯鎖關係的存在。

德國的遺失啓事

柏林傳來的最新笑話——據說最近有人在德國某報上刊登啓事一則，略謂：『鄙人遺失鸚鵡一頭，尋獲送還者可得報酬二十馬克，貯款以待，決不食言。惟本人對該鸚鵡之政見，恕不負任何責任』云。

——巴黎 Neues Tage-Buch



兩千年前一隻義犬的故事。

至 死 不 離 夢 谷

——節譯自一九三七年正月美國哥倫比亞播音公司出版之談話雜誌——

從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灣的旁貝城地方，住着一個富有的男孩。當他年紀還小的時候，他母親買了一頭大狗給他，和他一同玩。這小孩和這隻狗一同長大起來，變成非常親密要好的朋友，形影不離。

有一次，當這小孩在睡覺的時候，家裏失火了。那隻狗看見小主人的性命危險，便奮不顧身衝過熊熊的火焰，把小主人拖到安全的地點來。自己却被火灼傷得很利害。

不久以後，這小孩和這隻狗在海灣的石頭上同玩，小孩失足跌到深海中去了，他不會游泳，那隻狗看見小主人的性命危險，便奮不顧身跳進水裏去，把小主人拖到岸上安全的地點來。

後來又有一天，小孩和狗同在樹林中散步。樹後跳出兩個強盜，要把小孩綁去。那隻狗看見小主人的性命危險，便把強盜趕走。

小孩的母親非常感激這隻義犬，便買了一個很寬的銀項環，掛在這隻義犬的頸上。現在這個銀項環

還掛在那隻狗的頸上，項環上刻着義犬救小主的故
事：這隻狗救牠小主人的性命三次。一次從火焰中，一
次從水裏。一次從強盜手中。

可是後來有一次，這隻義犬沒有法子救牠小主
人的性命了。

意大利維蘇威火山的爆發，把旁貝城埋在熔巖
與灰燼中了。這隻狗本來可以安安穩穩地逃命。因為
在旁貝城的廢墟中，幾乎找不到一頭畜牲的尸首。

是的，這隻狗原來也可以安安穩穩地逃命。可是
牠沒法子把牠的小主人拖到安全地帶去。因此牠不
逃了，牠逗留在那兒，和牠所愛的小主人在一起。

幾年前，這小孩和那隻義犬的尸體被發現了。兩
個互相依偎着。今日，在旁貝城博物館中，你可以看見
他們臥在一起。

他們真是『至死不離』的啊。

現金徵求讀者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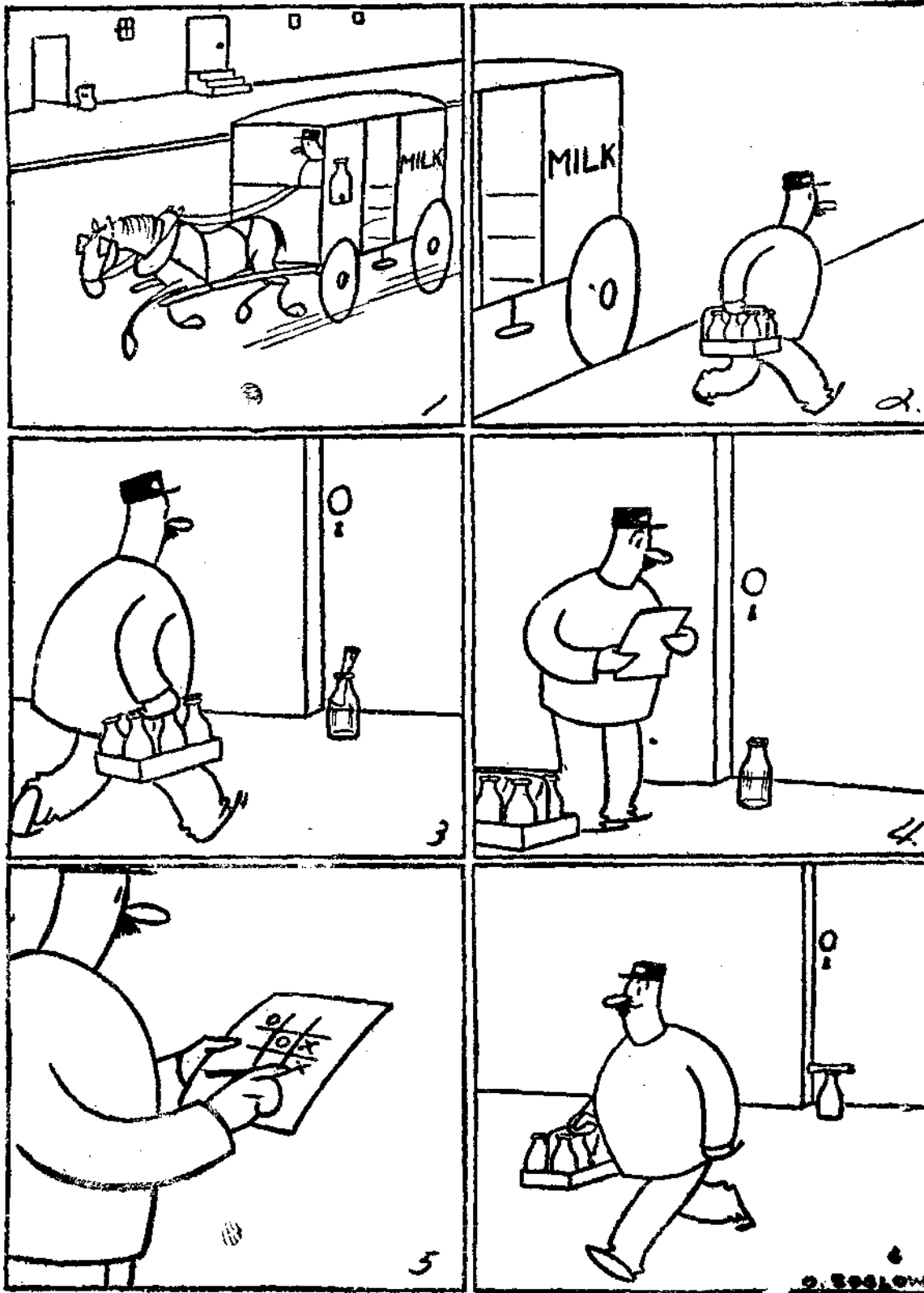
同人認為雜誌如果要完成其社會任務，必須和讀
者打成一片。西風自去年九月突現於文化界後，因其個
性特異，頗受讀書界的注意和歡迎。可是同人對於一年
來的成就，始終不敢自滿。現值本刊第二週年開始之時，
擬廣事徵求讀者意見，以為改進的張本。茲為增加讀者
投函興趣起見，特擬定投函規則及致酬辦法如下：

- 一、來函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於信封註明『讀者
意見』字樣。
- 二、讀者可就西風的形式、編制、內容、取材、希望多登
的東西、希望少選的文字、希望增加的題材、今後
應走的途徑等方面，作坦白誠懇的批評及切實
可行的建議。凡空泛的議論及客套的讚語一律
謝絕不收。
- 三、來函務求簡短，字數不得超過一千。
- 四、期限自八月一日起至九月十日截止。
- 五、致酬甲等致薄酬五元，乙等致薄酬三元，丙
等致薄酬二元，丁等以下酌贈本刊。
- 六、函末請註明真姓名及詳細住址。
- 七、由本刊選擇最精采及最有價值之得獎函件在
『西風消息』欄中陸續發表。

西風月刊編輯部 謹啓

閒情逸緻

轉載紐約客





人類的將來完全靠着科學家、技術專家，以及他們的實驗室。

六大新發明

胡 悲

——A. P. Luscombe Whyte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

九月倫敦“Britannia and Eve”雜誌——

報紙標題說人類的將來握在獨裁者、總統與政治家的手中，其實不然，人類的將來完全靠着科學家、技術專家，以及他們的實驗室。

一 療病光線

本文選出六種對於人生最有影響的偉大實驗來說。世人向來看病痛及輕易死亡為不可避免的事實，所以目前最偉大的發明，該是克服疾病的『療病光線』之發明了。

幾年以前，德國有一個名叫史里璧（Erwin Schliephake）的著名醫生，患了手指中毒症。普通一切的治疗方法，都沒有功效。於是手指爛了，發腫起來了，大有非截去不可之勢。幸虧在藥室中有一架無線電短外波的器械，終於把這病治好了。

許多年來，世界上的醫生一直在用中波的無線電波醫治種種的病症——從風濕到瘋人的全身癱瘓。這

種中波的無線電傳過人身，把局部溫度提高，減少病處的痛楚，加速病體的復原。可是這種治療法並沒有甚麼特殊神奇的地方，祇是靠熱力來療病而已。

史里璧博士是第一個以為十米突以下的短外波有治病能力的醫生。因此他屋裏有一架這種新機器。他把那個發腫的手指提在兩電極間的空處一小時。幾分鐘後，痛楚消失了。那一天，手指的病痛並沒變凶。他每天這樣自療，醫了一星期，痛楚完全消失了，腫痛也沒有了，手指完全復原了。這時史里璧覺得非常興奮，繼續實驗下去。在一星期中，他用這種短波治癒了十幾個病人的疔瘡。這些腫痛得很利害的疔瘡，在施用短波治療以後，都枯乾平復了。沒有一次是失敗的。有許多醫生，在報章上讀到他的實驗的成功以後，都譏笑他，說這種治療是完全靠着熱力而已。可是他一笑置之，繼續努力下去。

有一次，有一個被醫學專家斷為痊癒無望的將死少女，被送到他的地方來。這病人肚子旁邊有一個腐爛的傷處，肺也壞了，心房也走了位，醫生沒有一個肯醫。史里璧自己看她，也以為沒有多大希望了，可是他每天用六米突的短波照射她的身體。第一次治療以後，病漸好了。他繼續用光線來照射病人的身體，後來病狀竟完全痊癒。

有一間醫院把二十五個患肺病瘡的病人送給他醫治，這種病普通的死亡率是從百分之四十到六十。這種光線竟把所有看不見的爛瘡也醫好，所有二十五位病人都痊癒了，沒有一個死的。有一個英國人，腦中長了一個不能開刀的瘤，不會說話，也不懂別人的話，史里璧每天用短波照射他的頭殼。幾星期後，病人已經會坐起，

能讀書甚至能玩撲克牌了。這種短外波的治疗器可以醫治各種瘡瘤和潰爛的傷痕。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的風濕病者能起床行走了。患肺病的人也恢復健康。世界各國的醫生，凡是利用短外波去療治病人的，也都獲得同樣的結果。

史里璧相信每種病菌各有其所怕的波長。這種發現造福未來人類是非常偉大的。這種發現的意義是說，每種病菌都可加以撲滅。各種瘟疫疫病，包括普通的傷風在內，都是可以克服的疾病。甚至最大病害的毒瘤，也許可以用這種無聲無光的光線加以治癒。

二 死亡的克服

病能致死，可是死亡並不一定全由疾病而來。有時候一個好好的身體，因為重要的器官突然損壞，無力工作，人就死了。人類的生命是靠著幾個重要的器官延續下去的。因此現代有些科學家已經在作『人工心臟』以及器官移植法的實驗，希望可以採用這些方法來救治因心臟衰弱而死的病人。

幾個月以前，美國著名的飛行家林白上校與科學家卡黎爾博士 (Dr. Alexander Carrell) 合作，做了一個破紀錄的實驗，把動物的器官拿出體外，讓它單獨活了幾星期。他們創造一架用玻璃和鋼鐵造成的『人工心臟』，能叫血液流通，同時接在一個氧氣的『肺』上，澄清回來的血液。他們從二十六隻死貓和死禽身上割去了腺、腎、肝和卵巢等器官，再把這些器官放在注滿殺菌液的玻璃器中，把人工心臟的管子接在器官的動脈和靜脈上，於是人工心臟就開始跳動了。這樣把血漿和富有營養料的液體灌進這些器官中去，計共二十天。

在二十天以後，祇有兩個器官死掉，其餘的都健康地活着，有些甚至在生長着。林白說：『這些奪官可以養活得很久。』

這種可驚的新技術目前正在開始着。將來人類的生命，也許會因此而延長兩三倍也說不定。

三 超人的世界

比死亡的控制更驚人的是人類自身的控制。現代科學界對於人身神秘的小腺的研究，曉得我們的健康，腦經，人格，才能，與道德，都受這些腺的直接影響，因此，有人就想利用醫學來控制這些腺，把人類造成一大批的超人。所以我們預料不久以後，嬰孩一出世時，就利用腺分泌物的控制，來改正其精神上或肉體上的任何缺點。這是一種誕不經的夢想嗎？斷斷不是。今日的化學家對於內分泌物，"Hormones"，已經做過很詳盡的分析與研究，並且能夠利用化學的方法來加以做造。這種內分泌物注入血液之中，可以幫助人身的生長。當這種內分泌物的分量適得其中時，我們便有很難得的超人；體內內分泌物的分量太多或太少時，結果便產生了平庸的人，就是今日一班吃苦的人。

把動物體內的腺拿出來研究的結果，已經得到相當的成功了。矮小的發育不全的兒童，在施行種種內分泌腺控制法以後，已經會生長得很快了；低能的人，缺乏性格的人，柔弱，容易發脾氣的人，在把他們體內所缺乏的分泌物補足以後，已經會變成常態的聰明的人了。

分泌黏液的第一號腺，能產多十一種不同的分泌物，這些分泌物的職務，是在於控制別個腺，缺少這種黏

液腺的明顯結果是發育不全，缺少性慾，在女人方面是缺少做母親的天性。至於黏液腺分泌太多的人，結果是飛快的生長，成爲巨漢。由黏液腺的分泌物的控制，科學家已經能產生貓一樣小的獅子，大概也可以產生一種獅子一樣大的貓。

甲狀腺對於腦經有深切的關係，一些兒甲狀腺分泌物可以叫一個人成爲天才，缺少甲狀腺分泌物便叫那個人變成獸子。有時候缺乏少量的甲狀腺分泌物，往往被誤會爲患神經衰弱，祇消把少量甲狀腺分泌物注入體內，便可以恢復原狀。對於這些腺分泌物的充分瞭解，以及複製這些內分泌物的技能，可以推翻現代的神經醫學，把瘋癲、白癡（也許連獨裁者）都可以一掃而光，把世界的水準提高，造成一個超人的世界。

副腎腺對於全身都有影響。有一種新發現的副腎腺分泌物，名叫“Cortin”，可以把缺少副腎腺分泌物者的柔弱、不安，與容易生氣，造成有力量有自信的人。

一個沒有殘疾、醜惡、恐懼病、脾氣，以及其他怪癖的人的世界，也許有些單調。可是那個世界無論如何總比我們現在的世界好的。

四 化學食物

在人類的生活中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就是糧食問題。今日的世界是一個饑荒與糧食過多並存的世界。可是科學家並不灰心，他們正在用種種的方法，去研究一種化學的食物，裏面有種種營養的資料，也有各種不同的好滋味，可是價格非常便宜，就是最窮困的人也吃得起。這種試驗室中所創造的糧食，正在朝成功的路上

走着。

人類的糧食中有三種最重要的成份，就是脂肪、澱粉與蛋白質。脂肪是很容易從汽油或別種油中提煉出來的；澱粉也可以用化學的方法製造成功。可是蛋白質在這三者之中，是最重要，也是最難找的，肉類大部份是蛋白質。我們身體中的細胞大半也是蛋白質。食物中沒有蛋白質，身體便無法製造新細胞。最後的結果是死亡。我們吃一塊豬排，消化系把肉中的蛋白質分化成氨基酸，把這些氨基酸傳入血液中，分佈於全身。到了目的地的時候，這些氨基酸又化成蛋白質，變成人肉。現在科學家正在研究這種建造細胞的程序。

最近有一位美國的科學家用老鼠來實驗。他用一種人工化學造成的食物給老鼠吃，這些食物中含有脂肪、澱粉和二十八種現代人所曉得的氨基酸，餉了幾個月以後，這些老鼠都死了。最後，他以為沒有成功的希望了，可是在不絕如縷的希望中，他又試了一次。他把一種最新發現的氨基酸加在所用的十七種氨基酸的混合物中。這混合物看起來和從前那些也一樣，並沒突然變成整塊的蛋白質。可是吃這種混合物的老鼠不但活着，而且肥胖起來了。人工食物終於造成了。

我們吃了這種食物，可以一直維持身體的健康。可是科學家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要把這些難看的化學品造成美觀的，無子的，無殼的，無骨的塊狀物，有比自然界所產生的還要多的種種不同的滋味。這種食物可以免除廢料的堆積。假使能用科學的方法大量生產，價格是可以非常便宜的。由糧食專家來製造，其所含的分量一定可以合乎理想。這種食物吃起來既不會有消化不良的毛病，也不會有夢魘。

五 栽種新植物

未來的植物與花草，和現在所有的將完全不同。因為現代的農林科學家正在栽培各種全新的菜蔬。有些新出現的花朵，其顏色、香氣、與形狀，和我們向來所習見的花朵絕不相同；有些熱帶的植物，現在在溫帶的嚴冬都會活着；有些難得的水菓，現在四季都有了；各種花木都沒有病，虫豸都不敢侵蝕了。

現代種植專家所用改良植物的方法，是選擇佳種，叫這些佳種能傳殖下去。比方說，一個種植家種了一園的高苳，在一千株高苳中，有幾株成熟得較早，並且有特大的菜心。把這些好種選擇出來，用人工的方法來加以傳種，結果就產生了一些大心早熟的高苳了。

這種簡單的技術，經過了幾代的實驗與改良，已經產生了一些很好的結果。現代的種植家已經種得出各種大菜蔬與大菓子，種得出早兩星期熟的植物，種得出能在冬天活的熱帶植物；還種得出能抵抗疾病的水菓，薄皮的胡瓜，無核的桃子和李子，無酸味而充滿着維他命的蕃茄。

還有一種不用土釀的種植法，顯示將來種花種菜可用工廠，而不用農園。著名德國種植家斯邦真堡最近發現一種新種植法，把地中鹽質的流液擺在黑暗的金屬容器中，把芻秣籽放在這容器中一星期，芻秣就生長起來了。花草與水菓都可以用這種方法，使之生長得特別快，可是為要叫它們能夠生長成熟起見，最後也祇好移植在土地與陽光中。可是現在有一個美國的實驗家，利用土釀中的另外一種化學品來代替日光的力量，他把密封的金屬小箱子，裏邊種着花草植物，堆疊在一間暗室中，結果生長得非常之快。

這種不用土釀的種植法和高深的種植學合併起來，可以根本地改變我們對於花草、水菓、與菜蔬的概念。

六 火箭飛行機

世界需要一種新法的發動機，原因有二。第一是由於事實上的需要。據專家說，在從二十到五十年中，煤氣要用完。第二是由於速率。就使是飛在空氣單薄的高處的飛機，最大的速率也不會超過每小時五百或六百英里。再高或是空氣再單薄的地帶，飛機是飛不到的。飛機的旋動機與雙翼在這種高度都不能飛行。

這是火箭飛行將改變我們的生活的緣故。火箭中轟炸氣體的推進力，能把火箭推送到高空中去。斯密遜學院的高達博士（Dr. R. H. Goddard）經過了十五年的研究，造成一架火箭發動機，重約五磅，以汽油與液質氧氣為燃料，有一千匹以上的馬力（這種新燃料每磅能發兩百匹馬力，氣油機每磅最多有一馬力）經過了好幾次的短程試驗以後，證明這種機器是很完美的。

高達博士曉得乘客在火箭離開地球時，耐不住那高速度度的加速，同時為要節省初步飛行時的燃料起見，發明了一種『混種火箭』。在從地球到同溫層這一段路，是用普通的機翼與發動機飛行的，飛到同溫層時，才把機翼摺疊起來，發動火箭管。在空氣單薄的高空中，火箭的速率達到從每小時兩千到四千英里時，所消耗的燃料非常之少，火箭本身的動力就可以叫火箭前進。至於火箭着陸之時，當然也和普通的飛機一樣。高達教授相信自己已經置下了商用火箭飛行機的基礎了。

在實行這種火箭飛行之前，有兩樣是應該預先完成的。第一是火箭機的設計圖樣，第二是燃料的改良。已經有一種燃力比炸藥大四倍的液體燃料發現，最近法國又有一位科學家宣稱已經製成一種單原子的輕氣，比液體燃料的燃力又大三倍。這雖然好像是令人很難置信的事，可是我實在深信我們不久將看見飛越大西洋的火箭飛行客機，比每小時放射二三十英哩的運郵火箭還要快。德國的火箭專家已經誇言，說他們能夠放射火箭運郵機到五百哩遠，並且能很準確地降落在目的地。這種火箭運郵機在降落時，是用無線電控制的降落傘的。德國的火箭專家說，在五年內就會有火箭客機飛行了。

丈夫的眼睛

林如斯

月了！

——Parke Cumming 原著 選譯自“Coronet” 什誌

「親愛的，（接吻聲）諸事如何？」

「很好，約翰。你今天辦公室裏

好吧？」

「很好，孩子們怎樣？」

「都上床了……約翰！你注意到

甚麼新東西嗎？」

「新東西嗎？……讓我瞧瞧，啊

是的，當然是你的頭髮，你梳得新

樣。」

「約翰！我這新樣已經梳了兩個

「有嗎？活該倒楣！不過這髮樣

很標致，非常標致……等我想想看

——有了，那件新衣服，喝你那裏買來的

真出色！」

「是的，我去年春天頭一次穿這

件時，你就是這麼說——還是幸虧我

先告訴你的。」

「哼！我去年這樣說過的嗎？對了，

我當然說過了——啊，當然的……等

我再想想看……一定是那雙鞋子，真

好看，不是我瞎捧場。」

「哼！這雙倒也算很耐用，我們結

婚那一年就有了。」

「哈！這一着算我輸了，可不是呢？

別忙，讓我給你仔仔細細端詳一會！

——啊，有了，你眉毛又畫了新樣了，又

秀麗，又整齊，你真變成時髦夫人了。」

「真的嗎？謝謝，我已經三個月不

會修過眉毛，天啊！張開眼睛看啊！難道

你瞎了眼嗎？」

「真的，我眼花了。我來想……不，

不是那個，也許是——不！我從前看

見過的。啊，夫人，我要告饒交白卷了。」

「啊！真不行，當然是那新椅套。」

「噢！對了，真好！虧你想得那麼週

到。——而……在那一個椅子，夫人？」



如果你停止生活，你就死了。但是，你在向死路前進的時候，你總是活着的。

人 體 奇 談

賈立燦

——John Hix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七年四月份美國體育雜誌——

世界上最動人聽聞的題目是甚麼呢？這何必問，自然是你啊！雖然我不是星相家，也不會看見過你，可是我敢以五對一和你打賭，我能夠告訴你許許多多你所夢想不到的有趣事情。

現在你既然能夠了解人生的種種現象，你也應該曉得你不是用眼睛看的。你的眼睛是看不見的！——正像你拍照不是拍在照相機的透鏡上一樣，眼睛接觸着光線，把它集中在個有感覺的胚點，而由腦把它轉變為像。看是腦的工作，不是眼睛的。正如拍照拍

在軟片上，而不是拍在透鏡上或關閉器上。

眼睛是看東西的一種工具，沒有眼睛，腦就完全無能為力，正如一卷軟片沒有照相機一樣一籌莫展。為要使眼睛運用流利和有效率起見，造物已經為眼睛安排，使血在眼睛中流得比在身體內的任何器官更快些。

慣用右手的人，右眼往往比左眼看得多。反之，慣用左手者的左眼，對於視覺的貢獻總比右眼來得多。你的眼睛雖是常態的，但是要知道，眼睛若一直

轉動着，你還是個瞎子！要看見東西，眼睛必須專注在一個地方。你在看這一頁時，你並沒有看見印在紙上的字或畫。你只看見字周圍的空白位置。印文字的黑地方所反射的光很少，那些空白的地方却反射很多的光。所以你看見「口」字之時，你並沒有看見一個黑的方形，你所看見的，不過是在個白背地上，一個白的方形，被一個邊緣圍着。

白種人平常都以輕蔑的態度，稱非洲的黑種人為有色種人，其實正相反。白種人才是有色種人。因為白色是一切顏色的總混合。黑色是沒有顏色的。

如果你是個普通人，你的身闊和你的身長相等。將你的雙臂伸直，由左指尖量到右指尖，和你的身長正是一樣。如果你要你的身體長些，在你仰天平臥時量一量，然後和你站立時所量的作一比較，結果平臥時約比站立時長一吋。但是你在平臥時所獲得的

一吋，到你站立時，就消失了。

不要太過誇張你的胸部的擴大。有肺病的人，他的胸部的擴張，往往比經過合法訓練的運動員的胸還來得大。胸部若是快速健全之時，它的擴張量越小。

如果你說你有第六感覺（肌覺），而自以為滿足，那未免太恭謙了。假使你是個常態的人，最少應有十種感覺，要是你把它們詳細分析，你可以算到十五種。按照最前進的醫學專家的計算法，你應該會看，會聽，會嘗味，會觸，會嗅，會分別冷熱，會知覺身體的移動和位置，會知覺頭的平衡和偏斜，會覺得皮膚肌肉和血管的痛苦。第十感覺，包括內部器管的刺戟。這是你所感覺不到的，但是它們仍然使你的心房跳動和肺部呼吸。

有的專家把視覺分為三種感覺：就是視察光線，形狀和顏色的能力。觸覺也分為四種：感覺形狀改變

的能力，感覺酥癢，顫動和緊張或壓力。這樣算來，就有十五種感覺，要是你還堅持你有個第六感覺，最好還是稱它做第十六罷。

鼻若是運用得宜，能夠分別六千五百六十一種的氣味，但是世界上最善嘗味者，却辨不出蘋果和蔥頭，或羊肉和牛肉的異點，可見鼻比舌高明多了。如果你要試味，無論試甚麼東西，最好是用你的鼻，一份的蘭香精 (Vanillin)，混入一千萬份的空氣中，人鼻還是嗅得出的。

滋味祇有酸，苦，甜和鹹四種。滋味最精細的差異，其實是在氣味上。

你的溫感，並不如你所想像的那樣高明。你用手試觸一塊凝凍的水銀和一塊赤熱的鐵，但是你却辨不出它們到底是甚麼東西。

在古時，當左手的無名指戴訂婚戒指的習慣開

始之時，曾發生一種笑話。一般人都相信：從心臟有一條特別血管或神經，直接通到左手的無名指，所以訂婚戒指戴在那裏是最適合的，既然和心臟有特別連絡，當時的人，就認無名指是感情座了。

不久之前，許多科學家曾試驗各手指的比較感覺。結果發現感覺最不靈敏的，是戴戒指的無名指。可見古人有時也錯誤得可以了。

當你暈船之時，你的暈不是在胃裏而是在頭裏。耳朵的內部，有一塊很小的平衡擺，人可以由這塊擺，曉得頭的傾斜。要是這塊平衡擺被前後往復擺動得很厲害，結果就發生暈船。暈船的其他原因，也是由頭部來的；或為心理的，視覺的，或嗅官的。

關於面部方面，一個抱悲觀的人，其面部的動作，比抱樂觀的人來得多。原因是蹙額時需要五十處筋肉的動作，但是在笑時，只需十三處筋肉。

人是一隻變色龍（蜥蜴之類），因為在用感情或患病時，你的皮膚能夠變成白，藍，紫，棕，黃各種顏色。

你也是一座無線電。你的身體能夠收集充份的無線電力，使一個電燈泡發光。這項理論，新近在美國紐約省的仙聶太禮城舉行多次連續試驗，已經證明了。試驗的方法是使一個人站近一座傳送機的旁邊，雙臂伸過一個電線圈，手中持着一個電燈泡。由臂下一圈天線所傳送的電力，由雙臂收集而傳達到那個電燈泡，而使其發光。

人的身體，除牙齒外，都能夠自己修補回復原狀。這也許因為牙疼是人類最普通的痛苦的緣故。但是牙齒的珐瑯質，是身體上最堅硬的物質，其堅硬的程度，甚至與燧火石相擊，可以打出火來。如果有一塊這種珐瑯質，誤放在你的口內，要是你學蛀蟲的方法，大概也能夠把它養成一顆珠子。像針頭那樣大的人珠，

往往可以在一套牙齒內找出來。

和你最密切的親戚是誰呢？你的父親嗎？你的母親嗎？都不是——最密切的親戚是你的兄弟或姊妹。一個兒童和他的兄弟姊妹的關係，比和他的父母的關係還要密切。就生物學方面來說，父母和孩子的血，只有一半相同，但是兄弟和姊妹，却完全相同。

人是個大量食草的動物。草是他的食品中最重要的項目。他雖沒有跟牛和羊在草場上一起吃，但是，他所吃的飯或麵包是由稻和麥來的，這兩種植物都是草啊；他所吃的糖是從甘蔗來的，甘蔗也是草啊；此外他還吃許許多多穀製的食物，這些也都是草啊。而且有的草不是他直接吃的，而是簡接吃的，像燉羊肉，炸雞，牛排，和猪肉糜等都是。

最奇怪的是，雖然經過以往幾百年醫藥科學的各種發明，到如今，人類的壽命，還不能夠延長一天之

久。你的祖先的治病方法，雖則很幼稚和無價值，甚至有害的成份也不少，但是你却沒有方法可以希望活到像你的祖先那樣的高齡。

但是，不要因此而喪失你的勇氣。科學所不能夠制勝的，大自然就向前邁進。死神按照時鐘的節奏，每秒鐘揮他的鐮刀一次，但是世界人口增加的速度，是每天五萬人！若是按照這種速率增加六十五年之久，世界的人數，就會比現在增加一倍。在過去一世紀中，人類增加的數目，比以前數千年所增加的還要多呢。

像你這樣賦有不平凡體格的人，也許不難明白：你在生活的時候，同時也在漸漸地死去——從你呱呱墮地以來就已經是這樣了。你身體上的細胞，是繼續在新陳代謝着。這種你所一直在經歷着的死，就是你的生命，所以不必擔憂。如果你停止生活，你就死了——但是，你在向死路前進的時候，你總是活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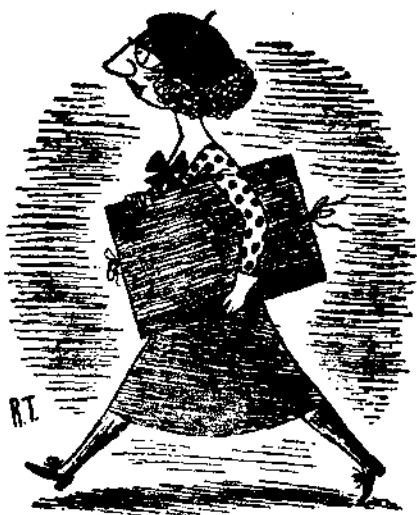
江山易改，女性難移。



高 速 度 戀 愛

轉 載 笨 拙





經 驗 之 談

黃嘉音

本刊第九期載有偉大的播音家一文，詳述美國名心理學家泰洛（Marion S. Taylor）廣播『經驗之談』（“The Voice of Experience”）的經過，泰洛在播音的七年間，共收到各地信件三百萬封，每天平均也收到約五千封信之多。這些信件大多是詢問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疑難問題的。泰洛答覆每一封信同時把一些比較有社會重要性的信件，拿來在無線電中廣播給幾百萬聽衆聽。他因為覺得世界上需要予以指導的青年男女實在太多了，於是便把廣播的重要材料編成『經驗之談』一書。現該書正由本社着手編譯，將陸續在本刊發表，以下是該書中的一段，特先介紹給西風讀者。

——編者——

一 求偶誠條

第一誠：別和頭一個男朋友或女朋友談情說愛。在時常和一個異性朋友混在一起之前，最好先結交幾個異性朋友，從中比較，選擇其最好的。這並不是提倡濫交異性朋友的意思。

第二誠：別以爲異性朋友有一個討你喜歡的地方，你和他便會終身幸福快樂。許多舞術精妙的青年，叫對方女子一心傾服；他們一同跳舞，終於跳到教堂裏去結婚了。有時候在婚禮完畢以後，那女子才曉得這位漂亮青年的最大成就（有時候是他唯一的成就）就是他的舞術。跳舞雖是人生樂事之一，可是我們並不能一直跳舞，跳過一生一世。有些跳舞專家是完全沒有做丈夫的資格的。

少女的面貌也許長得如花似玉，有爲的青年往往被吸引得神魂顛倒。到了那女子成爲自己的終身伴侶的時候，才發覺那美麗祇是在皮面上而已。揭去面皮，下面所蓋着的性格，講起來不值一文。

幸福的婚姻是要有幾種共有的趣味或理想爲基礎的。

第三誠：別以爲英雄的崇拜就是愛情。許多女子因爲對方的老成，見聞的廣博，經驗的豐富，便貿然和一個比自己年老得多的男人結婚。有些女子依戀着運動健將，軍官，漂亮瀟灑的男子，不是爲了別的，祇因爲他們受人崇拜而已。

同樣的，青年男子也往往被年齡較大的女人吸引了去。爲甚麼呢？祇爲了她們的經驗，她們的交際手腕，以

及她們的受人歡迎而已。他們一點也不曉得幾歲的相差足以造成幸福絕大的障礙。

第四誠：別把肉體的吸引力誤會爲真愛情。熱情雖是一種極大的推動力，可是却完全是一種肉體上的感覺，雖然普通人大多把熱情看做愛情，其實兩者毫無關係的。肉體的吸引力無論如何不能保證婚姻的幸福。

第五誠：別追求一個叫你神經一直受刺激，時常口角，或叫你變成喜歡口角的異性。在求偶時期，假如男女雙方並不十分和睦，那麼在成婚以後，當然更沒有白首偕老的可能了。有些情人在口角以後，又復和好如初，這確實是很好玩的。可是在結婚以後，發生意見而想要破鏡重圓，並不是甚麼容易的事！

第六誠：別和醋性太重的異性談戀愛。你自己也不要醋意深濃。在求偶時期，要有結交男女朋友的權利。同時也要讓對方有結交男女朋友的同等權利。假如男女青年在求偶時期時常發生醋意，那麼結婚以後，家庭將變成一方或雙方的監獄了。

第七誠：別希望婚姻能叫情人的性格改變。假如有青年男女在婚前喜歡飲酒，賭博，或做其他壞事，答應在婚後改良，就使是指天發誓，婚後也是斷斷不會實行諾言的。讓他們在結婚以前，用痛改前非的行爲，來做他們存心改變的證據吧。不必希望婚禮會改變對方的劣根性。

第八誠：別作賭氣訂婚的愚舉。有許多女子和未婚夫鬧意見，爲要叫未婚夫覺得心痛起見，便去和她所不喜歡的男子訂婚，爲的祇是想報復而已。後來爲要表現她的丈夫氣概起見，便履行第二次的婚約了。有許多男子也犯了這種毛病，爲的祇是想叫他的女朋友曉得世界上女子不祇她一個而已。請記住，賭氣的婚姻從來不

會成功的。

第九誠：別結婚得太快。在另外一方面，也別把婚約無限期地拖延了幾年，因為在這兩種情形之下，都有不少危機暗伏着的。

第十誠：別向你未來的配偶聲述你過去的錯誤，也別要求你未來的配偶懺悔他以前的過失。因為你們兩人都不是和過去結婚的。假如你倆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已準備妥當，預備結婚，那麼過去的事應該始終埋在地下，不必發掘出來。

第十一誠：別希望通信的求偶能有美滿的結果。在未舉行婚禮以前，雙方必須有直接的切實的認識。

第十二誠：別把你的情人理想化了。他或她也是人，正和你一樣。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

第十三誠：別和一個宗教信仰與你絕對不同的異性談情說愛。假如你是很熱心信教的人，那麼就應該避免和無神主義者結婚。世界上雖然也有例外的事，可是這條誠律是有利而無害的，最好還是遵守。

第十四誠：別和一個種族和你相差太遠的人結婚。異族成婚是難得有美滿的結果的。

第十五誠：別把婚約看做肉體親近的藉口，肉體的親近是應當在神聖的婚姻後實行的。許許多多青年男子，在正式結婚以前，以已訂婚約為藉口，向未婚妻作種種過分的要求，結果才提出種種理由，把婚禮延擱下去，最後祇得把婚約完全解除了。在結婚以前，女方給得越多，婚姻便越沒有實現的希望。事實總是這樣的。

第十六誠：別把婚姻商業化了。假如你把婚姻商業化了的話，你將發覺你在這樁交易上是大吃其虧的。



現代大學教育的學習法幾乎完全是靠書本的。因此，一個要進大學的青年，多少總要會讀讀書。

誰該進大學

孔斯文

——美國勒海大學教務長 Max McConn 原著，節譯自《父母雜誌》——

今日的大學教育已經成為富家子弟公子哥兒的奢侈品了。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們普通都以為家裏有錢便可以進大學，便非進大學去混個學位不可，其實並不盡然。家裏有錢的人並不一定就能讀大學，也不是非進大學去不可。今日大學教育之所以失敗，失業之所以成為畢業的代名詞，我們讀了本文之後，就可以曉得除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與商業化的教育制度之外，普通父母之無知也應該負一部份的責任。秋季開學期又要到了，屆時預料將有大批男女青年踏入大學之門。我們希望諸位有子女要進大學的父母，在讀了本文以後，都會停下來想想，看自己的子女是否有入大學的資格，看自己的子女在入大學後是否會得到預期的實益。這是現代父母所應該明白的，也是現代父母所應負的責任。——譯者

以前，大家都以為祇要家裏有錢，男女青年不論何人，都可以進大學去混四年。可是不幸得很，我們現在逐

漸明白，大學校並不是每個青年都可去的好地方。其實，拿大多數的男女青年來說，大學是一個很壞的地方，大學校給某一種青年以很好的機會；對於其他各種青年，大學校非但不能給他們甚麼東西，甚至比沒有甚麼東西還壞，祇能給以失敗與絕望而已。

最好的學習法無疑地是生活與實幹。次好的方法是和那些生活過與實幹過的人晤談。可是現代大學教育的學習法幾乎完全是靠書本的。因此，一個要進大學的青年，多少總要會讀讀書的。

我們應該注意，讀書的才能祇是許多別種寶貴的才能中之一。音樂的才能，藝術的才能，表演的才能，與機械的才能，都是特殊的天才，這些才能不一定與讀書的才能發生連帶的關係。

還有一種特別的天才，可稱為交際才能。這種才能叫青年有吸引人的魅力，與人交際起來有意想不到的成功。這種才能在交際上，自然是無價之寶；在現代經濟制度之下，這種才能在商界中，是比任何其他最高的智力還值錢的。可是根據我的經驗看來，這種交際的才能與讀書的才能是沒有甚麼特殊關係的。普通大家都以為善於交際的青年，都適宜於進大學；其實不一定如此，每年在正月與六月裏，有不少這種有交際才能的青年男女，因為缺少讀書的能力，終於被迫離開大學了。

那麼，我們怎樣才能曉得一個青年該不該進大學呢？現代心理學家與教育家想出了不少方法，來測驗青年的讀書能力，任何父母都可以利用這些方法來測驗自己的兒女，看他們應該不應該進大學校。不過這幾種測驗法，單獨看來，並不一定很靠得住，要是拿其中四五種測驗的總結結果來看，也許比較靠得住一點。

比納斯丹福氏的智力測驗 (Binet-Stanford Test) 是一種很好的測驗法。智力商數在一百二十分以上的青年，在大學裏大約可以讀得很好。在靠得住的中學裏成績列在全級前面三分之一中，或是五分之二中的，大約有受大學教育的能力。至於名次一直列在一級末了五分之二中的，進起大學來，恐怕成績很成問題的。

第二，可以看學生的年齡。根據教育的統計，到十八歲（均按西洋年齡計算法計算）才讀完中學的男女青年，在大學校裏讀書的成績往往還好，在十七歲讀完中學的青年，在大學裏往往成績很好，至於在十六歲就讀完中學的，在大學裏很有得到榮譽學位的希望。反之，到十九歲還沒讀完中學的，進大學校就有點靠不住了。在大學校的功課裏，有大量的書得讀，所以讀書的速率與大學的成績是有連帶關係的。普通講來，讀書速率越快的人，他所懂與所記的也越多。所以想進大學的人，每分鐘至少要能讀三百字（係按英文計算）。

字彙的多寡也可以表現讀書能力的高低。想進大學的十八歲左右的青年男女，應該能夠毫無困難地閱讀普通雜誌裏的文章。想進大學的學生，對於字典或百科全書一類的書是否喜歡用呢？我不敢說不喜歡用字典或百科全書有甚麼特別的關係；不過喜歡用這一類的書是一種有讀書能力的很好的表示。

有許多十八歲左右的青年男女，有種種智識上的興趣，誠心想學許多東西。這些青年是最好的未來大學生。有一大部份的青年，對於大多數的科目都有很熱烈的興味，不過對於某種科目——譬如詩歌，銀行學，數學，化學，電機工程，或是森林學——感到特殊的興趣。在大學裏假如有他所真真感到興趣的科目，而且那青年真想繼續學習的話，那麼這個人便有進大學的資格了。不過假如大學校裏沒有這種科目，那麼我們便不該把那

個學生送進大學校裏去——至少是還不該送他進去。

還有一種很要緊的標準，就是自動的能力，因為大學把大部份讀書以及其他的責任，完全放在學生身上。父母怎能預先曉得子女有沒有這種能力呢？第一，要看他平常每月用錢是否有計劃，是否小心。第二，看他所選的朋友是否靠得住。第三，看他平常是否自動預備功課，是否每次把功課預備完畢。假如這幾點都可令人滿意，那麼他進大學時的自動能力，大約就不至於令人失望了。

假如青年對於以上這些測驗的標準，都不能令人滿意，那麼應該怎麼辦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假如他所缺乏的是讀書的才能，那麼入大學讀書這條路是應該永久避免的。因為進大學校祇能叫他失敗，絕望，叫他覺得處處不如人，發生下等錯綜以及個性障礙等等現象。假使祇有音樂、藝術，或表演的天才，而沒有讀書的能力，那麼去讀一兩年音樂專校，美術學校，或是演員訓練專校，那也是很好的，不論青年本身後來是否利用他的天才去做終身事業，他在這種學校是比在大學裏可以得到更多的真教育與發展。至於那種家裏有錢可花而沒有讀書才能的青年，最好的辦法是送他去作世界旅行，或是到國外去遊歷，不然就是在國內各地旅行也是很好的。可是由普通多數的青年說來，最要緊的還是找事情做，有一個相當的職業。

要是所缺少的不是讀書的才能，而是興趣或自動能力問題，那麼以上這些解決法也都可以應用，不過祇能看做暫時的解決法而已。一兩年切實的經驗，可以叫青年覺得求知的急需與必要。職業往往可以訓練自動的能力。所以在做事一兩年後再進大學，往往可以叫青年在大學四年中，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



在你舉手要打你的小孩之前，最好是先停一停，因為惡習慣的發生往往是由於你的錯誤所造成的，而不是你的小孩的錯誤。

新時代的家教

勃仁

——Helen Randle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七年四月份美國描寫雜誌——

你的孩子撒謊嗎？

偷竊嗎？咒罵嗎？不要着急；就是最好的兒童有時也會這樣。

很少做父母的人，甚至最新式的父母，能夠容忍這三種惡習慣。孩子的撒謊，偷竊和咒罵，所以能夠使大多數做父母的人失望者，也有它的原因。他們以為他們的兒子是走上犯罪之路了。

要是你曉得所有從五歲到九歲的兒童都會撒謊，也許你會稍覺寬心，至於其餘從九歲到九十九歲

的人，我們可不必去談了。兒童會撒謊，在他們是覺得很開心的，正如成人把瑣屑的事件，加三添四地造成一篇冗長的故事一樣覺得有趣。

有時，因為對兒童所講的故事，沒有說明甚麼是事實，甚麼是杜撰的，所以他們所撒的謊也愈多。有時，兒童會因為怨恨或厭惡別人而撒謊，以為反抗的表示，正和成人一樣。

依心理學家的意見，要培養兒童誠實的習慣，最好是以身作則。完全用坦白和誠實的態度對待他們

甚至有時本身受窘，也沒關係。

兒童不曉得偷東西是好是壞，也不曉得撒謊是

不對。他們所曉得的，不過是用撒謊或偷竊作爲對付特種問題的手段而已。所以在你沒有發怒之前，最好先找出他到底是爲了甚麼問題才這樣做。也許你會像下面史提芬的母親所發現的一樣，兒童的犯罪是由你造成的。

史提芬曾經撒謊和偷東西。雖然不會聽見他咒罵過，但是大概也是有的。他是住在城裏，上午到幼稚園去，下午在公寓前的人行道上玩。他的母親不僱女僕，家務很忙，所以不能帶他到公園裏去。又因爲公寓裏的其他兒童都是很小的女孩子，所以史提芬是自已玩的。

關於不可對陌生人談話，和若是他所玩的球，滾到街中去，不可去拾取的教訓，他是很順從的。他已經

很聰明，曉得爲什麼必須遵守這些命令。

但是還有一條戒命，他就不大遵守了，就是不可和住在近高架鐵道那批房屋的兒童一起玩。他的母親是這樣對他說，『他們不是我所要你認識的兒童，』這樣一來，他的母親已經替他種下好奇和誘惑的種子了。不久，史提芬便和這些被禁止的兒童一起玩『警察與賊』的遊戲了。

史提芬在跟那些兒童一起玩的時候，給他的母親碰着了。他的母親抓着他的時候，就當場在他的新遊侶面前打他，並對他說：『現在我希望你曉得，我爲甚麼不許你跟這些兒童一起玩。』史提芬是受侮辱了，他已經當衆被打，他的朋友也公然受他的母親的凌辱。霎瞬間，他覺得那些兒童和他是反抗一個共同敵人的同志了。

此事發生以後不久，史提芬曾有一次，吃着一塊

甘草糖走到屋中來。他的母親就問他糖是那兒來的，他說是公寓裏一個『黃頭髮』的女孩子給他的。後來他忘記他以前的杜撰，又對他的母親說，給他糖的是個『戴眼鏡有紅捲髮』的孩子，這樣給他的母親曉得他在撒謊了。到了第三次，他忽然承認他所吃的糖是偷母親皮包裏的錢買來的，並將一部份的糖分給那些兒童吃。

他的母親又打他，並對他說，有許多小孩偷東西，到了長大，竟變成強盜。他那時就答應要學好。在二十四小時之後，他的母親又發見他從她的皮夾裏偷一枚兩角五分的金幣。這真是太糟糕了。她再打他，並強迫他去睡，第二天她便到個學校去請教一個心理學家。那個心理學家對於史提芬的行爲，竟毫無表示，但是對於她對待她的兒子和那些兒童的方法，却大爲震驚，這使她覺得很奇怪。

那個心理學家說：『史提芬覺得偷竊是勢所必須的，因爲你侮辱他，並侮辱他的朋友。他要恢復他朋友的歡心，唯一的方法是去賄賂他們。小孩子的撒謊和偷竊，不可認爲罪惡。也沒有名目可以稱呼它。史提芬的方寸中，除了敢做和不敢做，會被責罰或是不會被責罰以外，是無所謂道德的。』

史提芬的母親說：『但是我不喜歡他跟那些兒童一起玩。』

『做父母的人，不可公然批評一個兒童所選的朋友，如果你不歡喜呢，要用機智和手段，切不可當面侮辱。』那個心理學家說：『不要干涉他，但是在他同他們一起玩的時候，你應該去看看。也許你會發現他發生興趣的地方，就不至於怎樣反對他們了。假使你還是反對他們，你就該爲他另外規定一個遊戲的時間。設法帶他到公園去，和他學校裏的朋友一起玩。或』

是邀請你所歡喜的兒童來你家裏。這也許會使你麻煩，但是要培養一個好孩子却不是一件簡單和容易的事啊！要培養有人格的人，必須給他有充份自由的機會的。你要曉得，史提芬愛男性的遊侶他自然會跑到街中，跟那些兒童一起玩，你既然不歡喜他們，你就得另外供給他們別的朋友。」

史提芬的母親問道：「但是小孩是否應該曉得，他必須服從父母的命令，不管他是否明白其中的原因？」心理學家說：「在學理上也許是這樣，但我們沒有一個是十全十美的。更加重要的是，做父母的人要牢記，若是他們不曉得兒童的需要，就不應該打他。」

這三種惡習慣中較不重要的是咒罵，這可以認為稚氣的炫示主義——一種招人注意的行爲，和『自大與偏強』的顯露。這是不能用打的方法去糾正的。唯一的方法，是完全置之不理。

咒罵的成功關鍵，是去思索一句駭人聽聞的話，然後把它說出來。如果做母親的，不擱置她的針黹去注意，兒童的咒罵就失其效力了。要是她從她所坐的椅子暴跳起來，那他是大告成功了。

要打兒童以前，你必須先行考慮一下，不單是對付撒謊，偷竊和咒罵要這樣。在你舉手要打你的小孩之前，最好是先停一停，因為這三種的惡習慣的發生，往往是由你的錯誤造成的，而不是你的小孩的錯誤。

更正啓事

本刊第十期『人工生男女術』一文題前摘句，及第四三七面下半欄第一行『如果這卵細胞在受精時，吸收了男性二十四個染色體，則將來必定生個男孩，如果僅僅吸收了二十三個染色體，則必定生個女孩』一句中，『男孩』應作『女孩』，『女孩』應作『男孩』。承金午莊先生來函指出錯誤，至爲感激。茲特鄭重更正，並向讀者道歉。西風編輯部謹啓



口吃是因為身體不能調協所致。

口吃的小孩

呂泊洋

——W. N. Brigance 原著，譯自一九三五年
十月 Ladies' Home Journal——

大多數人都知道，人類的腦子是有兩半邊的，每一邊管理身體上相對方面的肌肉運動，換句話說，就是腦子的左邊管理身體右邊的肌肉運動，另一邊也是一樣，普通講話大概需要七十二種肌肉（左右各三十六種），分別調和着在一起動作。以右手為正手的人，左腦是有管轄力的；以左手為正手的人，右腦是有管轄力的。

假若腦子的兩邊管理互相倒錯時，說話就發生了障礙，錯失，說不出，和躊躇等情形，簡而言之，他是口

吃了。廣泛地說，這即是一切口吃的根本原因之一。

口吃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第一是身體的損傷，尤其是在初生時或誕生後腦子的損傷；長期發熱同患病等，特別是嬰孩的疾病，像麻疹，咳嗽，及猩紅熱皆是。第二是感情的欠缺，像神經受震動，衰弱，或是過度的胆小等皆是。第三是體質的虛弱，像由於傳染的氣管病，腺腫症，扁桃腺病，或是由於消化不良所致。第四是由於強迫用左臂的兒童用右手做事。

如果一個兒童生來是用左臂的，右邊的腦子自

然有管轄力，應該管理說話的器官的。不過人類中用左臂者不及百分之四，據伊荷華大學言語臨症教授班調查，百分之四十三受治療的口吃者都是天生用左臂的。在敏尼蘇達大學發現百分之六十二受治療的口吃者是生來用左臂的，可是在兒童時代都被強迫着用了右手。其他各地的調查報告有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二的口吃患者是天然用左臂的人。

最有趣味的事恐怕要算一九三〇年三月在敏尼蘇達大學臨症試驗班所發生的了。有一個十三歲的男孩，生來是用左臂的，他在未進學校以前，向來沒有口吃過。可是在一年級時他一被迫用右手寫字，就口吃起來了。在二年級時他在一個用左臂的先生管教之下，先生允許這孩子用左手寫字，他的口吃就沒有發作。到第三年級時他又不得不用右手寫字，於是又口吃了。在第四和第五年級時他得了允許用左手

寫字，口吃才算又消失。到第六年級他又一度被迫用右手書寫，於是又開始口吃起來。後來關心他的教師應允他寫字用左手，於是口吃纔又得停止。

這並不是說每個用左臂的孩子一被迫用右手就要口吃。好些兒童具有強健的精神組織者，都可以抵抗震動，發熱等疾患，以及由用左臂改用右手。但是有些兒童身體天生並不強健，任何妨礙一臨到他們身上，便會引起口吃症。哥倫比亞大學也做過一個試驗，叫用左臂的人改用右手寫字。這個變更使百分之二十四的人口吃起來。

末了一個口吃的原因是由於遺傳的緣故。遺傳的直接作用如何，我們還不敢斷定，不過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的口吃患者都有口吃的親屬。一部份起於家庭裏時常生用左臂的人，口吃就是因為強迫這些人用右手做事而發生的。另一部份人因為不健

全的神經組織而口吃。他們的後輩遺傳下去的雖不是口吃，却是他們那種不健全的神經組織。口吃常常易由這樣造成的。如果一個兒童有脆弱的神經組織，或是有口吃的親屬，這個兒童便應當比普通小孩子更加意地保護着，避免震動，發熱，和體質的衰弱等。

口吃剛發生的時候，就應當由醫生，最好是由小兒科醫生來檢查。如壞牙齒，扁桃腺，腺腫症，視力不足，或者慢性的消化不良，差不多都會引起口吃的毛病。

在美國韋士康森大學有一個口吃的兒童，患有慢性的消化不良症，因為通到胃部和通到喉頭的某些神經是有密切關係的，這種胃部的慢性妨礙引起了發音器官的妨礙。醫生遂囑咐這孩子吃一種含有菠菜的食品。不料這小孩正是個非常喜愛菠菜的孩子，於是菠菜解救了神經的妨礙，口吃便治好了。

在研究兒童口吃的原因時，要小心地查詢兒童

的學校生活和遊戲生活，此外也要同樣地小心詢查其家庭生活，看有什麼不能適應的地方沒有？有沒有壓抑，過度的苛罰或責罵，以及一般不快樂的情形？口吃在不快樂的環境下自然是會加劇的。

口吃是因為身體不能調協所致。所以應當有一種活動來發展輕快與鬆弛的習慣，養成身體的健康。更應當有一種特別的訓練來發展大腦中管理發言的器官。如果口吃的人是天生用左臂而被改用右手的人，那麼就應當使他仍用左手。要是生來用右手的人，就應當想法子去增加這隻手的運用能力。不祇是手，還有腿，足，全身的右邊都應該使之得到充分的發展。

打字和玩鋼琴是該避免的，因為這些都得同時運用兩手。年幼的兒童應當用所要發展的那邊的手足來拋棒球，踢足球，玩拋石戲，拍捉橡皮球等。稍長的兒童可以加上手球，網球，乒乓球——簡而言之，所有

的遊戲都要練習用所要用的右手或左手。吃飯、穿衣，也要用主要當用的手。

在口吃的治療中，最要緊的是動機的治疗。我們得叫口吃的人樂意做拋石戲、乒乓球以及其他的遊戲。使他願意施行寫字上特別的訓練。有時候要積年累月纔能收到顯著的功效。祇要口吃的人願意求進步，祇要他樂意受訓練，同時用健全正確的觀光去從事於改進的工作，那麼就有事半功倍之效了。

最後，我們應當用寫字或畫圖的練習，去發展所需的右手或是左手。假使口吃者要從用右手改用左手，從起頭便應該作簡單的素描畫。

伊荷華大學的特拉威思博士想出一個更有效的方法，把說話和寫字聯合起來同時進行。口吃的人在未說話時，先寫出每一個字來，這樣一來，使粗豪的臂部運動比細膩的言語運動先來。

這個訓練經過幾個星期後，口吃的人可以只寫每個字的頭一個字母了，漸漸進行比從前寫字快了許多。後來口吃開始減低時，病人能夠同第二個人談話，敘新聞，講故事了，在一個字沒說出口時，常常小心地寫這個字的頭一個字母就成。最後到這個程序最末階段時，即使是很難說的字，這位口吃者也祇要寫出頭一個字母就說出來了。

在美國中口吃的人數在一百二十五萬以上，佔全國人數的百分之一。口吃的男孩是比女孩多的。在幼年兒童中，口吃的男孩同口吃的女孩的比例是二比一，在年齡較長的兒童中是十比一。

從治療口吃的統計中，我們曉得經過十六個月的治療，有百分之四十二口吃的人恢復了常態，百分之四十八有了顯著的進步，其餘百分之十却沒有什麼進步。

花 筆

皺紋是上帝替我們的眼淚所掘的溝渠。

——Emile Augier

的死手去批擊現在的面孔。——Hugh Walpole

白霧像貓兒那樣靜悄悄地走來了。——

我一直像一隻追趕自己的影子的馬。——

Carl Sandburg

她的談話和洗衣單一樣有趣味。——王爾

Stendhal

我想盡方法叫天使別哭。——Maurice

德

一隻思想的小鼠奔竄過她的腦子，又鑽進

Boucher

像鵝似地伸長頸子。——高爾基我的童年

鼠洞裏去了。——George Meredith

有時候我的母親從甚麼地方出現了她是

像一張新複寫紙那樣容易有印象。——

驕慢而嚴肅的，她用冷淡的灰色眼睛看我們大

Cosmopolitan

她的聲音稍微頓一頓脚。——Cosmopo-

家像冬天的太陽一樣，不久就再消失了，沒有留

litian

成百的婦女來野宴，來一個新地方找疲倦。

童年中。

跟麗娜跳舞，和順着潮水而流一樣。——

——Herbert Quick

像一隻剝了殼的蛋那樣新鮮。——Dora-

Willia Cather

她是個討人厭的老太婆，時時刻刻用過去

thy Parker

浮英對照源生六記卷三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THREE

SORROW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issue)

Yün used to have woman's troubles, with discharges of blood. The ailment developed as a consequence of her brother K'ehch'ang running away from home and her mother dying of grief over it which affected Yün's health very much. Since coming to know Hanyüan, however, the trouble had left her for over a year and I was congratulating myself that this friendship proved better than all medicine. Then Han was married to an influential person, who had offered a thousand dollars for her and, furthermore, undertook to support her mother. "The beauty had therefore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a barbarian." I had known of this for some time, but dared not mention it to Yün.⁴⁰ However, she went to see her one day and learnt the news for herself. On coming back, she told me amidst sobs, "I did not think that Han could be so heartless!"

"You yourself are crazy," I said.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三

坎坷記愁

(續前)

芸素有血疾，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母金氏復念子病沒，悲傷過甚所致；自識愍園，年餘未發，余方幸其得良藥。而愍爲有力者奪去，以千金作聘，且許養其母，佳人已屬沙叱利矣。余知之而未敢言也。及芸往探始知之，歸而嗚咽，謂余曰，『初不料愍之薄情乃爾也！』

余曰，『卿自情癡耳。』

“What do you expect of a singsong girl? Besides, one who is used to beautiful dresses and nice food like her will hardly be satisfied with the lot of a poor housewife. It were better like this than to marry her and find it to one's cost afterwards.”

I tried my best to comfort her, but Yün could never quite recover from the shock of being betrayed and her troubles came again. She was confined to bed and no medicine was of any avail. The illness then became chronic and she grew greatly emaciated. After a few years, our debts piled up higher and higher, and people began to make unpleasant remarks. My father also began to dislike her more and more on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she had been a sworn sister to a sing-song girl. I was placed in an embarrassing position between father and from that time on, I did not know what human happiness was.

Yün had given birth to a daughter, named Ch'ingchün, who was then fourteen years old. She knew how to read, and being a very understanding child, quietly went through the hardships with us, often undertaking the pawning of jewellery and clothing. We had also a son named Fengsen, who was then twelve and was studying with a private tutor. I was out of job for many years and had set up a shop for selling books and paintings in my own home. The income of the shop for three days was hardly sufficient to meet one day's expenses, and I was hard pressed for money and worried all the time. I went through the severe winter without a padded gown and

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引錦衣玉食者未必能安於荆釵布裙也，與其後悔莫若無成。』

因撫慰之再三。而芸終以受愚爲恨，血疾大發，牀席支離刀圭無效。時發時止，骨瘦形銷。不數年而逋負日增，物議日起。老親又以盟妓一端，憎惡日甚。余則調停中立，已非生人之境矣。

芸生一女名青君。時年十四，頗知書且極賢能，質釵典服幸賴辛勞；子名達森，時年十二，從師讀書。余連年無館，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內。三日所進，不敷一日所出，焦勞困苦，踽蹶時形。隆冬無裘，挺身而

Ch'ingchün too was often shivering in her thin dress, but insisted on saying that she did not feel cold at all. For this reason, Yün swore that she would never see any doctor or take any medicine.

It happened once that she could get up from bed, when my friend Chou Ch'unhsü, who had just returned from the yamen of Prince Fu, wanted to pay for some one to embroider a buddhist book, the *Prajnaparamita Sutra*. Yün undertook to do it, being attracted by the handsome remuneration and besides believing that embroidering the text of a buddhist sutra might help to bring good luck and ward off calamities. My friend, however, was in a hurry to depart and could not wait, and Yün finished it in ten days. Such work was naturally too much of a strain for a person in her state, and she began to complain of dizziness and back-ache. How did I know that even Buddha would not show mercy to a person born under an evil star! Her illness then became very much aggravated after embroidering the buddhist sutra. She needed more attention and wanted now tea and now medicine, and the people in the family began to feel weary of her.

There was a European who had rented a house on the left of my art shop, and used to lend money at high interest for his living. He often asked me to do some painting for him, and in this way came to know me. There was a friend of mine who wanted to borrow fifty dollars from him and asked me to guarantee the loan. I could not refuse him and consented, but my

過。青君亦衣單股慄，猶強曰『不寒』。因是芸誓不醫藥。

偶能起床，適余有友入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歸，倩人繡心經一部。芸念繡經可以消災降福，且利其繡價之豐，竟繡焉。而春煦行色忽忽不能久待，十日告成。弱者驟勞，致增腰痠頭暈之疾。豈知命薄者，佛亦不能發慈悲也！繡經之後，芸病轉增，喚水索湯，上下厭之。

有西人賃屋於余畫鋪之左，放利債為業，時倩余作畫，因識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礙，允

friend eventually ran away with the money. The European, of course, came to me as the guarantor for the money, and made a lot of fuss about it. At first, I tried to pay back a part of the loan with my painting, but finally I just had nothing left to offer him in place of cash. At the end of the year, my father came home, and one day the foreigner was creating a lot of noise in the house, demanding repayment of the loan. He called me to him and scolded me saying, "We belong to a scholars' family; how could we fail to repay a loan from such common people?" While I was trying to explain the matter, there appeared a messenger from Mrs. Hua, a childhood friend of Yün's, who had heard about her illness and had sent him to inquire after her health. My father thought that this messenger was from the sing-song girl Han, and became still more infuriated. "Your wife does not cultivate the feminine virtues, but has become sworn sister to a sing-song girl. You yourself do not associate with good friends, but go about with low-down people. I cannot bear to put you to death, but will allow you three days. Make up your own mind what you are going to do in the meantime, or else I will prosecute you at court for filial impiety!" When Yün heard of this, she wept and said, "It is all my fault that we have displeased our parents. I know that if I die,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bear my death, and if we separate,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bear the parting. Let's ask Mrs. Hua's servant to come in, and I will try to get up from bed and have a talk with him."

焉。而某竟挾資遠遁。西人惟保是問，時來饒舌，初以筆墨爲抵，漸至無物可償。歲底吾父家居，西人索債，咆哮於門。吾父聞之，召余訶責曰，『我輩衣冠之家，何得負此小人之債！』正剖訴間，適芸有自幼同盟姊適錫山華氏，知其病，遣人問訊。堂上誤以爲憨園之使，因愈怒曰，『汝婦不守閨訓，結盟娼妓。汝亦不思習上，濫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忍，姑寬三日限，速自爲計，遲必首汝逆矣！』芸聞而泣曰，『親怒如此，皆我罪孽。妾死君行，君必不忍；妾留君去，君必不捨。姑密喚華家人來，我強起問之。』

I then asked Ch'ingchün to assist her mother to get up and escort her outside her bedroom, where we asked the messenger from Mrs. Hua whether his mistress had sent him specially to enquire after her illness, or he was merely taking a message on his way. "My mistress has long heard of your illness," replied the servant, "and was thinking of coming personally to see you, but refrained because she thought she had never been here before. When I was leaving, she told me to say that if Madam does not mind living in a poor country home, she would like her to come to her place to recuperate, in order to fulfil a pledge of their childhood days." The messenger was referring to a girlhood pledge between Yün and Mrs. Hua, when they were doing embroidery work together under the same lamp-light, that they should assist each other in sickness or trouble.

"You go back quickly then, and tell your mistress to send a boat secretly for us within two days," she instructed the servant.

When the man had retired from the interview with her, he said to me, "You know that Mrs. Hua is as good to your wife as to her own sister and she won't all mind your coming along too. As for the children, I am afraid that it will be inconvenient for you either to bring them along or to leave them here to trouble your parents. I should suggest that you make some arrangements for them within these two days."

There was a cousin of mine by the name of Wang Chinch'en who had a son

因令青君扶至房外，呼華使問曰，「汝主母特遣來耶？抑便道來耶？」曰，「主母久聞夫人臥病，本欲親來探望，因從未登門不敢造次；臨時囑付，倘夫人不嫌鄉居簡褻，不妨到鄉調養，踐幼時燈下之言。」蓋芸與同繡日，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

因囑之曰，「煩汝速歸，稟知主母，於兩日後放舟密來。」

其人既退，謂余曰，「華家盟姊情逾骨肉，君若肯至其家不妨同行；但兒女攜之同往既不便，留之累親又不可，必於兩日內安頓之。」

時余有表兄王薰臣一子名韞石，願得青君為

called Yünshih, for whom he wished to secure the hand of my daughter. "I hear," said Yün, "that this son of Wang's is rather weak and useless. At best, he would be good only for carrying on, but not for building up a family fortune, but there is no fortune in the family for him to carry on. However, they are a scholars' family and he is the only son. I don't mind giving Ch'ingchün to him." So I said to Chinch'en, "We are consins, and, of course, I should be glad to give Ch'ingchün to your son, but I am afraid it is difficul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for us to keep her until she should grow up. I propose, therefore, that you bring the matter up to my parents after we have gone to Hsishan, and take her over as your 'child daughter-in-law.' I wonder what you think of it?" Chinch'en was very pleased and agreed to my suggestion. As for my son Fengsen, I also asked a friend of mine by the name of Hsia Yishan to place him in a shop as an apprentice.

As soon as these arrangements had been made, Mrs. Hua's boat arrived. This was on the twenty-fifth of December, 1800. "If we should leave like this," said Yün, "I am afraid the neighbours will laugh at us, and besides, we haven't repaid the loan due to the foreigner. I don't think he will let us off. We must leave quietly before dawn to-morrow."

(To be Continu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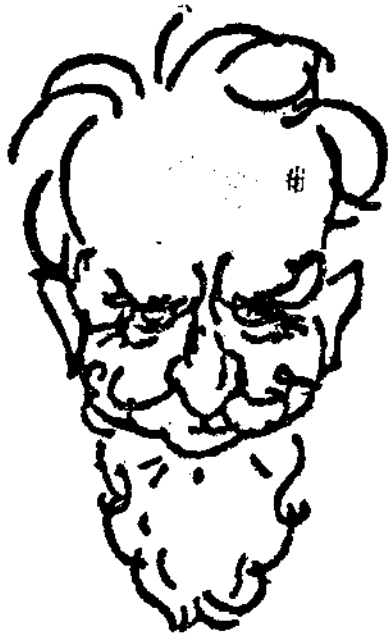
媳婦。芸曰，『聞王郎懦弱無能，不過守成之子，而王又無成可守；幸詩禮之家，且又獨子，許之可也。』余謂蓋臣曰，『吾父與君有渭陽之誼。欲媳青君諒無不允。但待長而嫁，勢所不能。余夫婦往錫山後，君即稟知堂上，先為童媳，何如？』蓋臣喜曰，『謹如命。』逢森亦託友人夏揖山轉薦學貿易。

安頓已定，華舟適至。時庚申之臘廿五日也。芸曰，『孑然出門不惟招鄰里笑，且西人之項無著恐亦不放，必於明日五鼓悄然而去。』

(待續)

(第十一期第五九二面第十二行附註)

1. "San" means "number three." The meaning of "niang" and "t'ai'ai" varies with local usage, but generally "niang" refers to a young married woman in a big household, while "t'ai'ai" suggests the mistress of an independent home.



蕭伯納：這澈頭澈尾是樁悲慘的事情，愛蘭；可

是我們無一為力。我唯一的憂慮是怕

你也捲入漩渦。

愛蘭黛麗：噯，我親愛的，這使我非常煩惱。我的

朋友要吵架了！我愛他們兩個人，我要

他們兩人都得到勝利。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編譯

譯者按：蕭伯納與亨利歐爾文曾爲了種種原因，發生糾紛。愛蘭黛麗開頭認爲她有方法可使這兩個朋友回心轉意，言歸於好。她的計劃是要使蘭心劇院上演蕭翁的命運的人，由亨利及她分飾劇中男女主角。這個關於拿破崙的劇本是蕭翁的得意傑作，如果有兩個著名伶人來扮演，相得益彰，一定可以大爲轟動。不料在合同簽定之後，亨利又與蕭翁吵架起來。蕭翁在星期六評論上發表一篇文章，批評李查三世一劇的演出成績，詞意嚴正。亨利認爲蕭翁有意攻擊他個人，因此發生誤會，不願與蕭翁合作，決意不在蘭心劇院出演命運的人。

這意外的事變使愛蘭黛麗大受打擊。她以和事老的資格，在她這兩個好友之間奔走調解，大有左右做人難之勢。可是她知道這事多半是由於亨利的誤會，所以似乎比較同情蕭翁。下邊幾封信，可使讀者由側面看看這場糾紛的大略情形。

第五十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最親愛的愛蘭——提防未來的危難啊。我剛由史篤克 (Stoker) 接到一紙冷淡的正式通告，說亨利爵士已經改變了主意，決定不上演我的命運的人了。我的答覆跟給你的這張明信片同時付郵。我現在覺得快樂無比。我頂喜歡激起一場吵鬧；現在我一邊有個曼斯斐爾，另一邊有個亨利歐爾文可以打架了。

附帶問你一聲——不是附帶，而是天下頂重要的——你的眼睛真又出了毛病了嗎？我由心靈深處希望這不是事實。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七日

再者，別再掛念命運的人。看這樁有趣的事情，站在旁邊咯咯大笑吧。讓我自己來。哈哈！

第五十一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噯唷，噯唷，我親愛的，這使我非常煩惱。我的朋友要吵架了！我愛他們兩個人，我要他們兩人都得到勝利。亨利近來爲了所謂你在星期六評論上對他的「攻擊」，心裏覺得很不快活（我到昨天晚上才曉得這件事情）。

我簡直不知道我的感覺如何，這麼一樁事情真使我痛心萬分。（我不能表現我的意思，可是請你瞭解我。）

我接到你的明信片，才曉得你的劇本已經退回。過了一刻鐘，亨利跑來告訴我，他『剛要』（！）把那劇本退返給你——『爲了』這個原因，又『爲了』那個原因。我說我相信他還有一個真原因沒有講出來。例如，『瑪真一劇打算長期演下去，兩個劇本不能同時演出。』可是他『不願承認』。我相信他是感到慚愧的，我覺得非常可憐他。我不忍使他感到慚愧。我當時沒有問他詳細的情形，使他煩心，因爲我們兩人均須在千百個觀眾之前好好地演戲，可是我的心時時刻刻跳得很快。他今天下午要陪我驅車外出遊散，到那時候他就會把一切情形告訴我。我對這件事的唯一願望，是他扮演該劇中的角色，因爲那角色是應該由他扮演的。爲了你們兩人的緣故，我這樣地願望着。

我不曉得爲甚麼，在我長長的一生中，我破題兒第一遭覺得非常的無精打采，神志頹唐。呵，上帝，這是多麼可怕啊。最近這一星期，我真有勇氣，因爲我雖然覺得厭世，却決定在患難中生活下去。這是破題兒第一遭！除了劇院裏那個管理我的服飾的女人外，沒有一個人看見這種情形，可是我不把我的真感覺告訴她，因爲我恐怕她不快活。她服侍我裝扮，至今已有二十年，我現在是不該這樣使她不樂的。所以我只好對你講（否則我要發狂了），你可以不必『注意』我所講的話；不過我這麼一講，也許會覺得舒服一些，請你寬恕我的自私。

別跟亨利吵架。你們一吵架起來，便會使我更加痛苦。我吻你的純潔的鼻尖。

請你抱我上樓去，親自讀東西給我聽。

第五十二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四月

這澈頭澈尾是椿悲慘的事情，愛蘭；可是我們無能為力。我唯一的憂慮是怕你也捲入漩渦。我對這種事情當然甚麼都曉得；良好的外科醫生知道他的刀子甚麼時候觸到一條腦筋；良好的批評家也知道他的筆鋒甚麼時候觸到一條腦筋的。我在文章裏確曾說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話，可是蘭心劇院暫時弄掉他倒也很好。我並不至於那麼殘忍；可是他不了解人家批評的話，只用純粹的感覺去衡量一切智能上的問題，所以他大約是因此發惱了；他也許以為你不痛恨我，是很無情的表現。所以你還是好好地待他吧；如果他在當天下午陪你驅車出遊時對你說：『要是我在他的地位，我一定會這樣做——他不用我那個劇本，是因為他妒忌我和你的關係，如果他說出這種老實話，那麼好好地安慰他吧；當一個人老羞成怒，不願做件慷慨的事時，他頂需要人家的援助。』

至於我，我答應不跟他吵架。在不得已的時候，我是不怕打架的，可是那是另一問題；打架之後不但不會產生惡感，反而會把惡感掃除。這件事已經進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是頂不幸的一點。通告早已發出去，大家都知道我的劇本要上演了；於是在申伯賴（是申伯賴嗎？）上演的第一晚，有人打斷他的演說，質問他道：『蕭伯納的劇本怎麼樣了呢？』後來我的朋友馬上勸我，不要僱人用這種無恥的方法自作宣傳。報紙都想曉得我的劇本為甚麼不上演；他除了真原因之外，還有甚麼話可作解釋呢？我曾對他說（托史篤克轉達），他只有兩

條路可走，不是履行合同，便是違背信義，因為合同裏並沒有一個違約罰款的條款，使他可以破壞合同而同時保全名譽；這樁事情自頭到尾便是如此。請你注意，我對他並沒有惡感。請你不要掛心。我要循規蹈矩地做事情，意外的壞事是不會發生的。我不能再拿一張信紙寫下去，因為我現在須寫一篇文章，而還未找到材料可寫呢。關於我的消息——呵，戲劇的排練！——我能夠把無窮盡的痛苦告訴你。珊真，唉！它會使你快樂，因為它沒有生命的活水；只有機械的反應。不要失望。我明天要到城裏來。

G. B. S. (蕭伯納)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五十三信——愛爾黛麗給蕭伯納

你這可愛的人兒，答應不吵架，打一回小架倒沒甚麼關係，雖則我不願站在旁邊看，因為我的腦經很軟弱，只看見兩邊都對，沒有打架的必要。

不錯。當我們驅車出遊時，他對我說過這件事；他曾說出他發惱的理由，可是我的記性不好，當時想不起事實來，所以沒有跟他辯論。然而我回家之後，曾拿起你的文章來讀，倒找不出一些證據，可以證明你會間接暗示說他在舞台上不能有自然的情感流露。

我知道你永遠不會這麼說過。我昨天晚上對他說：『我希望你扮演一個真正的拿破崙——這裏便是一個真正的拿破崙！』我懇求他不要做『傻瓜』，『不要做』『馱子』。我對他很兇；後來我好好地吻他一下，才離開他。

請你寬恕這一切吧，你現在一定忙到沒有工夫去注意這種事情的。亨利對我並不妒忌。我記得他有一次說：『我愛你的最好證據，便是我不妒忌你。』（你當然知道他的意思是說『妒忌社會大眾喜歡我』）他說了這句話，使我大為驚異。呵，他有時使我覺得厭倦，悲哀，絕望，我對他的冀望始終很大。我昨天乘三輪腳踏車，幾乎跌死，可是成績倒很不錯。

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五十四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你爲甚麼不寫信給我呢，你這賤人？這種氣候使鳥兒唱歌不停，可是你一個 Note（譯者註：此詞係雙關語，指「音符」也可以，指「短信」也可以）也不發出來。

又有一場狂風暴雨要來了。昨天晚上，有個記者跑到費茲洛方場來訪問我，帶着一則由每日新聞剪下的新聞（顯然是授意的），文裏說，亨利歐爾文爵士把我的劇本退回，要教我懂得一點好禮貌。於是，有個聰明絕頂的新時代新聞編輯看出這是個好機會，可以引起一次決鬥，便請我在他的報紙答覆亨利歐爾文的攻擊。我不能告訴這位先生說，把我著名的射擊術這麼表演一下，給大眾看來雖很有趣，却會使我跟我的愛蘭發生糾紛。所以我只好用模稜兩可的話搪塞着，最後婉言謝絕在報紙上發表談話，只對他說：我的劇本並沒有退還，出演的合同已經簽好，破壞合同便是背信的舉動。那些新聞記者現在所能得到的消息，如此而已。將來會發生甚

麼事情呢？

曼斯斐爾要到英國來——可是據我所知，並不是要來演戲。

昨天在波克曼上演的劇場中看見愛狄。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七年五月四日

第五十五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亨利跟我不睦了！有點不睦。因為他不把你的事情告訴我，因為他始終恨那些不能始終跟他完全同意的人；我雖則沒有這樣直截了當地對他說，使他更為激怒，可是關於你的事情，我的意見跟他不很一致，而他心裏也曉得。你會寫信給他嗎？他曾寫信給你嗎？我永遠不會問他甚麼事情。

原來你先把你的劇本出版了！我覺得很歉憾。一定有人會罵你的。亨利昨晚無意中（也許是「故意的偶然」也說不定）說，我們當時所談到的一個劇本很可以和命運的人同時上演。我曉得亨利的脾氣，所以我只一言不發，讓他去說。他接着又停住不說，弄得我不知道他在想甚麼。親愛的孩子，我那天由三輪腳踏車上跌下來，受了傷，這是我這麼長久沒寫信給你的主要原因。噁唷唷！我身體的左邊現在還是多麼僵硬。潘且馨女士好嗎？你要我把我的孩兒送去陪她幾天嗎？我的孫兒跟我住在一塊兒，我把這種快樂獨享，似乎太貪得無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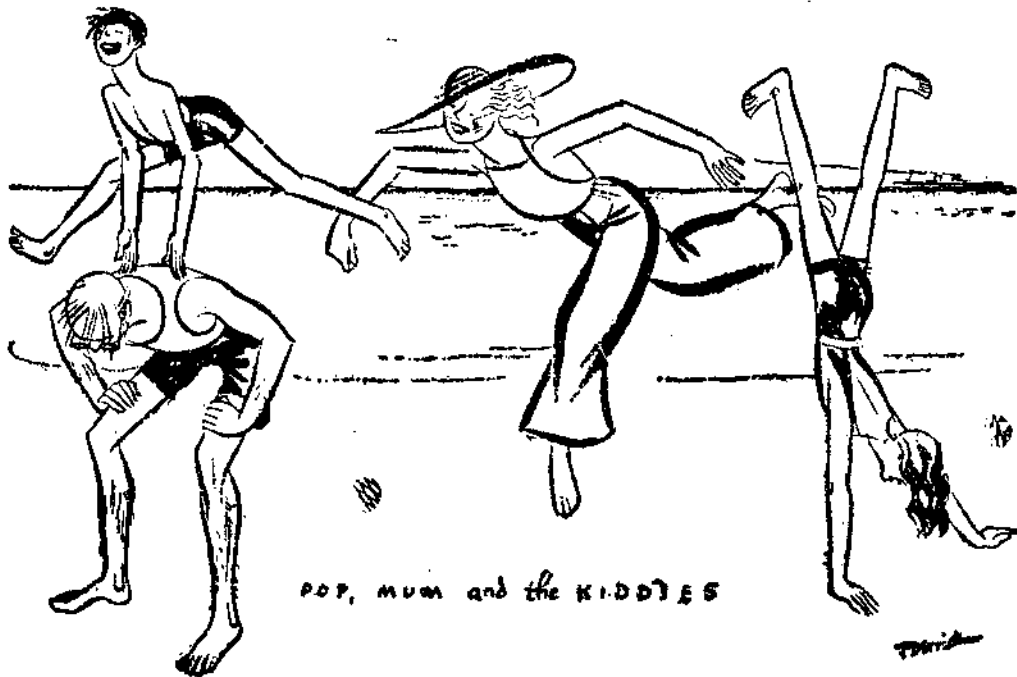
你的 E. T. (愛蘭黛麗) 一八九七年五月九日

古 今 不 同

轉 載 笨 拙



PAPA MAMA and the CHILDREN



POP, MUM and the KIDDIES

THUR



家庭的飯桌就是最大的戰場。飯桌上的戰爭每天從一開始，晚餐是戰爭最猛烈的時候。

家庭大戰場

王宏喜

——F. H. Richardson 醫師原著。節譯自美國荷蘭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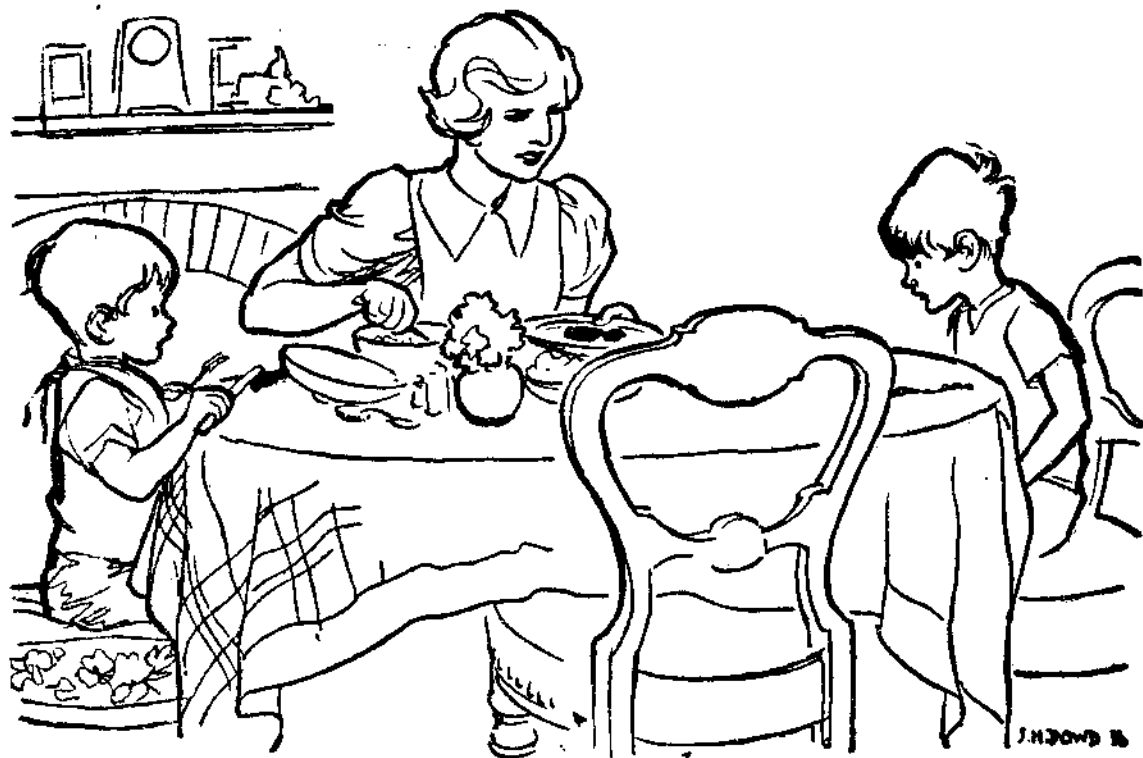
李佳生醫師：

您能把我們家庭的毛病告訴我嗎？我深知我們很真誠地

相愛着，不過要是你聽見我們吃飯時的吵鬧，那你恐怕就不會以為我們在相愛了。我想盡法子，要終止這種吵鬧；我的丈夫說他也想盡方法。可是我曉得下次我們坐下吃飯時，大家又要吵鬧起來了。大的孩子對小的挑釁，小的

也不肯讓步。於是父親就命令他們停戰，責罵那個他以為錯的；於是平常那一幕把戲又重演出來，哭鬧不休了。有時候我真是好像一天也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別人的家庭可也有這種問題？可有法子可以改善這種情形？

假如我們要組織參觀團，到最大的戰場上去觀戰，我們不必跑多遠。因為家庭的飯桌就是最大的戰場；飯桌上的戰爭每天從新開戰，每晚晚餐是戰爭最猛烈的時候。



大寶：“媽媽，那麼多要給弟弟嗎？”

母親：“不是，是給你的。”

大寶：“喔，那麼少！”

這種飯桌上永無盡期的戰爭，是人生的小悲劇。因為參加這種戰爭的人就使不一定互相喜歡，至少也都相愛（愛與喜歡是大不相同的）。同一家庭的人，利害相同，他們不應該時常爭吵。現在讓我們來研究衝突的原因，然後想法子去減少這種衝突的力量。

第一樣根本的原因是晚飯的無定時，因為父親做事回來，時間完全沒有一定。他很晚才趕回來，上樓去洗臉洗手，然後下樓來坐在飯桌邊，希望大家都預備好要吃飯了。當然，沒有一個人在那裏；於是母親便得東拉西喊，把人找來——這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因為沒有人曉得該在甚麼時候預備吃飯，大家肚子都餓，因此也就脾氣不好，容易發怒。

先來的立刻一本正經地幫助父親罵那些

遲到的；因此當大家都到齊時，大家都不開心了。接着
一個大點的小孩發現誰的手沒有洗過，或是頭髮沒
有梳光，或是指甲不乾淨；宣佈這種不幸事實的聲調
並不能挽回原來的緊張空氣，普通小孩在受抨擊後
總是不肯默然認錯的，於是反唇相譏，反攻的語氣又
辛辣又兇狠。其餘的人也都有意見，有的幫助這個，
有的幫助那個，於是大戰開始了。

父親也和其餘的人一樣；他一天工作完畢回來，
普通總是很疲倦的；他疲乏時不是陰沉靜默，便是興
奮地高談闊論。無論如何，他總是袒護其中的一面，不
是幫助批評者，便是替犯法者出面。母親因為天性慈
祥，總是替失敗的那一面辯護。

在和平解決了以後，父親決定要說點辦公處的事
事情，他曉得母親一定很喜歡聽，也許小孩聽見會悶
煞。可是大兒子想說那天下午練習足球的時候他打

得多麼好；大女兒剛才看見一件最漂亮的大衣，價錢
很便宜，就使把下星期的錢先拿來用也是很值得的。
假如家裏還有一個更小的孩子，他對於這些事
一點也不感到興趣，可是他自己一定也有很趣味——
至少他自己感到很趣味——的事想說出來給大
人聽。

至於這可憐的母親呢，她也許想把注意力分施
給這些義務演員——她自然是完全失敗了。也許在
這紛紜興奮之中，她忘了自己不過是一個母親——
祇能做收音機而已——她找機會插嘴，可是覺得奇
怪，因為沒有人在聽她的話。

這家庭戰場的素描是過分誇張的嗎？有地方也
許是的。可是在有的地方，這些話還是不夠形容其萬
一呢。瑣碎的事實真相每晚都不同，每個家庭都不同；
可是整個的總印象是一樣的。那麼應該怎樣解救呢？

第一，晚餐應有定時。要叫辦公處的工作來適應家庭吃飯的時間，固然是不可能的。不過要是把吃晚飯的時間，定在辦公停止後一刻鐘或半小時，那麼父親就往往來得及趕回來了，要是父親曉得他在辦公時間後不能再事逗留或耽擱，那就更沒有問題了。假使他有事情來不及回家，那麼大家都不等他，時候一到就開飯了。假使用一種溫和近情的態度加以說明，我想做父親的人對於這種計劃是都肯合作的。

這種計劃難道也會叫別人都準時就餐嗎？斷斷不會。我們也不必叫大家在鐘聲一響的時候，就把書報玩具丟下，衝到餐室中去，好像是救火隊一樣。對於自己的工作感到興趣的人，沒有一個要這樣做的。叫大



“你明明曉得我嘴裏含針，誰叫你還來吻我呢？”

家在幾分鐘內抵達餐室，已經夠了。

在開飯以前五分鐘先搖搖鈴，讓家裏的人都有一个準備的機會，免得大家臨時都得把事情丟下。對於準時抵達餐室的兒童最好能予以相當的獎勵，養成他們一種準時的習慣。

在飯桌上的談話，應該有普遍的興趣，叫大家都覺得有味。這種談話的材料不但可以在事前預先準備，而且必得在事前加以準備，除非家庭裏有些談話的天才。我曉得有一家，每天由家裏少長老幼輪流做主人，連年紀最小的也在內。主人的任務並不是獨佔談話，而是領導談話，叫桌上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

在飯桌上批評飯菜的惡劣，是最犯忌諱的事。最好的辦法是在吃飯以外的時間，找適當的機會來作改進的建議。關於食譜一方面，家人應該隨時幫助主婦想出新花樣來，有時也應該幫助主婦料理廚房裏

的雜務，尤其是家中的女子。

你願意把飯桌造成痛苦的家庭大戰場呢，還是願意把飯桌造成有說有笑，歡快和睦的同樂大會呢？那就隨你便了。

女人

吳明庵

女人像膠水一樣；其好處在能黏上，壞處在不能把他們丟掉。有人在她們頭上化錢，送她們禮物，她們便黏着他，假使他一毛不拔，那末她們又會說他不值半文錢。假使他讓她們任意遊蕩，她們就會把他當做阿木林，假使不許她們遊蕩，又會把他看作眼中釘。假使他和她們相愛，那末她們一見他就頭痛，假使他不和她們相愛，那末她們便不會給他片刻的安靜。

——英國現代文豪 W. Somerset Maugham

諸君愛護西風
請賜批評指教



女子的過剩和多妻制，在生物學上是很合理很自然的。

寡 婦 與 鰥 夫 廢 非

——Walter Finkler 原著。節譯自新維也納雜誌。

然具有堅韌的肌肉，強大的腕力，但到底他還是兩性間的弱者，不要受

摩氏大套生理書籍的愚弄，就附會說女子是孱弱的，可是也不必否認女性柔和與男性剛強的對立。

『誰能得到最後的微笑，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說句科學的話，從『長壽』一點來看，女子的確是那最後的勝利者，不管別的，她在生物學上是兩性中的強者，長命而且具有較大抵抗力的。這種事實，便和今日到處可以看到的女子過剩問題，有直接的關係。這種現象使一部份女子找不到丈夫。

嬰孩胎生的情形，却正巧和這相反：男胎比女胎多——比率差不多是二十一比二十。但『死神』是有偏見的，它特別寵愛男孩；並且這種情形，可以追溯到胎生之前：男孩在母親的肚裏，夭亡的數目就比女孩多得多。據生物學家的研究，如果受精卵個個都能生長成熟，那末胎生的比率，男子就要有女子的一·七五倍。所以，女

性的數目雖少，但在生物學上充份顯示着抵抗力量的優越。

從嬰孩時代起，男女的數目就開始調整平衡起來，直到成熟期，男女差不多達到了相等的數目。在二十歲以前，女子的數目並不比男子多；二十歲是男女數目兩條曲線的交叉點，過了交叉點，男子的曲線漸往下降，女子的優勢就愈加明顯，因為男子死得比女子多；一直走到盡頭，在老年人中，平均每五個有三個是老太婆，兩個是老頭兒。

由此，女子就碰到了嚴重的問題了：即使地面上沒有頑固的鰥夫，她們結婚的前途還是被大自然無情地限制着的。舉例來說，維也納的女子就比男子多十七萬人，這十七萬的維也納女子所期待着的未來的丈夫，早已在母親的肚裏夭折掉了。這件事實僅從統計的觀點來看，還不夠清楚，但我們進一步分析未婚男女的內容，便另有一番意思。

分析的結果如下：結婚年齡的年輕女子特別缺乏（我們這裏所用的是維也納城的統計，但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同樣的現象。）從二十歲到三十三歲，單身漢比單身的女子多得多；三十三歲之後，情形就翻了過來，實際上單身漢已頗難找了。大半的男子，都只想選擇從二十歲到三十三歲的女子做妻子。好朋友，如果你想結婚的話，你須在這個年齡內去找機會，否則只好怨你自己了！

以後，男子的稀少更是驚人。在已結婚的人口中，男子死亡的數目比女子要多得多。一九三三年德國每一百萬鰥夫，可抵三百萬寡婦。你或者會猜疑，以為這是大戰的結果。是雖然是，但這個原因却並不怎樣重要。在一

九一〇年和平而繁榮時代的德國調查的結果，也顯示出同樣不均的分配。

但是根本上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好久以前曾有一位哲學科學家說過：大自然想使歡喜結婚的男子可以接連娶到兩三個年輕的女子，否則她們將終身不嫁了……」

多 不管怎樣，有一件事是極其明顯的：男性是兩性中的弱者。這條原則不限於人類，一切動物都是如此。『多妻制』便是一切下等動物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看一看雞棚裏的雞羣吧！帶着紳士氣味的公雞，總是傲然率領着他的一羣宮室。科學一些說，在雞蛋中的雄雞，至少應該是和雌雞一般多，但是同樣因爲雄性死亡率的高，結果雌雞的數目就比公雞多得多了。女子的過剩和多妻制，在生物學上是很合理很自然的事。但是諸位不要疑心我們在宣傳着多妻制，我們的意思並不是想叫做丈夫的把這種意思告訴他的好妻子；我們不過是要使他知道，男女之間誰是強者而已。

怪 名

勃仁

等等名字。

要是一個女子的名字是『憲法

自有歷史以來人名之最怪誕不

好笑呢：

要是我們想像到這種情形那才

二十三條，』你要跟她談情，那才拖泥帶水哪。

經者，恐怕要推墨西哥的了。有些墨西

『小朋友，你叫甚麼名？』

『我愛你，「憲法二十三條。」』

哥人的家庭，甚至把他們兒童的名字，

『總統萬歲！』

『我崇拜你，「我是革命。」』

叫做『憲法二十三條』，『撒但及地

『我是問你叫甚麼名？』

獄，』『我是革命』和『總統萬歲』

『總統萬歲！』

——譯自 Comœdia, Paris.

· 名 · 人 · 簡 · 語 ·

願他活到一百歲！我們在世上需要他！——

Oliver Wendell Holmes

婚姻——還沒有指南針可用的大海——

H. Heine

願曉得用錢的人得到金錢，願有勇氣犧牲

生命的人獲得生命。——Bodenstedt

他的心胸跟世界一樣寬大，可是沒有一點

空處可以貯藏罪惡的記憶。——Emerson

人情不是能在市場上買到的。——高爾基

之父

美德消失在利益中，猶如河流消失在大海

中。——La Rochefoucauld

大多數的人沒有創造就死了；沒有一個人

沒有破壞就死的。——大仲馬

我們像螞蟻和蜜蜂一樣，做着不知其目的

的工作。——Ernest Renan

用心來稱讚謂之愛，用腦來愛謂之稱讚。

T. Gautier

我們喜歡在日光中給與，在黑暗中收受。

J. Petit-Senn

勇敢比怯懦逃避更多的危險。——Segur

困窮毀滅了自尊心，要叫一個空袋直站着

是很難的。——小仲馬

對於死者的記憶是消滅得很快的。嗚呼！

體在它們墓裏比在我們的心中朽爛得慢。

——翼俄

懶惰不是一種過失，懶惰是一種毀滅美德

的鐵鏽。——Duc de Nemours

人生在情感的人的眼中是一幕悲劇，在理

智的人的眼中是一幕喜劇。——La Bruyere



德國人和俄國人都把西班牙的內戰認為試驗最新發明的飛機、坦克車、大砲和高射砲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西班牙內戰巡禮

王貽謀

——譯自英國聽者週刊——

一 遊馬德里

J. B. S. Haldane 著

我在叛軍三面包圍和大砲飛機轟炸下的馬德里住了三星期。這三星期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間。我現在要告訴你我為什麼覺得快樂。

我在馬德里的 Gran Via 街上散步，這條街兩旁有很高的建築物。這時正是下午四點鐘，街上的人很多。商店為保護窗戶上的玻璃起見，都上着窗板，但是門却都開着。在人行路上，小販們正在賣帽子、鞋帶、彎刀、括臉刀片和其他的零碎物。

突然砰的一聲。一陣塵土衝到天上去，一個砲彈正擊中一個名特魯福尼凱 (Telefonica) 的建築物上，馬德里城的總電話局就在這裏。這時候人們都四下逃跑躲避嗎？我倒盼望要他們這樣辦，因為我的確恐怕受

了誤傷，但是出人意料之外，這時有六個人都從特魯福尼凱的窗戶上伸出頭來，顯然地是要看看第二次炮彈要怎樣轟炸。同時街上的人不慌不忙地都集中在他們以為安全的路邊上，有的人却仍在路上繼續走着，或是在門口上等着。

飛機轟炸的時候也是這樣。這兒的砲擊情形並沒有像大戰時法國城市所受的那樣利害。但是這兒的空軍轟炸却比大戰時倫敦所受的利害到萬倍。飛機一來轟炸，個個人都到窗戶傍，伸出腦袋來觀看。我對於他們這種舉動倒覺不必深責，本來飛機轟炸就是一幕美觀的景緻哪。馬德里的高射砲非常之少，因為政府軍買不到這種砲的。因此那些轟炸機飛得很低，我們聽到飛機的軋軋聲，便可以辨別出是德國的飛機，還是意大利的飛機。巨大的轟炸機都排列V形的陣式。同時敵軍的驅逐機在它們的四周環繞着飛行，意思要把政府最快的驅逐機轟走。那一道灰色的痕跡，便是表示機關槍正在那裏施放着。

雖然飛機這樣的轟炸，人們並不想離開馬德里，也就如同他們不躲避轟炸一樣。你們也許以為這些人都 是傻瓜，但是我却不完全這樣想。他們總是這樣說：『說不定我們也許在這裏被擊斃，但是我們終久是要死的。我們就是能夠活上幾百年，也不容易碰上像我們今天躬逢其盛的這種歷史上驚天動地的大事。我們不打算離開馬德里，我們也不打算使我們的子孫離開這兒，那樣一來，他們便不會饒恕我們了。』

馬德里人民的美德，不僅僅就是勇敢。這裏的糧食很足，按着每人的口糧分給，雖然糧食的品質低劣，但是沒有人挨餓。這裏的燃料極度恐慌，同時天氣又非常的寒冷，排着隊領取燃料的人，比領麵包的人還要多。但是

有一個特殊之點值得我佩服，這裏人口的一半都住在被軍隊扣用的房子裏，但是他們並不把桌椅或木器當燃料燒用，我只看見有四株樹被人砍下來作燃料用了。

這兒雖然沒有警察，但是馬德里却是一個極端守秩序的城市。有人見了商店陳列的珠寶會紅眼，但是我見了樹木更紅眼。馬德里的人民已經能夠自動地管束自己。他們相信他們這種努力和犧牲，可以使法西斯蒂主義滅亡，可以產生新的社會秩序。他們決心使這次戰爭成爲主張正義的戰爭，不僅在主要方面如此，就是在細微的方面也要如此。因此之故，我就是活一千年每逢想起在一九三六年聖誕節那天，我曾經是馬德里的一個公民，我就覺着非常的光榮，足以自豪的。

二 叛軍的後方

G. H. Keeling 著

我新近同另外四個英國國會議員由佛蘭哥將軍統治下的西班牙領土遊歷回來。佛蘭哥將軍現時割據西班牙全國的半部——除了北部的巴斯克州以外，西班牙西部的那一半全屬於他——我們這個參觀團當然不是代表英國下議院去遊歷的，我們僅僅以私人的資格去參觀。除此之外，我們這次參觀還有一個目的。就是：上次有六個國會議員到馬德里和巴塞羅納去，因此有人就以爲下議院只關心馬德里政府。我們現在去遊歷這個新政府所在地，可以解除人家的誤會。

我們對於佛蘭哥統治下的地方，那種安靜的秩序，印象很深。人家都說叛軍把地方弄得混亂不堪，但是我

們覺得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在他統治下的領土上，人民的生活還像往常一樣。商業也照常貿易，十分自由，食物也不缺乏，物價也不上漲。至於說他們用武力去壓迫某些人民，這種話更不是實情。我們也不必有護送人跟隨着，就可以坐汽車或步行到各地方去，就是住在前線的居民，似乎也非常自由。但是有好幾千同情於馬德里政府的人民都被殺了，恰像馬德里那兒殺死同情於這方的人民一樣，這種事件倒是很確實的。

我們沒看見前線或前線附近有德國軍隊在作戰，就是有德國步兵參戰的話，我想也不會有許多。我們在後方看見不少的德國人和意大利人，他們都是被雇來開飛機和坦克車的，或是來管理德國的高射砲的。

在西班牙的德國飛機，似乎不是蘇俄飛機的敵手，但是德國的高射砲却常常把蘇俄的飛機擊掉。蘇俄的坦克車上除了機關槍外，還有兩吋三分口徑的大砲一尊，架在能旋轉的砲塔上，這種坦克車好像也比德國的優越。我們也可以說若不是俄國的坦克車利害，佛蘭哥將軍早在去年十月裏攻下馬德里了。但是他的部下每逢能夠走近坦克車時，却有方法來制服它。他們把一瓶子煤油擲在坦克車一邊的鏈形環帶上，隨即擲過一個小型的炸彈，燃着了煤油，同時鏈形環帶的橡皮滾軸也燃燒起來，火的熱力把坦克車內的兵士逼出來投降。德國人——我敢說俄國人也是這樣——把西班牙這次的戰爭，認為是試驗最新發明的飛機，坦克車，大砲和高射砲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當我們遊歷時，佛蘭哥在馬德里外的軍隊據說不過二萬人，裏面有八千是外國人組成的軍隊，有八千是由志願兵，南方的法西斯黨員和北方的守舊派組織而成的。其餘的一千五百兵是摩洛哥人編成的軍隊。

我們不要誤解這裏所說的外國軍隊，都是外國人組成的，這裏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是西班牙人，至於那摩洛哥的軍隊也不儘是摩洛哥人。按照法律上說他們的百分之二十五是西班牙人。在西班牙，人種的歧視是很少的，這些摩洛哥人和西班牙人一面打仗，一面和藹地彼此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佛蘭哥雇用摩洛哥人是否會在西班牙引起人們的憤恨。

我現在沒有時間說明西班牙雙方戰爭的原因，我也不預測這次戰爭大概的結局，但是當我回英國時，我相信有一件事情，就是英國越少袒護一方，越多用她的力重去阻止列強的干涉，則對於英國，對於西班牙，對於全世界越有利益。

無姓之國

勃 仁

截至二年前，土耳其全國的人，都是沒有姓的。那裏的習慣，一個人的名，是除他出世時所得的名以外，他的父親的名，也連帶算在內的。

但是土耳其人的名字，却不很多，所以常常發生許多糾紛，結果便發生另外一種習慣——爲要分別同名字的人起見，就把各人的特點或職業一併叫在一起。譬如『禿頭阿利』或『園丁阿利』這種分別。

後來政府決心要解除這種糾紛，便通過一條法律，強迫每個土耳其人，必須有姓，並准人民得自選其所歡喜的姓。

從那條法律實行之後，登記局常常延長工作的時間。土耳其人也就選擇那種聽來很神氣和很浪漫的名詞做他們的姓了。限定擇姓的時期，現在已經過了。凡沒有把他們的姓登記的人，政府就加以逮捕，並處罰金。——譯自『Pearson's』雜誌



間諜所用的通訊方法，真是五花八門，別開生面。

歐戰期間的間諜

倪受民

——Thomas Gowanlock上校原著，節譯自大陸報周刊三卷一號——

提起『軍事情報』幾個字，我們就會想到一些身披黑色大氅，頭戴黑色垂邊帽，奉着密令趕火車的晦氣色面孔的紳士，以及躲在軍部密室裏，埋頭於黑皮書的年逾不惑的專家。

所謂軍事情報，其任務即在源源向本國軍隊報告敵軍前線後面的一切虛實——對方國內情況如何，敵軍組織，實力與陣線如何，大炮和機關槍配置在甚麼地方，打算如何行動，是氣餒呢還是懷着希望，疲憊呢還是業已休養復元，以及其他的消息。與這工作

相輔而行的有陸上與空中的偵察，斥候隊與巡察隊，俘虜，逃兵與間諜，聽音機與擄獲的文件。

斥候員與偵察員既探得所担任區域內的情形，即用電話報告。若電話線損壞則或派專人，或親自回到他們所隸屬的情報總部。報告送到時，由一情報官批讀並審定其價值，同時有一翻譯員助他翻譯由敵方偷來的文件。

情報官把這些報告審訂好了，編纂成文，名為『情報撮要』用打字機打出來，或排印出來，插入詳明

地圖與飛機照片，然後再飛速分送到指定的地點。

通常稱爲間諜的『國外通訊員』，老遠由敵軍後方寄來他們的見聞記錄；軍事連絡員傳帶法英意各情報局發出的緊急新聞。同時又有一機關，名爲反間諜部，其主要任務在偵查敵方間諜的行爲，盡力加以阻撓，不讓他們輕易探到消息。

刺探一個勁敵的虛實，就在平時也往往極其困難。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軍隊所以能迅速侵入法境，致法國土地久被占領，結局幾乎不可收拾，就是因爲法國軍事情報部在開戰之前，不能探得德軍的虛實。法國情報人員也會料到德軍要假道比利時，但以爲只是一小部分兵力。他們滿心以爲主力的攻擊會從凡爾登、南錫、厄比納、爾線發動，因爲他們計算德軍決調不出充分部隊在比利時作大規模軍事行動。許多年來，關於德國常備軍的人數，他們都有正確的

統計，估量它立時能編成五十至六十師團。

法國軍部以爲德國不能立刻派遣巨大的軍隊，乃據定策略第十七，聯貝爾福特與凡爾登爲一線，攻入德國。這樣一來，法軍主力自然撤開了比利時，集中於東南面，幾乎任此面的德軍長驅直入。要不是法國軍隊在最後關頭上拼命由側面挺進，英國援軍及時趨到，同時德軍又犯了嚴重的錯誤，一九一四年的法國真是不堪設想哩。

由此看來，在大戰之前，德國秘密間諜組織的效率，比之法國或英國皆有過無不及。然而，大戰開始後，交戰國間正常的交通線全部切斷，德國間諜的活動就逐步衰落下去。而協約國の間諜組織則日益嚴密。這種有利於協約國的轉變，大半是由於協約國有一大片領土落在敵軍前線後面，那上面住着法國與比利時的人民，他們當然同情於協約國。還有一件

事也給協約國間諜不少方便，就是比利時被德軍占領的部分，毗連着中立國波蘭的國境。

德國的條頓血統的間諜在協約國後方很容易引人注目，而且不會有中立的國境（除去瑞士）讓他們寫寫意地躲着和德國通消息，法國與比利時的間諜則不然，他們能夠混在德軍後方的同國人中秘密工作着，而且能把消息傳到鄰近的荷蘭。

協約國間諜偷渡德領比利時與荷蘭之間的電網防線，遠不如德國間諜偷渡協約國領域與荷蘭之間的北海那樣困難。而只要到了荷蘭（對於雙方間諜一體優待的一個國家），任何間諜當然都不難把消息由正常的路線傳到本國的總部。

戰事着着進展，英國的秘密間諜部充分利用這種有利的形勢，在荷蘭的鹿特丹成立了一個龐大的組織，附有許多總機關。他們統轄着該區域內的協約

國間諜，而法國則比較偏重於瑞士區域，這地方恰巧不大適合間諜事業的發展，但這兩國如何分配他們的工作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們是同盟國，而且英國方面的主持者大半不是法國人便是比利時人。

英國人的間諜組織是這樣的：它有無數不相連屬的通訊鏈索將消息傳入荷蘭境內，因此一根鏈索被德軍發覺而割斷了的時候，絕不會洩漏另一根鏈索。至少總有幾條通訊線可以始終繼續下去的。

然而要把消息及時通知協約國軍隊，給他們若干幫助，那可是另一回事。德國秘密警察固然監視不了比利時境內的每個比利時人，但至少能監視那少數的旅客，尤其是荷蘭邊境附近的旅客。

爲着蒙蔽德國的反間諜人員，通訊方法真是五花八門，最切實用而且始終有效的一種是使一封信件經過好幾個人的手。間諜把他的信件用密碼譯好，

投到某指定地點，這地方名叫『信箱』。保管『信箱』的往往是一個咖啡店老板，他會讓那封信由一信差在指定時間收去，送到一個即邊境出口。這兒會有一個專以偷渡關隘爲事的信差把它接到手，設法交給荷蘭境內另一信差，再由後者遞到鹿特丹的總部。

把信件傳過比荷邊境，最通行的方法是在夜裏將它們由電網防線上拋給在防線那邊等候着的同黨。這些通訊鏈索上的鏈環，當然得設法和鹿特丹的秘密間諜總部相溝通，因爲命令和經費都是出自後者，然而最要緊的是這些鏈環必須彼此覷面不識。

關於這種預防的價值，有一個例子足資證明。大戰最後一年，比利時愛國份子組織一個間諜團體，名爲『白夫人』，在英國間諜部領導下從事工作。『白夫人』的主要任務是監視火車，這是戰時預知敵方軍隊行動的最重要方法。在比法兩國被德軍占領的

區域內，這團體到處設有火車監視者，所用的人多半是鐵道附近的居民，因此只須略事戒備，就可以躲在自己家裏着手記錄火車的行動，不大容易惹人注意。

通常的間諜信件都由人手傳遞，所以幾乎全是用密碼寫在極薄的紙上，可以捲起來藏在頭髮裏，鞋底下，或人身上其他地方。徒步旅行雖引人注目，危险性却不十分大，因爲比利時郵務已被德軍勒令停止，結果比利時人只好用人去傳遞信件。

據南道大尉所述，最通用的一種密碼，乃是以字典爲根據的『字典密碼』，字典不拘那一種，只要雙方都能置備就行。關鍵是一張數目表，數目由上面一個挨一個寫下去，排列得剛好和字典任何一頁上的行數符合。假使字典每頁有四十行，表上便有四十個數目，要把一個字譯成密碼，你只消在字典裏去查它好了。那個字在那一頁上，你就把那頁數寫下來，比方

說七十四。然後再拿數表放到那一頁上使各個數目，剛好與該頁各行疊合，看那個數與你要譯的字相對，把它加到七十四上。假使該數是十二，那末七四一二便代表那個字。這個方法還可以變得更複雜些，其理甚易，即在密碼數上再加一約定的數目；或乘以一共同因數，或用其他預定的手續。密碼數表隔不多時又更換新的，以防敵人的偵察。

在歐戰期間，反間諜的工作大半不外翻譯德國密碼，搜查各種秘密墨水以及其他秘密通訊方法。例如，他們發現了德國間諜將毛紗等原料用隱色墨水浸透，織成布疋，運到目的地，再將布疋浸濕，將它絞出來。他們不但用這些墨水把消息寫在普通信件的空白之間，並且寫在郵票下面，乃至於信封反面以及塗膠的地方。阻止德國人藉郵件傳遞訊息，最穩妥的辦法只有延攔一切寄往中立國家的信件，使其中所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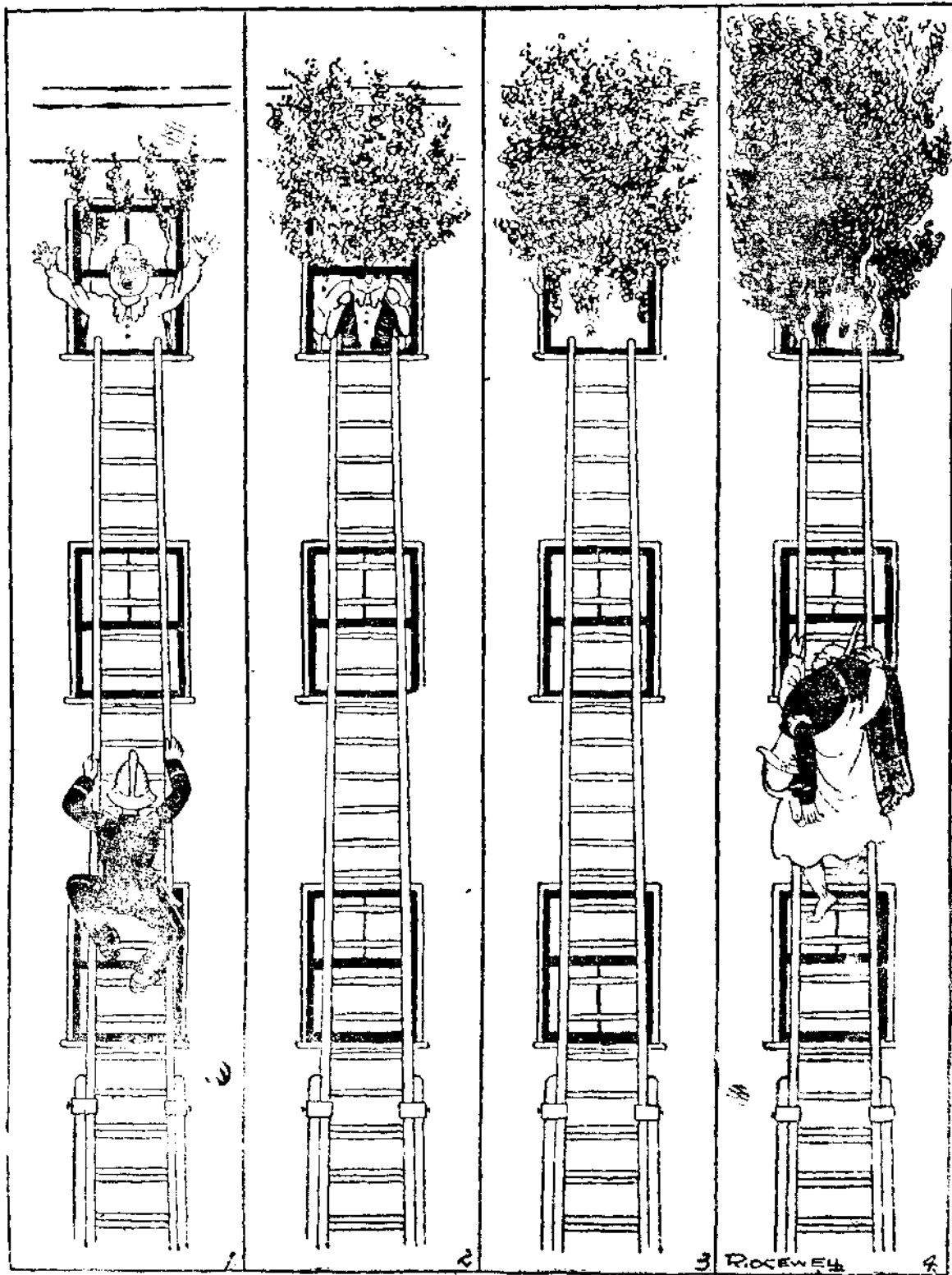
消息，無論是關於海軍或陸軍的，都成爲『明日黃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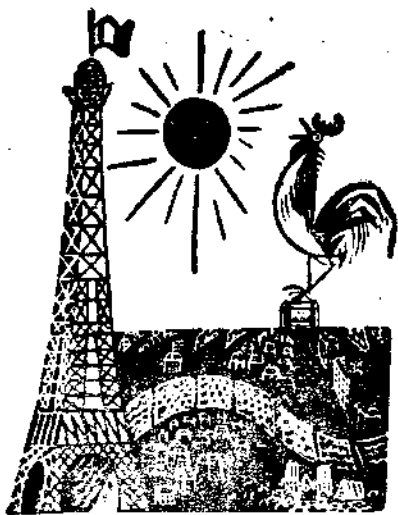
比利時的德國間諜機關的主持者是一個名叫“Frau Doktor”的神秘女人——真名是希拉格密勒——一個面目端好，豐滿妖媚的中年婦人，通曉幾國語言，而且還是一位哲學博士。她本人並不實地做什麼間諜工作，只在訓練間諜人才。

這個女人是例外，因爲女人通常是不能成爲幹練的間諜的。這句話已婚的男子也許會不相信，可是蘇格蘭場的湯姆生爵士却深信不疑。按之實際，當戰爭期間，女間諜的人數不過等於男間諜的二三十分之一。一般『浪漫的』女間諜，像那聰明狐媚，慣幹所謂『枕上間諜』工作，艷聞韻事，膾炙人口的瑪泰哈麗，一流人物，大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功績。德軍在比利時與法國北部所槍殺的間諜，總共據說不下三百名，其中有十幾個是女人。

國 英 雌

轉 載 幽 默 家





現代都市的居民都有被黑肺病侵害的危險！

黑

肺

吳明庵

——Pierre Devaux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七年

一月八日巴黎「Gringoire」雜誌。——

現在有一種破壞都市居民健康的隱患，便是工廠裏放出來的烟灰毒化了空氣，這種毒化有成爲國禍之勢。

尤其是巴黎，四周有一條工廠地帶圍繞着，廠裏放出來的烟雲氣霧，不絕地散到空氣中去。

巴黎有一位著名的專家說過，「我檢驗屍體的時候，如果發現若干年因呼吸不潔空氣而積着一層污穢的『黑肺』，我便立刻認定死者是一個巴黎人。」

在現在和平時期，巴黎便是一個被『毒氣襲擊』

的犧牲品，這種『毒氣襲擊』因爲居民並無防禦方法，所以更爲可怕。除了損害我們肺部的烟灰以外，我們再試想一想我們吸入的那種烟脂的細點，據說能使人生癌，會引起重大的毒性中毒，換句話說，我們是在不絕地吸進少量的硫酸！

幾個月前，彫刻家巴淑洛米（Bartholome）的著名的死者紀念碑揭幕。但是不久，這彫像就發生了一種奇怪的『病』，那些斜倚着的人像竟像被酸素腐蝕了一樣。這事發現後就發生一種醜聞，據說彫像

所用的石是劣等質料，腐蝕下來的碎片經科學家分析後，才知道含有不少硫酸。巴淑洛米也說，他的作品被硫酸破壞了。

後來又有驚人的發現，便是巴黎的一切建築物，從聖母堂(Notre Dame)的高樓到聖寺(Sainte Chapelle)的塔尖，在下雨時都像糖一般地溶化下來，原來雨中含有近代工業所產生的毒質酸素和烟灰。含有多量硫質成分的煤灰，在雨中溶化後，就滲入紀念物表面那層稀疏的灰塵裏，經酸化作用，成爲硫酸，於是便像癱一般地在石上腐爛起來了。

補救方法似乎不容易找到，至於罩上不透水的套子，已經試過，結果因爲使石頭不能呼吸，祇有使牠的『病』更加惡化。唯一的補救辦法似乎祇有禁止工業界用煤，而代以焦煤，煤氣，或是電氣。

疫苗的發明人喀米脫(Carmette)曾用豚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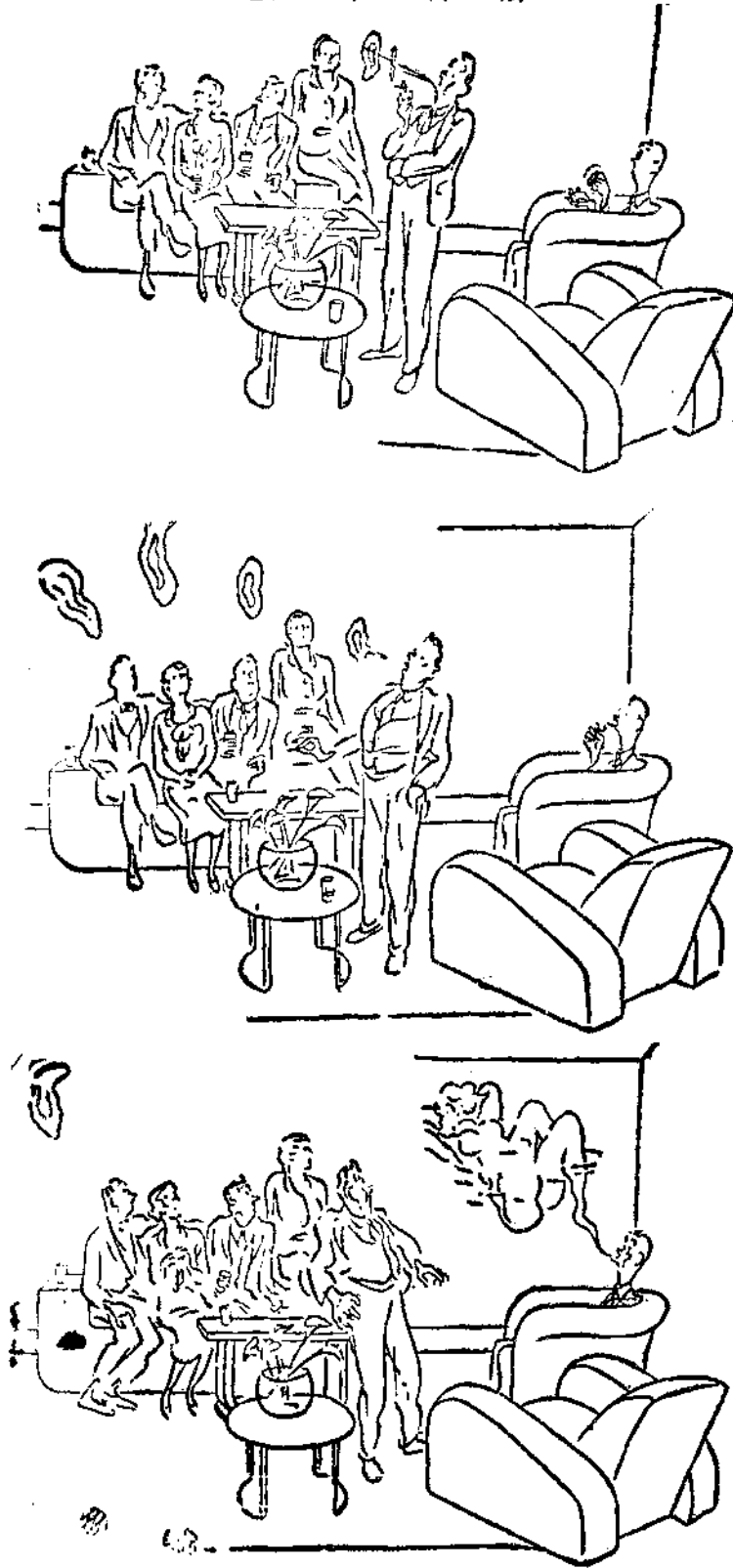
一頭，作過一次奇異的試驗。他把豚鼠的食道束住，使與喉管斷絕，然後把雜有灰塵的食物直接輸入胃中。結果發現煤灰阻滯了腸臟，侵入了血液，並黏附在肺部。

我們吃東西時，食物上附着的煤灰便侵入我們的肺部，和我們直接吸入而存積着的煤灰結連在一起。這樣便能間接釀成肺中毒，對於兒童更其危險。再者，工廠裏放出來的那種烟灰，能夠阻礙我們吸收日光中殺菌的紫外綫，同時能減少令人清醒興奮的臭氧氣成份。

空氣流通的不足，除了幫助傳播傳染病外，結果又使被汽車洩烟和灰塵沾污了的地面附近，成爲最危險的地點。兒童因爲身材低，所以較成人更易受到此種烟灰的惡果。

但在克利奇(Clichy)鎮上新建的摩天樓醫院，

出奇制勝



已經得到最良好的結果，住院的肺病患者能夠享受到不會被工廠和城市中毒烟薰染過的清爽的空氣。

對於抵制這種可怖的近代工業的附屬品，政府方面有什麼方法呢？辦法就在鼓勵工廠建築在離開

熱鬧地點相當距離的場所，這是顯而易見的。同時限制應用硫質和發烟的燃料，監督濾烟的裝置，和禁放化學性毒烟，這便是我們抵制的方法，否則非祇吾們過去的寶藏，便是後代的生存都有被侵害的危險哩。



他做過兩百八十三位婦女的情人呢。

戀 愛 殺 人 犯 沙 金

——Webb Miller 原著。譯自一九三七年二月號美國“Reader's Digest”——

現代最可怖的犯罪者恐怕要算法國的蘭德路 (Henrie Désiré Landru) 了。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廿五日的拂曉，我親眼看見他被戮。他犯了一種殘忍的殺人罪。他在凡爾塞 (Versailles) 附近的甘巴斯別墅中將十個婦女和一個男孩斬成碎塊，然後放在爐中燒為灰燼。可是他卻做過兩百八十三位婦女的情人呢。

蘭德路幹這種一會兒談愛一會兒屠殺的野蠻事業已經有五年以上的歷史了。時常有關係人到警

局去報告他未婚妻失蹤的事。可是每次事情發生的情形和犯人的名字都不相同。警察局簡直找不到線索，而且不能將每次犯案的人歸結到一人身上。不過歐戰期間人民生活的不安定也是使蘭德路有利的一個原因。那時許多婦人的丈夫都在前線作戰，或者已經戰死。一般人對於這些案子還沒有十分注意。後來，在一九一九年四月裏，一位失蹤的未婚妻的姊妹，偶然在巴黎瞥見蘭德路，於是跟蹤到他的寓所去，又通知了警察，結果，蘭德路被捕入獄。

在到車站去的路中，蘭德路想把一本小記事冊拋棄，可是卻被偵探拾回。這本記事冊好像是商店所用的。警察起初還看不懂，後來把這冊子裏面的婦人的名字和失蹤了的幾十位婦女的名字對比後，才弄清楚。其中有十個名字是相符合的。

從這小冊子裏面，警察才探知這幕暗劇的情形。他們知道蘭德路在巴黎曾住過十一處不同的地方，至少有十五個化名（他有時還會採取被害者的名字）。他從前是巴黎一位商界名人的兒子。這人在晚年發瘋自殺了。在青年時期，蘭德路是好學而正直的。但到了成年，犯罪的心情漸漸襲來，他曾經因犯欺騙罪兩次入獄。到了一九一四年，他忽然想要從事大規模的談愛。藉了求婚廣告和介紹買傢具木器，他和許多婦人接觸，並且熱烈地戀愛着她們。

蘭德路的求婚手段是很高明的。只要在兩三次

會面之後，他就能提出結婚的事情。他的日記裏面說出他有時可以向七位婦女同時求婚，並且一同維持着情感洋溢的通信。

在這些時候，他另備一所房屋給他的老婆和兒子住。他向他家屬解釋，說他常常到別墅去的旅行是『業務上的旅行』。但他的妻兒並不知道他所幹的事務是什麼性質的。所以時常莫明其妙地幫助他處置那被害人的財產。

蘭德路的審判漸漸進行，載在『死事手冊』裏的奇事漸漸明白了。第一位是有名的寡婦名叫朱巧特的。蘭德路和她是因求婚廣告而相識的。在一陣熱烈求婚之後，她同他在凡惱來（Vernouillet）的甘巴斯別墅同居了。然後，記事冊上來了一段刻板的記載：『一次旅行，兩張到凡惱來的車票。』並附有花去的費用。自從那天以後，朱巧特夫人和她的十七歲的

兒子就失蹤不見了。當蘭德路被捕後，朱巧特夫人的一些傢具，在蘭德路妻子的房中搜出來。他妻子和他兒子的情人，還帶着朱巧特夫人的珠寶呢。

這小冊子上儘載着些單調的，有規則的，到凡腦來別墅去的致命的旅行；和一些失蹤的被害者。被害者大多是寡婦，但有一位卻是十九歲的姑娘。在蘭德路被捕的時候，一位漂亮的二十九歲的女子名叫塞格雷特的，正帶着那『送命的戒指』——這訂婚戒指。蘭德路曾經給其他九位未婚妻用過。同時，他還和一位名叫法爾克的訂了婚，而且從這位女子身上，借到了兩千法郎。

雖則塞格雷特小姐知道她是很難得地逃出她前面十位女子所受到的命運，可是她並不恨他，所以不願和他當面對質。『他對我時常是溫柔恭敬的』他說。『我愛他，我願和他結婚。』在審判的時候，她避

開他的注視。當她看了他最後一眼時，她昏倒在證人席上了。

一位著名的犯罪學家在甘巴斯別墅中的爐灰裏找出兩百五十六塊人骨的碎片。另一位專家，試出烟肉裏的煤灰含有多量的脂肪。在一間密室裏藏着許多瓶子，其中曾盛過破壞細胞的藥水。鄰居的人說，他們時常看見一些濃密的令人作嘔的烟霧，從那神秘的別墅中噴出來。

視察過蘭德路身體的科學家和研究心理病的人，都不懂他為什麼有吸引婦女的魔力。除了一雙大而發光的眼睛以外，沒有其他特點可以解釋這個疑問。他已經五十五歲了，中等身材，黃色皮膚。

蘭德路終於被判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廿五日在凡爾塞牢獄前斬決。

當天上午四時，聽說有名的劊子手德卜勒和他

的斬首機器，已經到了巴黎。於是我們急忙趕到監獄。四百名軍隊，在街道的兩端放步哨。而且只准持有通行證的人通過。當工人用螺絲裝置那兇惡的殺人機器的時候，僅有的光線是從少數的街燈和工人手裏燈籠中的蠟燭所發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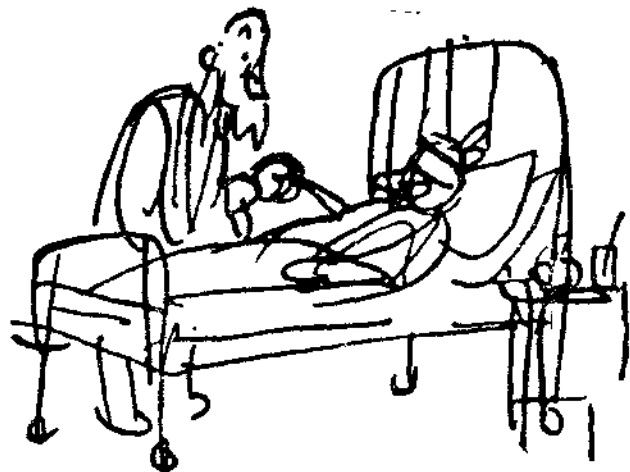
差不多有一百位官員和新聞記者站着，用圓形圍着那架殺頭機器。我站在十五呎以外。監獄裏的消息傳來，說是蘭德路還要求替他修臉一次。「這樣可以使婦人喜歡。」他說。他穿了沒領的襯衫和賤價的褲子——沒穿鞋襪。

當寒冷的黎明底最初的彩紋出現時，一輛大的馬拉的蓬車開來了，停放在機器近旁。德卜勒的助手從這裏面拖出兩隻柳條織成的籃子來。把那小而圓的放在前面人頭落下的地方，把那大的，棺材式的放在殺頭機器的旁邊。

突然，監獄的大木門開了。三個人很快地出來。每邊有一獄員抓住蘭德路的反縛着的手臂，扶持他而且盡力推他向前。他赤着的雙足在清冷的圓石上清晰地發響，他的膝蓋好像在抖動，他的臉色和蠟一樣。當他看到這可怖的機器時，他的臉色轉成青黑色。

獄員很快地把蘭德路的臉向一塊半月形的木塊上推。這木塊把他的頸項夾在掛着的刀的下面。轉瞬間掛着的刀急速地下垂，人頭就沉重地落在籃子裏了。當一位助手把釘住的木板抬起，把無頭的身子滾到大筐裏去的時候，一陣可怕的血水，突湧而出。

在機器前面的一位助手，把盛着人頭的籃子，像一株捲心菜似地拋到另一大籃子裏去，而且很迅速地，把這籃子擠進等待着的蓬車裏去。車門關了，馬兒被鞭着向前馳去。自蘭德路從監獄出現到死為止，僅費去二十六秒鐘。



我們都要死了，我們又都不曉得，我們若應該這樣
做才對啦。

將死的人

歐麗莎

——David Grayson 原著。摘譯自『孤獨的冒險』——

當我住在醫院中，我的病日漸復原時，我遇到一個人，他對我有絕大的魔力。他將要死了，可是他自己不曉得別人似乎都曉得這件事。人家走過他房門時，總是表現一種重視的眼光——在那房間裏有一個將死的人。

有一天我遇到他了。他讀過一些我以前所寫的

去時，我幾乎管制不住心房的跳動與膝蓋的顫抖了。

東西，請我去看看他。我一方面覺得十分躊躇不願去，

『你好嗎，先生？』一個鎮靜的聲音說。『請進來。』

一方面又因為好奇心太重，終於去了。一個將死的人

我很快活，能夠見到你。』

會感覺怎樣呢？他像甚麼樣子呢？在我的想像中，我看

他就那樣坐在椅子上，一個健壯的男人，臉色頗

見那可憐的傢伙睡在牀上，又瘦弱又憔悴，呼吸很慢，

為紅潤披着顏色鮮艷的睡衣。他的桌上有花——一

無力地伸出他的手來摸我的手。當我要走過屏風後

個花的世界——還有一個微笑着的灰髮婦人，一個

微笑着的女孩與兩個男孩的照片。在他面前的桌上，堆着一疊整齊的文件，好像他剛做好日常事務似的。這時我反而覺得躊躇爲難了；因爲我不能很快地把現實與先見順應起來。倒是他把一切安排得很舒適停當。

當我坐着和他談話時，看護送了一通電報進來，他以商人的敏捷急促的態度打開了。他看過一遍，便丟在桌子上，繼續他的談話。

我突然好像受了打擊似的。假如他要死了，那麼這急務是多麼徒然啊！接着我記得了，我心中覺得可憐，他不曉得自己要死啦！

不久我就看出他的人。他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商人——有自信力，積極，有生氣。他告訴我說他剛「清理」一件「交易」，他在這樁交易中是「勝利」了。我發現他的書記每天早晨來辦理「一些小事情」。

我突然感到一種四大皆空的徒然之感，「爲甚麼要做這些交易呢？再賺錢有甚麼好處呢？這個人將要死了。」

第二天我停下來看他時，看護正在朗聲把報紙讀給他聽，當他開始談到商界的不景氣與股票的前途時，我一直對自己說，「唉，那些有甚麼用呢？」

他又滔滔不絕地談着他自己和他的事情；可是不久就把話打斷了，我看見他以一種遲緩而令人莫測高深的眼光凝視着我。

「你到這兒很久了嗎？」他問道。

當我停頓時，我想他的眼光加重了，在他那狹小的眼睛深處好像有些東西——也許是我幻想的——看起來很可憐。

我說，「醫生答應我說我在聖誕節可以回去。」
我永不能忘記接下的停頓——我的眼睛望到

他桌上微笑着的灰髮婦人的照片——我也忘不了他那奇特的聲調——還是很深沉的，祇有一句：

「聖誕節！」

大家都說他不曉得，可是我却確知他是曉得的。他無疑地是始終曉得的！我的心是完全和他表同情了，我的眼淚差不多要流出來了。我再望他看一看。多勇敢的戰士啊！他從頭一直奮鬥到底。在那一刻，我突然覺得在世界上的萬物中，這種勇氣，這種鎮靜的工夫是最值得稱讚的。他不曾推想出一種哲學；他是保有那種哲學的。他可以抱住這種哲學，勇往直前，以至於死。

電報嗎？對，爲甚麼不可以呢？交易嗎？對，爲甚麼不可以呢？每天有一位書記來替他寫信嗎？爲甚麼不呢？這些都不是徒然的，這些都是最必要的事。他不肯屈伏於過去的手下，也不肯被未來壓服。

他是在生活着，正和一個人應該生活一樣，在這他真真保有的唯一的一剎那中——在這一剎中，他的每顆細胞都在生活着！

我突然恍然大悟：『唔，我們都要死了，我們又都不曉得；我們都應該這樣做才對啦。』

紙的初史

章伯雨

紙的確是中國人在西歷紀元一〇五年發明的。中國人保守造紙的秘密凡六百餘年，及至紀元七四一年中亞西亞撒馬爾罕城（Samarckand）陷劫時，有些中國的造紙匠人，落入阿刺伯人手中，後來便把造紙的知識傳授給他們的戰勝者——阿刺伯人。他們把造紙工業作爲國家專利，前後凡五百年之久，至十二及十三世紀時，造紙方法，才由西班牙的摩爾人（Moors）及西西里的阿刺伯人傳入基督教的國家中——“The Inland Printer”。



一個人是他的思想所造成的，每一個給他以影響的人，都活在他身上。

日 常 哲 學 杜 尤

摘譯自 Simon and Schuster 書局出版之『活的哲學』一書

一 切 都 不 死 胡 適

別地方再發生影響，這影響就這樣在無限的時間與空間中流傳下去，所以一切都不死。

我母親的日常生活，從來沒有超過家庭瑣碎的範圍以外，可是她所給人的影響，可以明明白白地從那些來哀悼她的男女臉上看出。當我回顧我已故的

一個人是他的思想所造成的，每一個給他以影響的人——從蘇格底，柏拉圖，孔子以至於傳教士和保姆——都活在他身上。

母親的一生，當我追憶我父親所給母親一生的影響，及其對我自己永遠的影響的時候，我深信世界上的

最 美 的 東 西 愛 因 斯 坦

一切都是不死的。我們所做的人，我們所幹的事，我們所說的話，對於這世界都特有其影響，那影響也會在

神秘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它是一切真藝術與真科學的泉源。凡是感不到神秘的情緒的人，凡是

不能停下來驚訝，在敬畏中神往地站着的人，這種人等於死人，他的眼睛是閉着的。

死 與 不 死

威爾斯

我一點也不相信威爾斯的身體或他的個性是不死的，可是我却相信思想的增加，智識的增加，意志的增加，可以永久擴展與增強下去。我以為個人是可以不死的，我不是說全人類都可以不死。

快樂之收穫

杜 威

人生所能得到的快樂，是從用我們所有的力量，去獵取每次不同的經驗中的全部意義得來的。對於各種經驗的種種可能性有了深信，就會有時常發現新東西與不斷長進的快樂了。每當我們把生活經驗看做意義與價值的重要揭發，用來達到更美滿與更

重要的未來的經驗的時候，就使在困難與失敗中，我們也會有這種快樂的。

世界無缺憾 G. J. Nathan

照我看來，現在的世界是夠美麗夠快樂的。在那些自身有缺憾的人，那些缺乏智慧，幻想，幽默，機智，可以把世界上豐富與趣味的液汁擠出來，在那些流液中游泳的人的眼中，這個世界才是有缺憾的。

進步的時代

因格主

現在的世界雖然還有許多缺點，可是在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時候，普通的公民，工作的男女，能夠得到他們目前所有的安適與娛樂，以及教育與智識樂趣的機會。現世界雖然還有許多缺點，可是二十世紀的文化是有世以來普通男女所能享受的最快樂與最

優美的文化。

宇宙的安慰

J. Peterkin

最使我感到安慰的信仰是宇宙間的一切都存在大自然律之下。無生物正和我們人類一樣也有它們的法律，而且很忠實地遵行那些法律。星星與露珠，小鳥與草片，人類與土塊，各有他們的定數。

爛泥中的水點，曉得溫度在甚麼時候降到冰點；到那時候，它們毫不躊躇地，堅持着變成冰塊，正和最純潔的雪花一樣可愛與完美。

宇宙間的一切，都服從大自然的命令。自然律也服從大自然的命令，所以我們都得服從它。

從燃燒中的香烟頭所浮起的烟圈，正和土星週圍的烟圈一樣，是大宇宙的一部份，這一點叫我覺得安慰。

大學生聽諸

L. Steffens

沒有一樣事是已經完成了的。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等着我們去做，或是重做一次。『最偉大的繪畫還沒畫出，最偉大的戲劇還沒寫出（就是莎士比亞所寫的也不是最偉大的戲劇），最偉大的詩歌還沒唱過，全世界上沒有一條完備的鐵路，沒有一個美好的政府，也沒有一條完美的法律。』物理學，數學，特別是那些最前進與最準確的科學，都已經根本地修改過。化學正要成爲一種科學，心理學，經濟學，與社會學正在等待着一個達爾文，而這個達爾文的工作，又在等着一個愛因斯坦。假如我們能把這些話講給大學裏的公子哥兒聽，也許他們不至於全變成足球，茶會，和騙學位的專家。可是沒有人說給他們聽；大家都叫他們去學那些已經曉得的事。從哲學上講來，這簡直是等於零。

富親戚

轉載笨拙





一個喜歡閱書，會寫一點平凡膚淺的東西，然而全無修養和訓練的人，把自由撰作的文章，不識世故的文章，寄給報章雜誌的編輯，並不能使亮晶晶的銀滾到他的袋裏來。

告 文 學 青 年 默 然

—— Vera Brittain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十月號美國我的雜誌。

英國現代小說家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曾寫了一個以一隻袋鼠為主人公的故事。這隻袋鼠希望「到明天早上六點鐘時，突然著名起來，變成大家追求的對象。」許多人覺得要實現這種「一旦成名天下皆知」的意志，最簡單而且最有趣味的方法，是做著作家。據我所知，今日希望從事文藝生涯的人，似乎比想做其他工作的人更多，因為多數人以為這是名利雙收的一個最簡易的方法。

如果你在寫作方面確有真本領，從事文藝或新聞事業當然是再好沒有的。著作家會在生活上碰到許多冒險和興奮的事情；我個人真不願改絃更張，從事別樣的職業。可是，不幸有許多人決定做著作家，原因不是他們有運用文字的能力，及妙想和靈感的自然之流，而是他們認為文藝工作比其他職業較容易成功。

祇要坐下來寫東西好了。這種維持生活的方法，看來多麼簡單，多麼寫意啊！我常常聽見一些無經驗的青年和門外漢，很樂觀地說，「啊，我畢業後要住在家裏寫文章，投到報紙雜誌上去發表，賺點錢過活！」我

的收入不大好，所以我打算在工作之餘，給報紙寫點文章，多賺些錢。」

這種普遍的幻覺，已經使很多人飽嘗失望，灰心，與失敗的滋味，所以我決定寫出這篇東西，去打破此種可恨的幻覺，使大家知道：一個喜歡閱書，會寫一點平凡膚淺的東西，然而全無修養和訓練的人，把自由撰作的文章，不識世故的文章，寄給報章雜誌的編輯，並不能使亮晶晶的金銀滾到他的袋裏來。

當那些費了好多精力寫出來的稿子，給編輯退回來時——普通的稿子大都是會退回來的，——那個自信力過大的「著作家」覺得失敗了，灰心喪志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了，被人誤解了。

事實上，文藝是一種很困難，很專門的技術，需要不屈不撓的決心和毅力，與特殊和卓越的才能。讓我們先把做著作家的不利之點考慮一下。

第一，在文藝生涯上，競爭之劇烈比其他職業更甚。著作家的路途是滿佈着荆棘的。書店從前一年祇出版幾百部新書，現在一年却出版幾千部了。大約在五十部書之中，只有一部有出版的機會，其餘的都須深藏在原著者的箱篋裏，希望和世人見面而不可得。

這種劇烈的競爭自然引起第二個不利之點：就是，默默無聞的著作家，須度過多年的艱難奮鬥的苦生活，才有露頭角，靠賣文為生的希望。自由寫作者的初期入款總是非常之少，所以除非他的家境富裕，可以不勞而食，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暫且找一些較無人滿之患的職業做做，以免餓死（我自己在尙不能靠賣文過活的期間，是以教書和演講為暫時職業的）。

蕭伯納先生曾說，他在從事著作生涯的最初十年中，只由寫文章賺到二十五元，而且這筆款子還是代人撰了一篇便藥廣告的報酬呢。據說彌爾奈先生（Mr. A. A. Milne）從事文藝工作，第一年僅賺一百元，第二年賺六百元，他的遭遇和我及現代許多作家比較起來，可說是幸運得多了。

第三個不利之點，是做著作家沒有一定的成功之路。這一點尤其難於解決，因為一切永遠是那麼渺茫。醫學、教育這一類的職業，都有固定的訓練課程；如果你按部就班地把它們讀完，成績相當地好，你一開頭便可以得到確實可靠的職位，收入雖少，却很穩當。著作的職業與此不同，其唯一的真本領是經驗。你必須生活過，必須深通世故，必須飽嘗人生的滋味，必須切實體會到人生的意義，才有成爲偉大作家的希望。

作家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技術家，如果要使所寫的東西獲得最大的效果，必須懂得報章雜誌的政策，及編輯者和出版者在題材、作法、和文章長短諸方面的特殊規定。這種實際的智識是比書獃子的學問更重要的。有許多作家常常把文章投錯了地方，結果空耗無限的心血。

現在，不說煞風景的話了。假使你有充足的學識和毅力，可以克服這些初步的障礙，渡過難關，那麼，作家生涯所會給你的報酬，是比代價高了不知幾十倍的。作家由新思想的產生或新表現法的成功中，可以得到無比擬的喜悅。這種微妙的情感我沒法子使你知道，因為作家自己也幾乎找不到適當的詞語去形容它呢。

可是我可以把做著作家的實際利益告訴你。我覺得女人從事文藝生涯最爲值得。在文藝職業中，報酬不平等的現象是不存在的，因為在多數報章雜誌上，報酬的標準是根據篇幅的大小，或作者名字的廣告價值。出

版界的情形大都如此。

再者，在文藝職業中，想像力和實際智識比學校的訓練更為重要。過去和現在的許多著名作家，如本涅特 (Arnold Bennett)，但因 (Clemence Dane)，聖強歐文 (St. John Ervine) 和威斯特 (Rebecca West)，都不會得到大學學位。

最後一點，當作家一旦成名時，他在金錢上的報酬是無窮盡的，唯一的限制是他自己寫作的能力和工夫。在其他許多職業中，地位最高的辦事員，也僅是領取有限的固定薪水而已；可是在文藝生涯中，作者名氣越大，稿費和版稅便也越多，此外還有攝製電影權，出單行本的版權，和翻譯的版權，可以增加他的收入。

守 株 待 兔 師 超

無數人都相信，成功是由所謂『走運』的機緣的神秘連繫得來的。但是對於成功絕對需要的勤勞，忍耐，不屈不撓，謙讓，勇氣和創造力，他們却和嬰孩一樣地懵然無知。法柏 (Edna Feber，美國女作家) 有一次說，她會接到很多愛做著作家的人來函，但是不會接到愛寫作的人的信。

我所看見對於成功最適當的解釋，是在美國實行復興律之時，在紐約第五街某店內一個牌上所寫的無意識的諷刺。上面的文字是這樣：

『這裏除管理人外，沒有每星期工作逾四十小時者。

『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時的辦法，沒有人會認真去奉行。我所認識的多數有名望的人，都在設法試行每天工作四十小時的辦法。』——Channing Pollock在美國水星雜誌中說的話。



西書精華

——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

三姊妹漫遊記 黃嘉音

AROUND THE WORLD IN ELEVEN YEARS

——Patience, Richard, John Abbe 合著。一九三六年

紐約 Frederick A. Stokes 書局出版。——

本書原名『十一年世界環遊記』係美國十一齡女孩璧馨慈，暨其兩弟理查（十歲）及約翰（八歲）所合著者。全書歷述自其於一九二四年在巴黎誕生後遊歷法，奧，德，俄，英，美等國之生活，頗有趣味。作者之父 James E. Abbe 為世界聞名之攝影家，母親 Polly Platt 為前紐約舞台女演員。本書在去年出版，因其頗能代表現代兒童對於世事之眼光，以故極受讀書界之歡迎。出版後於二十天中，竟銷售兩萬部之多，成爲一本近年來美國銷路最佳的書。本書後部歷述美國生活，因較不重要，而又不合國人口胃，特從略。——嘉音註

我們的誕生

理查、約翰和我、壁馨慈，都是生在巴黎。我、壁馨慈是生在醫院裏的，理查也是。最小的約翰生在攝影室裏。約翰有紅頭髮，我有白金色的頭髮，理查有鬚色的頭髮。在約翰出世以前，爸爸很開心，因為他發現叫巴黎的交通停頓的法子。他總是帶媽媽乘我們的雪鐵龍汽車出去，向警察喊道：『帶小孩的女人，』於是警察便阻止其餘的車輛，讓爸爸的車子過去。

我們喜歡警察，因為他們對人很客氣。可是有一次，一個警察把爸爸抓到監牢裏去了。媽媽不喜歡燒飯的意大利人邁希爾。有一天，邁希爾做錯了事，媽媽用掃帚打他，邁希爾便跑出去叫警察。後來媽媽又用拳頭打邁希爾的臉，邁希爾跳了起來，後來邁希爾和警察口角了，媽媽也口角，口角得真利害。接着爸爸從

攝影室中趕下來，發生了大口角。後來警察把爸爸和邁希爾帶到監牢裏去，媽媽說她要到各地方去打所有的警察，邁希爾和所有的人。爸爸說：『你簡直是個賣魚婦。』媽媽說：『唔，我不管。』她想要再去打邁希爾。可是在巴黎，打人便得坐監牢，因此警察便把爸爸和邁希爾帶到監牢裏去。可是媽媽一直說：『我不管，我不管，我想打邁希爾已經兩年了，現在我總算打到了。』邁希爾又大又胖，可是他看見媽媽就逃。後來媽媽跑上攝影室的樓梯，不久我們聽見媽媽洗澡的聲音，淋浴沖得很響。後來爸爸從監牢里回來，可是那天大家都沒再睬媽媽。

媽媽真會發脾氣，時常罵爸爸。她時常說她嫁錯了攝影師。有一次我們問她為甚麼，她說：『噢，攝影師以為你可以靠空氣過活啦。』爸爸不會做生意，可是他

「錢呢？」的時候，他說，「甚麼錢？」於是他把所有的錢給媽媽，不久以後她把錢儲蓄起來，於是爸爸說，「媽媽，你有錢嗎？」於是媽媽嘆氣了。

當媽媽大發脾氣的時候，爸爸說，「唔，你還以為你是女戲子。你忘不了你是女戲子。你在舞台上並沒有甚麼成就。」於是媽媽說，「真的嗎？假如我沒觸霉頭碰到你，你沒到處追求，叫我拒絕不了你，也許我會有些成就的。假如不是你從中作梗，我許會和那個大使結婚呢。」於是爸爸笑了，說，「可憐的媽媽！」

可是這些爭辯總是過了一會兒就好，於是一切又都恢復原狀了，於是我們去旅行。爸爸說，「我寧願有這個媽媽做你們的媽媽。」我們也都這樣想。

雜 開 法 國

當我們住在聖克勞時，巴芙洛瓦在愛麗西園戲

院舞蹈。巴芙洛瓦是個美麗的婦人，有美麗的瘦腿，眼睛看起來好像裏面有燈一樣。從那天起，我立志要做一個舞蹈家，因為巴芙洛瓦像一朵花，她的腿跳得那麼美麗那麼像音樂，她是個偉大的女人，所以我要做巴芙洛瓦第二。當她死時，我們都哭了。

我們離開聖克勞以後就沒回過法國。我們坐我們的車子到沙爾士堡去，留下媽媽整理行裝。離開法國是沒有甚麼困難的。雖說我們都生在法國，到二十歲可以做美國人也可以做法國人，可是美國總統却給我們護照，給我們用到成人。

我們在沙爾士堡的威特飯店住了兩天，媽媽不曉得我們住在哪兒，因為爸爸忘記告訴她。媽媽乘東方快車來，到沙爾士堡下車，在街上各處散跑，尋找我們。她遇到許多看見過我們的人，可是沒有人曉得我們住在哪兒。後來她在街上碰到一位朋友，那個朋友

告訴了她。可是當她見到我們時她生氣了，因為她說旅館裏的人不許她進我們的房間，甚至她說她是我們的母親還不肯讓她進去。後來她看見我們坐在我們的車上，便乘電車跟我們走，終於在車站上找到我們了。旅館裏的人說：『好，要是你們說她是你們的母親，我們就讓她進去。』

爸爸時常朝一個山頭望，於是有一天他說：『要是到那上頭去住住不是很好嗎？』於是我們都上去。爸爸說：『這裏真安靜，我要寫一本書。』媽媽說：『我懷疑。』媽媽的話是對的。不久，媽媽說我們該走了。爸爸說要是我們有錢付賬我們便可以走。後來住在柏林的查佛蘭斯基叔叔寄了一些錢給我們，我們便走。我們乘車經過德國，停在所有的大旅館中住下，把我們所有的錢都用光，我們在紐林堡看玩具，然後才到柏林來。

到柏林去

因為媽媽和爸爸時常住在柏林的愛朗飯店，所以我們也到那兒去住。我們的房間有紅木傢具，侍者替我們擦亮皮鞋。我們隨意把皮鞋放在門外。媽媽說，要是我們在美國把皮鞋放在外面，有人會來偷去的。在美國大家得自己擦皮鞋。

後來我們搬到薩克遜尼亞飯店去。爸爸的牀上有藍絲的帳子。後來我們遇到警察威利，他慣常站在我們旅館附近的街上。威利待我們真好。他時常上來報告我們，告訴我們甚麼時候不要到街上去玩。因為共產黨員和國社黨員在街上打架，像貓和狗一樣。共產黨員穿黑襯衫，都很兇，國社黨員穿褐色襯衫，也很兇。警察整天乘汽車，肩上攔着槍在街中巡查，看看有沒有共產黨或國社黨員。有時候共產黨員用槍互相

殘殺，所以威利時常當心我們。威利真喜歡媽媽。

國防軍每星期日和一隊樂隊來向興登堡請安。他是一個很老的人，已經八十四歲了，還活着。

後來爸爸到俄國去，離開我們了。不久我們就沒有錢了。後來我患腺炎，約翰也患腺炎。後來爸爸從莫斯科打電話來，他已經替史太林拍了照，可是我們沒有錢。後來我們的車子被共產黨搶去，媽媽和我走兩哩路到舞蹈學校去，媽媽的鞋子有洞了。

不久媽媽不憂慮了，俄國有錢寄來了，有一天，一個男人來，說我們都要到俄國去了。

遊 歷 蘇 聯

我們到莫斯科的時候，爸爸帶我們到新莫斯科飯店去。莫斯科真怕人。皇帝在克林寧的房子很好，那是史太林住的地方。可是街上的房子真怕人，真難看，

人民都很窮，他們來摸我們的衣服，說，「資本家。」資本家是那種有錢而叫窮人挨餓的人。我們進去看列寧。他已經死六年了，可是尸體還不發臭。他是發起革命的人，從那時起俄國一直窮困。在那裏時常有人被槍斃，可是媽媽說我們不會被槍斃，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俄國人不穿游泳衣。我們看見他們在莫斯科河游泳，都裸着身子跳進水裏去。莫斯科的電車真壞。人民的領子上有臭蟲。

後來我們看見一個可憐的女人在大汽車裏哭喊着，兩個秘密警察抓住她，他們要把她帶到監牢裏去，媽媽說，「可憐的婦人在過她最後的旅程了。」我的天，她真哭喊得怕人。

莫斯科各處街上有許多照片。我們看見列寧和史太林和許多別人。街上有許多紅旗，旗中有鐵鏈和

鑷刀。有些人在街上睡。

在七月裏我們到鄉下去住。娜查的母親不讓她
和我們一起游泳，因為我們沒穿游泳衣。我們每天去
游水。牛馬都和我們一起在河中。女人不和男人同泳，
因為大家都不穿衣裳。

有一次，我們買了一百顆雞蛋，有五十顆是臭的。
肉時常發惡臭，俄國人很窮，所以他們沒有許多東西
吃。我們不喜歡住在俄國，因為我們沒有水果可吃，沒
有橘子或旁的水果。

埃維羅姑母來和我們談一整晚。在歐洲大家叫
她做李維諾夫太太。她的父親是個大人物。他和史太
林一樣能幹。史太林是俄國的政府。他對他的百姓很
殘忍。他讓百姓挨餓。挨餓不是好事情（理查說的）。
我們在俄國有時候也挨餓，所以曉得餓起來怎樣難
過。

我們都因為吃井水生病了。我壁馨慈被臭蟲咬
得很利害，手脚都用布包紮起來。媽媽因赤足步行而
足腫了。我們想法子省鞋，因為俄國買不到好鞋。

紐約劇院協會戲院的老板菲立摩勒來看我們。
他同我們來看裸浴，他很喜歡看裸浴。有一個大人，穿
着駱駝毛做的大衣來看我們。他說他名叫亞力山大
烏爾各（按 Alexander Woolcott 係美國名書評
家及播音家——譯者註）。他是一個很好很漂亮的
人。他愛小孩。他給我們幾隻橘子，說：『原來這就是普
利博勒，你們的媽媽。她正和從前一樣可愛。』我們告
訴他說媽媽從前是女演員，她還會演戲，可是她情願
和我們住在一起，所以不做女演員了。

我們遇到華脫杜蘭地（按 Walter Durenty
係美國駐俄名記者——譯者註）。他一向是媽媽的
朋友。他笑着說他記得在柏林愛朗飯店初次遇到媽

媽時，他永不能忘記她所穿打獵的皮靴，因為普通人都

都不穿打獵皮靴，戴巴黎帽，同時穿皮大衣的。

興杜司（按 Maurice Hindus 係美國名記者，以著作關於俄國書籍成名——譯者註）是一個很好的人，有真真藍色的眼珠和鬆曲的頭髮。他時常送衣服給農民。

後來我們回莫斯科去。史太林太太死了，我們去看她的葬禮。當我們去到紅場附近的街上時，有好幾千人在那邊，馬背上的兵士不讓我們去。媽媽假裝祇會說英文。其實她會講法文也會講德文。她說：『新莫斯科飯店，』她不斷地指着，假裝很急，說：『小孩，新莫斯科飯店，小孩要到便所去。小孩得到便所去，新莫斯科飯店。』於是兵士讓我們牽着狗過去，我們正當史太林太太的棺材來時，走過紅場，史太林和他的兒女在棺材後走。史太林是一個巨大健壯的人，可是在

棺材後看起來很憂愁。他頭上戴着軍帽，有一叢鬍子。他看起來不像要傷害小孩的樣子。他也是很漂亮的。

後來我們很窮了。媽媽開始出賣我們的衣服。沒有人要買爸爸的衣服，因為太破舊了。當我們賣了衣裳得到盧布時，我們從樓下的菜館裏買了晚餐。爸爸和媽媽少吃一點，讓我們多吃。

我們在莫斯科入學去。在那間學校裏我們並沒做許多工作。不過我們時常畫圖。我們在那學校裏學唱歌。國際歌和這一首：

資本主義倒下了，倒下了，倒下了，資本主義倒下了，列寧這樣說。

共產主義上升了，上升了，上升了，共產主義上升了，史太林這樣說。

那間學校裏的學生都是美國人。他們說他們是共產黨員。他們也是很窮的。教師想盡法子要叫我們

做共產黨員，可是共產黨員太窮了。可是我們不喜歡打仗，把資本家都殺死，因為也許自己會被殺死。大家爲甚麼要一直打仗呢。媽媽說大家打仗，因為從前的人都打仗，看我們自己怎樣打仗吧。她說假如小孩學習不打仗，他們長大時會好得多，那時候大家都不會以爲打仗是好事了。

我不喜歡戰爭，因爲你因戰爭而被殺死，瞎了眼睛，腦子發瘋，斷手折腳，小孩沒牛奶喝，有時候你殺死你自己的兄弟。

俄國人不喜歡戰爭，可是我們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要殺資本家。資本家是有許多錢的人。教師說他們並不真想要殺資本家。不過想把他們的錢拿去給民衆。可是我不懂你怎能把資本家的錢拿去而不殺害他們。

後來我們離開莫斯科了。我們偷帶爸爸的底片

走。政府不付錢給爸爸的工作，所以我們窮起來了。我們到車站去，大家都在那裏說，「祝你們好運，可是千萬別再回來。」我們出了俄國境，因爲爸爸拿史太林的照片和親筆簽名給秘密警察看。理查和約翰沒被檢查，可是他們身上帶着爸爸的底片啦。媽媽沒戴帽子，爸爸袋裏有兩塊錢。

重返柏林

後來爸爸在柏林把所有的照片賣掉，於是我們再富起來了，我們租了一間大房子。

後來希特拉到柏林來，媽媽出去看遊行，被羣衆擠得要命。她看見爸爸坐在新聞記者席上，自己却要被擠，就生氣了。可是他看見興登堡在窗口，後來看見希特拉在另外一個窗口，大家都在喊着唱着。男人都穿制服，在街上列隊遊行唱歌，大家突然都很快樂，唱

得很響，一直向前行進。希特拉時常和奧登堡同乘汽車，希特拉的頭髮遮在一個眼上。可是有時候他微笑着，有時候看起來很生氣的樣子，一手一直舉在空中，大家不斷地喊着：『希特拉萬歲！』

接着所有十二歲的男孩都做兵了，帶着匕首和劍和旗，在街上走着，前頭有一隊軍樂隊，走到皇宮裏去，希特拉時常在那裏接見他們。

有一天，約翰回家，問爸爸我們可是猶太人。爸爸說：『不是；爲甚麼這樣問呢？』約翰說學校裏的同學問他我們可是猶太人，他說他不曉得。希特拉來的時候，猶太人是很善的。

有一天，我們和詹妮同行，她說她要回家了。我們說：『爲甚麼呢？』她說：『因爲我是猶太人。』不過假如詹妮是個猶太人，那麼猶太人似乎並不怎麼壞了。詹妮是很漂亮的。她有黑黑的頭髮和紫色的眼珠。她

很有禮貌，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我們不懂希特拉爲甚麼要恨猶太人，因爲耶穌是猶太人，猶太人都相信上帝，都禱告。爲了耶穌，希特拉是不該過分苛待猶太人的。

赴美途中

後來爸爸到美國去，他打電報來叫我們一定要去，於是媽媽說我們要搬了，可是爸爸再打電報來叫我們不要去，我們不知如何是好。後來媽媽說：『我們要來了。』所以我們就去。

我們睡在火車裏到勃裏墨哈本。第二天早晨我們看見大船歐羅巴號了。我們乘歐羅巴號到朝參頓去，然後乘小火車和汽車到倫敦。在未到倫敦之前，所有的房子都很奇特。這些房子都很小，都一樣，都有一個花園。我們到倫敦的時候，聽見大家都講英文，覺得

很奇怪。倫敦有許多窮人。窮人住的地方房子很難看。我們看見皇帝的衛隊。他們戴着高大的皮帽，穿着發亮的大黑靴和白絲絨褲，他們騎在馬上，從來不笑一笑。有許多穿着裙子的兵士走進皇宮去，在皇宮的天井中奏皇帝所愛聽的音樂給皇帝聽。

到了美國

不久，我們乘火車到朝參頓去。我們乘白利文號輪船赴美。

後來我們看見美國了，可是霧很大。輪船都鳴，鳴地叫個不停，我們停船很久。後來來了一隻小火輪，爸爸在上面。我們看得見他，因為船上祇有他一個人禿臚。後來他爬上樓梯，他看起來很白很瘦，他說他工作得很忙碌。後來他說有新聞記者要找我們。新聞記者是那種把你登在報上的人，可是媽媽跑到三等裏

去，她說她不想被登在報上。

因為有霧，我們看不見一百層的高樓。後來我們下船，情形真了不得。大家都在四面亂跑着，像瘋子一樣。一切都很緊張。車夫不斷地說着：『太太，汽車在這裏，』和『太太，到哪兒去？』

我們到伊羅圭飯店去，大家都在等着歡迎我們。飯店的侍者都是黑種人，很有禮貌，讓我們上上下下乘電梯。女侍者叫我們做“Honey”（按即蜂蜜，係親暱的表示——譯者註），當她笑的時候，她的牙齒是很潔白的，她也是黑人。

住在那飯店裏真特別。你看窗外，看不到天，處處都是高房子。當你看出窗外時，你看不到花園和天井。處處都是高樓巨廈，我們一生從來沒有看到像帝國大廈這種地方。你站在帝國大廈門前，得小心不可朝上望得太久，不然生命是很危險的。還有，我們從來沒

看見街上有那麼多人。紐約是很擁擠的，沒有一個人
在唱歌或是在列隊遊行，街上每個人都好像很生氣的
樣子。媽媽說那是不景氣。不景氣是一種叫人憂愁
的東西，你沒有職業了，於是你便得向總統拿錢，這叫
你覺得羞愧。

美國的藥房是很特別的。柏林的藥房祇賣藥，在
美國，你可以買冰淇淋，糖菓，香烟，擦面油，玩具，樟腦丸，
洗碟布等等。你也買得到藥。

我們和媽媽到電影院裏去。你想得到他們所做
的是甚麼戲嗎？強盜！他們用槍自相殘殺着，冷笑着，女
人被用繩索綁着，約翰哭了，理查害怕，我璧馨慈以手
掩面，媽媽說，『我們要離開這個地方。請你想想，用這
種東西給小孩看！』可是所有的小孩都在拍手歡呼。
在柏林兒童是不許看這種戲的。

完了

大 都 市 街 景



習散文與讀西風

程靖宇

編輯先生：

『西風出版，實在是如大旱之望雲霓，不管牠『翻譯年』、『雜誌年』，北平同仁堂樂家老舖扼中國藥舖之牛耳，但從未打過開張，前年修飾了門面，我疑是『文物整理委員會』所行，因一向只賣實貨，并不標榜。讀過『西風』，便有這種感想。

從前我曾經向知堂，衡哲諸師談起過中國的雜誌界太慘了，看看人家的“Reader's Digest”真是篇篇珠璣，包羅萬象，今日之『宇宙風』可謂合乎雜誌體裁。在中國今日的雜誌，多半太近乎專門，以文學一流而論，也不過是幾位大量製造出來的粗話，甚且變了味道，染了色彩，五六年來，上當不小。要合乎一般之求知慾，而又天上下地，科學社會，日常生活，傳記情書，起死回生，冰天雪地，監牢深海，瘋子盲人，少女求夫，天空女侍，賢父教子，科學發明，火山探險，職業生活，巴黎神隍，倫敦

土地……哎呀呀！……六合之內，千奇百怪之雜誌，人們或以爲此近乎理想，妄人或以爲是誇大狂，而竟有『西風』出版，價此『理想』夙願，使我輩得吃不着色的黃油；沒有摻味の素的元湯，何幸如之！

名家翻譯，我輩讀過實在不少，奈大半較查字典讀原著尚難十倍，於是望而生畏，或把卷而唏吁嘆息，或驚奇文字之艱澀，『名家』譯『名著』且如是，只好下死功夫多習外國語文了。初讀『西風』，不免有些惶惑，及至讀過，始劃然開朗，心曠神怡，拭目再觀，十九皆譯文，并不是本位創作。才覺得宣傳亦有可靠者，并非只圖創刊號銷它幾本，以後則預備清算結束，再『另創新名，重登廣告』者流可比。

在下中學剛完，文學敲門之時，而習散文未敢稍輟，亦未敢輕率動筆寫文。常憾學不堅實，寫出文來徒然不值通人一

笑，反把道路走邪了，永世瞎說八道，叫人罵得耳鳴頭眩，如今之革命青年者流，靠評胡蝶，梅蘭芳而吸引「怨大頭」讀者。罵胡適而得名的時期已經過去了，而奴才們猶思走此條捷徑。學散文我最先學冰心女士，以其詞藻富饒，情感豐盛；後喜讀適之先生之清晰明朗，三分抒情，七分說理之文；其後頗思作一文豪，甚或欲成一革命文豪，故「崇拜」魯迅先師之韓非式的散文雜感；近二三年來，大大迷於滑快流利，文情兩顧，既有故事又有說理之衡哲西洋史，小雨點，及其新生活與婦女解放等書，此種筆調不澀不滯，大可以學得；知堂老師，是執今日散文牛耳的，舒白香之日記文體，皆爐火純青；郁達夫先生之遊記精雋雅麗；豐子愷先生另成一家，洞悉物理人情，緣法佛果，皆非小子輩兒所可學，非不可學，實在是今日的學問尙到不了那一步也，學何益哉！何以不佞要嘵嘵於散文之習學經驗談，此於西風有何干涉？因昨夜三更春色惱人，遙聞犬吠貓啼，而上弦月復頻頻偵我，腦中忽然有所觸悟。今日我輩青年學子，應習達意，流利，清快，詞藻華而實，用字檢而不吝，有中國散文作家之神韻風格，有西洋散文結構組織，有林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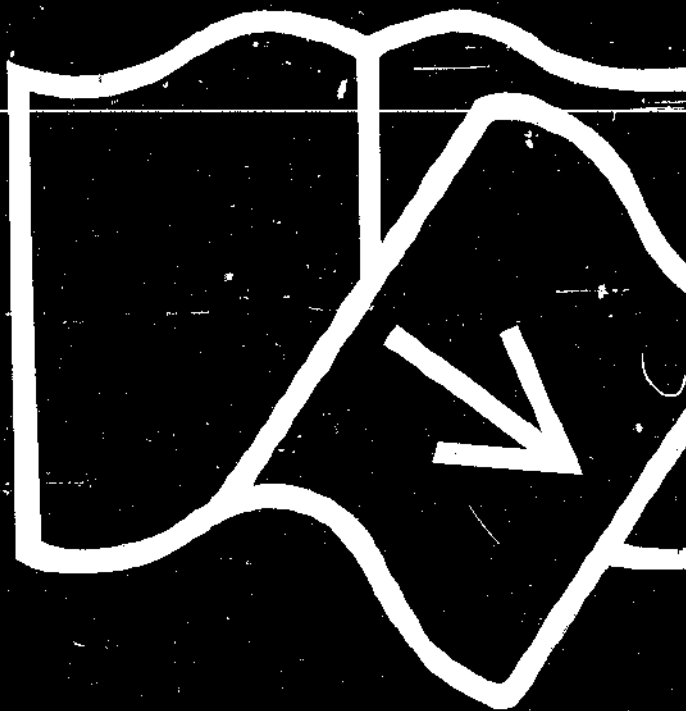
之俯拾即是；又要有老舍老向之淋漓娓娓，趣味橫生，我想只有勉勵自己，精讀西風。如有人說此話有半分吹牛拍馬，當來索他狗命！我好作義務宣傳，無論好書，好雜誌，好電影，好京戲，好風景，世上惟作義務宣傳者始說真話，因毫無目的與動機也。

我并不如一般人之思想，願西風成爲一般人個個人之讀物，因十個手指頭不一班齊也。要人人都得此等豐富之知識聞見，未免過於感情用事，年前的我，作如是觀，今日又多一分見識了。

最後，我把我的幾行題在西風創刊號上的字，作個煞尾吧：

「將來我的太太大概是讀過西風的了。否則她『淺聞無識，一定不能成爲我的終身伴侶的。那麼我只好把西風按期留給我的子女們讀了，使這些未來的孩子們，從這兒知道廿世紀到底是個怎樣的世界。」

四月廿一北平春光又過海棠時。



原件短缺